

諸子集成



諸子集成

(第二冊)

荀子集解

中華書局出版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槩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槩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禁。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儿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謫橫生。擴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為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荀子序

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荀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揆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竊以末宦之暇。頗窺典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數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傳。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盧文弨曰。傳作傳。書不絕。申抒宋本作申。序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另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次荀子讎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當時坊間所梓脫誤舛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紅陰趙嶼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騫檉客吳縣朱奕文辭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弨紹弓嘉善謝塘金圃輯校（輯諸家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末錢大昕跋。見另校勘補遺一卷。案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蕝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聞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為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圓圍。全錄校注。加盧文弨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尙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閒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卽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純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熙寧元年國子監劉子官銜。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此卽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槧熙寧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竝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樓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茲全探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澗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澗鬻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敘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敘佚文並見攷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甚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探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考證上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
義及板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

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日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

〔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

楚蘭陵令荀況撰

〔又集部別集〕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

殘缺梁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

荀況撰

〔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

荀況撰

〔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按士子大理評事〔又丁部集錄

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

戰國趙人荀況書

〔又〕楊保

倞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劉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劉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劉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荀子一部計二十

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呈及宣賜劉付國子

監准此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

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

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

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充

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錞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句國子監丞

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句雕造朝請郎守秘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

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尙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充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叁阡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為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瘦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闕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鉅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變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据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

申君以為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為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為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徵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鋪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為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趙荀况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况。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為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為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其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爭。傲災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楚蘭陵令趙國荀况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

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為荀卿。〔又〕荀子注二十卷。唐大理評事楊倞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為十二卷。至倞始分為二十卷而注釋之。唐中書三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

當云三十二篇。

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

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賦篇。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

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

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

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

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空

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

臧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臧。倞以敗

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

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

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荀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

之儻儻。受人之穢穢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又〕勸學篇。青出之藍。

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乘照寧舊本亦未爲善當 竣詳考 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荀况撰。况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荀卿。漢

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為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况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僞之僞。遂譁然培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

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注。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嶽。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周荀況撰。唐楊倞註。況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為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為定論也。倞注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瑯書目一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八冊。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序後有欽器大路龍旗九旂三圖。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為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一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刻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為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十一冊。

十冊

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并新增

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

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且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即是人。第書首標題為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顛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賈割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版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撫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為宋槧。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淳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為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影寫宋臣夏

卿大字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後有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為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蕘圖先生云。楊倞序。元和十年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殆監本

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爆爍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為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薊巖周君收藏。薊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槧本與鈔同他日儻竟為薊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瀾冀顧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一纂圖互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別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一盧文弨校刊本一嚴杰依惠校本

〔謝塘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

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覽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接構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枝離。悉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蕝事。以塘謫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攬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尙有詩

曰上帝甚神。無自療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劄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之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為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即作為之為。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即為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為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為繇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為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並衡。以是為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邊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錐于。於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即惡。必假人為。為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

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為耳。孟荀之悖。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卽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悖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矇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彙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摳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為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倞為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為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倞。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為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志校荀子後敘〕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誌中矣。今年

顧澗濱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卽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誌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為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椿桑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右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石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右十八字見文選曹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察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釋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榱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黎庶昌古逸叢書敘目〕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朱子按唐仲友為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官錢開荀揚文中子韓文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值。還納本州軍資庫訖。此卽四種之一。卷末有劉向敘目。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及校勘官十五人銜名。又有仲友後序。蓋淳熙八年繙雕熙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卽第六狀云。蔣輝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為朱子所劾。而此書校刻實精。錢遵王稱為字大悅目。信然。

〔台州本末經籍訪古志二跋〕荀子二十卷。

宋龔大字本求古樓藏

唐楊倞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卷

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十五名。又有澶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始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覲之珍云。符谷望之手跋云。右宋龔荀子。為澶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撫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澶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劄劓氏之姓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獨怪是不良人。為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為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考。近來舶來盧文弨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讎之。失校之字。不為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無異。真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為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據文政五年壬午當道光二年

〔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為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為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為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慶間。盧抱經學士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

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澗寶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鈎本數卷。訪之。迺知為狩谷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知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銜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枝改。案王伯厚所舉四條。惟君子知嚮矣。此本仍作如嚮。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者。嚮嚮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如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澗寶所舉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閒別有朝鮮古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又合元纂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蘭皋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冢田虎有荀子久保愛有荀子增豬飼彥博有荀子補遺一卷所訂。別為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緒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敬。

考證下

〔汪中荀卿子通論〕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劉向敘云。浮邱伯受業為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

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為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與。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為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為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為末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為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為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為仲弓。猶子路之為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曰。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圖。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賊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殺之。夫厲雖癰腫疔疔。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賊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媛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愠。無自療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為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倦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聞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為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即因

此以為緣飾。周秦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龔也。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儵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儵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儵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儵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儵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儵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儵為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惠文王元年	齊	湣王廿六年	秦	昭王九年	楚	頃襄王元年	本書
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四年	二十九年		十二年	四年	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			
五年	三十年		十三年	五年				
六年	三十一年		十四年	六年				

七年

三十二年

十五年

七年

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八年

三十三年

十六年

八年

九年

三十四年

十七年

九年

十年

三十五年

十八年

十年

十一年

三十六年

十九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三十七年

二十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三十八年

二十一年

十三年

滅宋

十四年

三十九年

二十二年

十四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宛
結和親

十五年

四十年

二十三年

十五年

燕秦趙魏韓兵破
我濟上王走莒

仲尼篤潛王毀於五
國
王伯篤燕趙起而攻
之若振槁然身死國
亡為天下大戮

十六年

襄王元年

二十四年

十六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鄢
秋復會於穰

列傳齊襄王時荀卿
最為老師齊會修列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
為祭酒焉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田單殺燕騎劫

秦伐我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東保於陳

復與秦平入太子爲質於秦

議兵篇齊之田單世俗所謂善用兵者燕能并齊而不能疑也故田單奪之

議兵篇秦師至而鄒鄧舉若振槁然

疆國篇今楚父死焉至是乃使隣人役也

二十八年

十三年

三十六年

二十八

二十九年

十四年

三十七年

二十九

三十年

十五年

三十八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十六年

三十九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十七年

四十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十八年

四十一年

三十三年

孝成王元年

十九年

四十二年

三十四年

秦拔趙三城平原君相

拜范雎為相封以應號為應侯

儒效篇載秦昭王與荀卿答問之語
彊國篇載應侯與荀卿答問之語

讎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讎兵于趙孝成王前又秦四世有勝又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皆謂孝公至昭王

仲尼篤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

二年
三年
四年

王建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考烈王元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秦圍邯鄲魏信陵君奪晉鄆兵平原君求救於楚楚使春申君與魏救趙御秦存邯鄲

十年
秦兵罷
十一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一年

春申君為相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楚世家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于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春申君傳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秦六年圍邯鄲傳作五年誤

七年
八年
以荀卿為蘭陵令

辯兵篇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趙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臣道篇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弼矣又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者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列傳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

十二年

十一年

五十三年

九年

徙於鉅陽

十三年

十二年

五十四年

十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五十五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十六年

十二年

平原君卒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
昭襄王卒子孝文王
立十月己亥即位三
日辛丑卒子莊襄王
立

十六年

十五年

二年

十三年

十七年

十六年

三年

十四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始皇元年

十五年

春申君徙封于吳

十九年	十八年	二年	十六年	李斯列傳斯辭荀卿西入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
二十年	十九年	三年	十七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四年	十八年	
悼襄王元年	二十一年	五年	十九年	
二年	二十二年	六年	二十年	
三年	二十三年	七年	二十一年	
四年	二十四年	八年	二十二年	王東徙壽春
五年	二十五年	九年	二十三年	
六年	二十六年	十年	二十四年	
七年	二十七年	十一年	二十五年	李園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囚家蘭陵列著數萬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考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

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為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咨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為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為蘭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為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為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為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餽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為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於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譌。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為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君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為僂。荀子游燕。在游齊前。事僅見此。本書強國篇荀子

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饋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潛王之世。潛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蓄。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潛薛公是也。荀卿之爲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土也。

〔胡元儀。郇卿別傳〕。郇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郇伯之遺苗。郇伯公孫之後。或以孫爲氏。故又稱孫卿焉。昔孟子爲卿于齊。郇卿亦爲卿于齊。虞卿爲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郇卿亦爲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卿年十五。有秀才。當齊潛王之末年。游學于齊。初。齊威王之世。澹于髡。鄒衍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來者益衆。居稷下。宣王十八年。尊寵之。如孟子。鄒衍。澹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議論焉。稷下之盛。聞于諸侯。十九年。宣王卒。潛王立。學士更盛。且數萬人。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却疆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潛王不聽。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郇卿亦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于勝人之執。豈有之矣。然則胡不馭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

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利當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世俗之所爲。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繇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倏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之所惡。而湯武者。善爲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匿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郇卿乃適楚。于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湣王奔莒。

楚使淖齒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殺之于鼓里。田單起即墨。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潛王子法章于莒而立之。是為襄王。襄王復國。尙脩列大夫之缺。諸儒反稷下。其時田駢之屬已死。惟郁卿最為老師。于是郁卿三為祭酒焉。後齊人或讒郁卿。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為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鄆。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郁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執。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郁卿。卿去之趙。趙以為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為變詐之兵。郁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郁卿子讎兵篇。卒不用於趙。遂應聘于秦。初見應侯范雎。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郁卿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僂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聞其重儒也。因問曰。儒無益於人國。郁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餓。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錫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漬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

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里。闕里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如何。郇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出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然終不能用郇卿也。郇卿在秦。知不見用。無何。由秦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郇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郇卿于趙。郇卿遺書謝之曰。諺云。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縣于廟梁。宿昔而死。夫癘雖癘。腫痂疵。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禍心。李園女弟之陰謀。郇卿早知其必發。故以書刺之也。又為歌賦以遺春申君曰。天下不治。請陳脩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日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愍革貳兵。道德純備。讒

口將將。仁人紉約。敖暴擅疆。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蜺。鴟梟為鳳凰。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紉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琬玉璫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閻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申君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固謝。郢卿。卿不得已。乃行至楚。復為蘭陵令。春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郢卿遂廢。蘭陵令。因家蘭陵二十餘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為秦相。卿聞之。為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因葬于蘭陵。方郢卿至稷下也。諸子咸作書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郢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孟子言人之性善。郢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篇。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本儒術。闡道德。崇禮勸學。著數萬言。凡三十二篇。又作春秋公子血脈譜。郢卿善為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又傳浮丘伯。伯傳申公。號魯詩。從馯臂子弓受易。並傳其學。稱子弓比于孔子。從虞卿受左氏春秋。以傳張蒼。蒼傳賈誼。穀梁俶亦為經作傳。傳郢卿。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世為博士。郢卿尤精于禮。書闕有聞。受授莫詳。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于郢卿。郢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蠶毛亨浮丘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為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法郢卿也。教澤所及。蓋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遂。遂生淑。淑生子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著于東漢。迄魏晉六朝。知名之士不絕。云

論曰。劉向言漢興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笑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郇卿。庶幾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懷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竄涕。其書可比于傳記。可以為法。諒哉斯言。向故元王交之孫。交。郇卿再傳弟子也。其知之深矣。其哀痛有由矣。然而行不至阿其所好也。向校讎中秘書。定著郇卿子三十二篇。傳之至今。向亦卿之功臣哉。唐儒楊倞復為之注。表彰之功。亦向之亞矣。

〔又郇卿別傳攷異二十二事〕林寶元和姓纂。郇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為氏。詩郇伯勞之毛傳云。郇伯郇侯也。郇本侯重者言故毛傳云然。後去邑為荀。晉有荀林父。生庚。裔孫況。況十一代孫遂。遂生淑。生儉。緄。靖。熏。汪。爽。肅。時人謂之八龍。案水經注。涑水逕猗氏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伯國也。其地即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之境。郇國。晉武公所滅。見竹書紀年。故郇伯之後。仕于晉。獻公之世有荀息。魯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于息屬之。親疎未詳。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魯。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軍。偃子吳。襄二十六年聘魯。吳子寅。昭二十九年與趙鞅城汝濱。定十三年入于朝歌。叛魯。哀五年奔齊。由寅至郇卿幾二百年。由哀五年至周赧王十六年。得一百九十四年也。其間幾世。不可詳矣。林寶所云。皆据郇氏家傳。信而有徵者也。但後漢書荀淑傳。稱淑為荀卿十一世孫。則遂當是十世孫。不知今本元和姓纂誤衍一字歟。抑今本後漢書十一世乃十二世之誤歟。無明據以證之也。云後去邑為荀。此乃想當然之辭。殊非確論。何也。荀姓乃黃帝之後。國語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二。姬酉。祈。己。滕。藏。任。荀。僖。媯。價。依是也。郇國之郇。詩郇伯勞之。竹書紀年晉武公滅郇。此據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所引紀年。之文。今本紀年皆作荀。不作郇矣。國語皆祐言

范文子受以郇櫟。字皆作郇，并不作荀也。而左傳諸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不復作郇。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正如許國許姓之，許字作鄒。凡經典之中，竟無鄒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并非有故去邑為荀明矣。今別傳中皆用郇字，以著受姓之源。史記稱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師古皆以為避宣帝諱，故改稱孫。謝東野云：漢不避嫌名，時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瑤，亦不改字。何獨于荀卿反改之邪？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軻謂之荆卿，又謂之慶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信都，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案謝東野較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為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則仍非也。郇卿之為郇伯之後，以國為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于戰國正屬趙，故為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為氏也。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言之，郇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兩姓并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田完，陳恆見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仲子見孟子，郇卿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荆卿之稱慶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為言，尙未達其所以然之故也。今別傳不稱孫者，以別族在當時宜稱孫，舉近者言也。孫氏各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宜稱郇，以著所出，故郇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稱之辭也。自史公稱荀卿，其後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復稱孫也。齊宣王尊寵稷，下諸子，號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書言孟子為卿于齊，孟子自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大夫不治而議論者合。然不稱列大夫而曰為卿，蓋卿即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為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為

卿于齊矣。史記虞卿傳。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郇卿亦為趙上卿。又從虞卿受左氏春秋。郇卿之稱卿。蓋法虞卿矣。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為卿。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郇卿。尊之之辭也。蘭陵弟子。稱郇卿。美之之辭也。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劉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云。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寫誤倒耳。郇卿來齊在何時。史公劉向應劭皆未明言。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郇卿潛王末年至齊矣。今郇卿書彊國篇有說齊相一章。正諫潛王矜功五國謀伐齊之事。蓋說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潛王奔莒被殺。襄王復國。稷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郇卿適楚不久。即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襄王時尚修列大夫之缺。言潛王末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尚能脩列大夫之缺也。劉向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劭之文。全本劉向故也。說者遂疑郇卿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實威王初年始聚之。滄于髡傳。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髡使趙請兵。是其證也。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十八年。乃尊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尊崇稷下之士。號曰列大夫。威王時並無列大夫之號也。即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潛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即潛王

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繆為之說耳。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荀卿為蘭陵令。然則荀卿被讒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藉以百里之勢，不便于君，審其詞意，必荀卿為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即謝荀卿，卿乃去而之趙。當在考烈王八九年。趙孝成王之十二三年，議兵于趙孝成之前，即此時矣。劉向云：孫卿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荀卿書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無益于人國一章，疆國篇有應侯問孫子入秦何見一章，是其事也。據范雎傳：雎為相，封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誅，應侯懼，蔡澤說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年，即楚考烈王八年。荀卿為蘭陵令時，應侯既罷相矣。劉向稱秦相應侯約言之，荀卿書直稱應侯，不曰秦相，得其實矣。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荀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三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即由秦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客再說春申君，春申君請荀卿于趙，國策不言在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讒荀卿之客，必在所疏之中。于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一切所為，皆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荀卿于趙之客，蓋即朱英歟。由是言之，荀卿復為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矣。二十五年，春申被李園所殺。荀卿廢蘭陵令，計前後兩為蘭陵令，不過三四年耳。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觀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相秦，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荀卿尚存，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荀卿以潛王末年，年十五來齊，據田完世家：潛王三十八年伐宋，滅之，而荀卿說齊相。

之辭。但曰巨楚縣吾前。大燕緇吾後。勁魏鉤吾右。不及宋國。時宋已滅明矣。說齊相不從。郇卿乃適楚。必潛王三十九年之事。蓋郇卿之來齊。亦即是在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郇卿年十五推之。當生于周赧王十六年。計至始皇三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別傳云卒年蓋八十餘矣。李斯傳。斯長男由為三川守。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郇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郇卿為之不食。必有戒斯之詞。物禁太盛。其戒斯之詞歟。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追念師言。不覺而歎耳。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後。敘此事畢。接書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歎。在三十六年矣。是年郇卿之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為郇卿為之不食之明證也。劉向讎校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言中秘所藏孫卿之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十二篇。餘皆重復之篇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乃傳刊之誤。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已言之矣。然漢志既列孫卿子三十二篇于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于詩賦。今郇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即郇卿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漢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注云成相出淮南子。據此則淮南子亦有成相之篇。今已久佚。漢志亦從本書別出。然則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案賦篇。禮知雲蠶箴五賦之外。有侷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請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為。是第一篇。自凡成相辦法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第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賢基必張。是第三篇。自願陳辭。願陳辭上脫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喻意。是第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實。是第五篇。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賦十篇者。亦脫一字。當作十一篇也。隋書經籍志

有楚蘭陵令郇況集一卷。注云殘闕。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題二卷者。正謂賦一卷。成相一卷也。脩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賦也。徒見郇卿賦篇僅六賦。不可分為二卷。疑有殘闕。故注其下曰殘闕。梁二卷亦殊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郇況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有郇況集二卷。皆據隋志梁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別有全本也。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郇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間不無訛繆。案郇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脈譜。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世本左丘明作見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出皇甫謐李淑疑非郇卿作。不過因秦公子譜下及秦亡而已。不知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去秦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下及子嬰之世。又何疑邪。據云。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書之善可知。又云其間不無訛繆。其中必有與史記諸書不合者。如皇甫謐帝王世紀。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考訂史記者。卽其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為訛繆矣。其書不見引于羣籍。七略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猶存。竟至亡佚。惜哉。虞荔鼎錄云荀況在嵩嶽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劉向云。孟子以爲人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性惡。向必言後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言郇卿著數萬言而卒。是孟郇著書。皆在晚年。故據孟郇之卒年。相去百餘年爲言也。向徧讀中秘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別傳從之。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逆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闕里志等書。皆出宋明人之手記。孟子生卒。言人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末學所不解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毛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大毛公。毛公爲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

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此毛詩得郇卿之傳也。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嘗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一見鹽鐵論毀學篇。浮丘蓋齊地名。因為氏。浮包同聲字。如春秋浮來之地。左傳浮來公穀。皆作包。來是其例也。伯孫卿之門人也。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卒業。文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始為詩。號魯詩。此魯詩得郇卿之傳也。劉向別錄。左傳正義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郇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陽武人。此云武威。傳寫之誤。張蒼。蒼傳洛陽賈誼。此左氏春秋郇卿之傳也。楊士勛穀梁疏。穀梁子名倣。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授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此疏有脫文。當云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是其證也。顏師古亦云。穀梁授經于子夏。傳郇卿。此穀梁春秋郇卿之傳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今本史記作子弘。張守節正義已正其誤。然漢書云。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馯臂子弓。則昌黎所見之史記未誤也。張守節所據本。誤致令今本皆誤。子弓傳江東矯子庸庇。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亦誤。當以史記為正。今漢書子庸子弓二名互易。幸留江東二字。在中間。不誤。然子弓史記云。楚人。漢書云。郇卿善為易。得子弓之傳也。郇卿傳易于何人。不可考。郇卿尤善于禮。今授受源流不可考。然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

戴聖號小戴。據劉向云：蘭陵人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卿蘭陵人。善為禮。又字卿。必得郇卿之傳也。惜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于后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各殊。見賈公彥儀禮疏由是言之。儀禮蓋亦郇卿之傳也。郇卿之師子弓。韓昌黎以為馯臂子弓。此說不起自昌黎。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辯之曰：荀子作子弓。楊倞注非相篇云：馯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之外別無聞。非馯臂也。楊注力辯非馯臂子弓。則唐以前之說。皆以郇子之子弓即馯臂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者也。應劭云：子弓。子夏之門人。蓋子弓學無常師。學業必有異人者。故郇卿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也。楊倞以子弓為仲弓。云子者著其為師。元人吳棫以為子弓之為仲弓。猶季路之為子路。考其時世。郇卿不得受業于仲弓。不過因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以為必仲弓方可比孔子耳。殊乖事之實也。王弼注論語云。見經典釋文朱張字子弓。郇卿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據。以為即郇卿所稱子弓。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郇卿不能受業。即以為郇卿所受業。亦孔子前之聖人。何以郇卿動曰孔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邪。劉向云：董仲舒作書美郇卿。案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多殘闕。不見美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汪氏述學。極詆國策記郇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會不一言。泛引劫弑死亡之事。未知何屬。且靈王。楚之先君。豈宜斥言其罪。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失之矣。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無知以禦人。其詞賦乃郇子侑詩之小歌。由二書雜采為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其閒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即因此緣飾。未所引詩。乃詩外傳之文。國策亦並載之。案汪氏此說殊武斷。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

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為疑邪。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郇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卽斥為刻覈。舞知禦人。今讀其書。心情悱惻。諷刺深遠。並無舞知禦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為郇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其文。然未明言是郇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割取以妄為之。向之博學篤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蔑古人邪。郇卿遺春申書。與歌賦本屬二事。何得云文義不屬邪。但國策所載歌賦不全。今賦篇未侓詩一篇皆是也。乃云詞賦乃郇子侓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漫不加考。窒莫甚焉。妄云孫卿自為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未嘗適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郇卿為蘭陵令之文。計至春申君死。郇卿廢。其閒十八年。十八年不誤。未嘗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議兵于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秦。與秦昭王應侯相問答邪。凡此皆見于郇卿書者。豈抑可誣為劉向所為乎。至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讒郇卿之文緣飾而成。更屬駕誣之詞。直以莫須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引詩。竇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為劉向采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竄入國策耳。今世所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汪氏以考據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留此武斷之說于世也。

荀子集解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一

脩身篇第二……………一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一三

榮辱篇第四……………三二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四六

非十二子篇第六……………五七

仲尼篇第七……………六六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七三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九四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一三三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一三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一五一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一六四

致仕篇第十四 ○盧文昭曰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嘗篇皆作致士

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一七一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一七六

第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一九四

天論篇第十七……………二〇四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二二四

第十二卷

禮論篇第十九……………二三一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二五二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二五八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二七四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二八九

君子篇第二十四……………三〇〇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三〇四

賦篇第二十六……………三二三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三二一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三四一

子道篇第二十九……………三四七

法行篇第三十……………三五〇

哀公篇第三十一……………三五三

堯問篇第三十二……………三五九

荀子集解卷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

楊 倞 注

王先謙集解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

以喻學則才過

其本性也。盧文昭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王念孫曰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藍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自注云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聚照舊本亦未爲善又云請占之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是王以作出者爲是也元刻作出之藍即本於建本監本作取之於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碑雅引此竝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即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宋錢佃本從監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禹荀子句解同）今從王說先謙案羣書治要作青取之藍是唐人所見荀子本已有作取者且大戴記即用荀子文亦作青取之於藍不得謂荀子本作出於藍而作取者爲非也宋建監本岐出亦緣所承各異故王氏應麟無以定之謝本從盧校今仍之

木直中繩。輶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輶使之然也。

輶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盧文昭曰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暴疾有所趨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藪鄭注云藪藪暴陰柔後必撓滅腐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藪

報反又注羸舊本訛作羸案羸緩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羸。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

參三也會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行下孟反。俞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已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先謙案大戴記一本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與俞說同孔氏廣森云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一本作而日參省乎已焉與荀子文同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記也荀書自作而日參省乎已參三義同羣書治要作而日三省乎已易參爲三是本文有省乎二字之明證與楊注義合俞說非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

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

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絡東北東同聲謂啼聲同絡莫革反。謝刻從盧校干于注文作于越猶言於越盧文昭曰于越宋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

作吳越說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飲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于遂淮南同注于音塞國

策作干陸然揚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為釋劉台拱曰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綽高注干吳也揚氏此注以干越

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安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

宋刻呂夏卿本錢佃本竝作干越干越夷貉四者皆國之名不得改干越為于越亦妄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

于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名不越亦後人所改辨見漢書貨殖傳淮南道訓干亦國

東光本皆作干它本皆改為干俞樾曰案盧刻誠非而揚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竝言則干亦國

名管子內樂篇昔者吳干戰未畿不得入軍門國子隨其齒遂入為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為敵國非即吳明矣尹

知章注管子以干為紅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作邢說文邑部邢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邢本屬吳蓋

邢古國名後為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邢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為吳邑而即訓

為吳也先謙案王氏雜志引文選江賦注所引墨子以利荆楚干越吳都賦包括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及

淮南原道訓以證漢書貨殖傳之于越當為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鐵論殊路篇干越之艇不厲匹夫賤之亦一

證也吳干先為敵國後干併於吳管子吳干戰及左傳吳城邢即其明證干為吳城而吳一稱干猶鄭為韓滅而

韓亦稱鄭（竹書紀年書韓哀侯作鄭哀侯）俞氏所駁亦非也今依劉王說改從宋本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靈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勤學也神

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俞樾曰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先謙案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為例遂斷上引詩為一節以此二句提行固屬非是但下

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其所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屬上節亦未安各篇引

詩亦多在篇中不盡屬一節之末此處不當分段今正

吾嘗終日而思矣。先謙案大戴記吾上有孔子曰三字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跋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

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

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奮絕過。王念孫曰江河本作紅海海與里為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紅海亦與里為韻今本海作河即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

作絕紅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說叢篇並同文子上仁篇作濟紅海文雖小異作紅海則同俞樾曰能當讀為耐
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龜錯傳其性能寒楚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並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 南方有鳥焉名

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
也所繫者然也 蒙鳩鷦鷯也若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爲葦方
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葦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趨也言人不知學

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之髮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
者何也所託者然也 盧文昭曰蒙鳩大戴禮作蒙鳩方言作葦雀讀如芒蒙較核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
蟻蒙音義近楊云當爲葦似非著張略切俗間本多作著今從宋本夫說文格又曰說文有筍著著但訓飯物
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說文合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
其筍以箸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筍晉陽二三年矣以箸爲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爲著以故六書正譌
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箸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
之皆非以待夫通人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
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未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本草藥名有射
干一名烏扇陶

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
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 盧文昭曰注烏扇宋本與
本草同元刻作烏翼廣雅烏蕤射干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王念孫曰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也蕤蕤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

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揚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
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爲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諸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
有中字涉上文而衍)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並見荀卿子案上文引傳曰青
柔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
二句不得以爲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又案羣書治要會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燕禮注乃猶有
也)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同)考荀子書多與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
會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會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

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蒞
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芷也蓋苗名蘭莖根

名芷也。蘭槐當是蘭。陸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蘄續也。染也。備穎也。言雖香草，浸漬於穎中，則可惡也。蘄子廉反。備思酒反。盧文昭曰：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備久，猶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湛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滂為穎，未見所出。又曰：高誘注淮南人間訓云：備臭汁也。意亦相近。郝懿行曰：大略篇云：蘭芷，藁本，蘄於蜜醴，一佩易之。與此義近。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廣德而賈，匹馬矣。廣說苑雜言篇作鹿備久，猶也。芷，即陸也。陸芷古字同聲通用。此言香草之根為芷，蘄以滂及酒皆不美，惟蘄之鹿醴乃能益其香而賈易匹馬。故曰其賈非不美所蘄者，狀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王引之曰：揚說強自取柱之義甚任，柱與束相對為文，則柱非謂

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為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予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並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大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瘍醫祝藥鄭注曰：祝當為注聲之誤也。）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布薪於地，均若一。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

疇，與儻同類也。劉台拱曰：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王念孫曰：羣居與疇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

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候的正。鶴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螞聚焉。

喻有德者。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即謂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即謂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謝本從盧校作聖心，循焉。盧文昭曰：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劉台拱曰：當作備焉。備古音與德得為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儒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棫韻補）正與德得為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贍從宋公

其所以立焉。

大戴作慎

其所立焉

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循與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倫循字隸書或作循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案孔廣森大戴記補注以積土成山至末為一段今從之言學必積小高大一志者成也榮辱篇云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起於變故成乎修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與此言積善成德聖心乃備義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故不積頓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頓頓與註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盧文弼曰紅海宋本與大戴同元刻作紅河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河海騏驥一

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駟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文弼曰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戴禮駟驥一蹶不

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博傳云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磨亦是韻語劉台拱曰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

譌字盧反引以為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且而受駕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王念孫曰呂氏春秋費辛篤十篇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與駑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駟驥

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比皆駑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駟驥一蹶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而誤（玉篇引作千步千字雖譌而步字不譌）辯見大戴記述聞

功在不舍盧文弼曰此句當連上文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鏗刻也若結反春

秋傳曰陽虎借邑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蝻與人之車鏗其軸也蝻與

蝻同蝻與蝻蝻也盧文弼曰正文蝻字上宋本有蝻字無注末蝻蝻也三字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蠘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

躁也疏足也韓子以別足為別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盧文弼曰案說文蟹有二螯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先謙案蠘同蠘

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先謙案大戴記冥冥作

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

憤憤惛惛憤憤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

憤憤惛惛憤憤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

憤憤惛惛憤憤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

憤憤惛惛憤憤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

憤憤惛惛憤憤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

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念孫曰呂錢本俱有能字元刻無兩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
七字故刪兩能字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
兩能字今依王 說改從宋本 騰蛇無足而飛 爾雅云騰蛇郭璞云龍 梧鼠五技而窮 梧鼠當為鼯鼠蓋
類能與雲霧而遊其中也 本誤為鼯字傳寫

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
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盧文昭曰本草一蠮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
同蛄與梧音近揚說似未參此王念孫曰本草言蠮蛄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蠮蛄之蛄鼯鼠之鼠合
為一名而謂之蛄鼠又以蛄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技而窮鼯與梧音不相近則梧
為誤字明矣當 以揚說為是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其儀一兮心如

結今故君子結於一也 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鵲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
心如結也。盧文昭曰注搗 翰元刻作藉翰毛傳作藉翰 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
巴鼓琴鳥舞魚躍。盧文昭曰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鱣

魚亦與沈魚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鱣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戴禮作沈魚是也
魚沈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沈魚出聽外傳作鱣魚鱣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沈猶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酒君
子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羣書治要引作沈淫此沈流通借之證淮南子說山訓作淫魚高注以為長頭口在頷
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鱣魚口在頷下合故論衡作鱣魚此二書別為一義盧引或說流魚即游魚既是游魚
何云出聽望文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
漢書曰乾大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
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駁又曰六玄蚪之奕乘齊騰驥而飾艾仰首而 故聲無小
秣聽其聲也。盧文昭曰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

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形謂有 玉在山而草木潤 王念孫曰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
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案元刻是也木

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躡李善注引此
作玉在山而木潤（因學紀聞十引建本荀子同）紅賦文賦注並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
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
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 崖岸枯燥。王念孫曰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
有不聞者乎 篇先謙案大戴記作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虛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為善或

不積耳積則未有不致於成者此文亦言爲善或不積邪積則安有不聞者乎語意曲而有味治要作爲善積也徑刪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戴記何也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爲三等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證故云始士終聖人眞積力久則入

與舍也爲之入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大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然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與此言詩爲中聲所止可互證郝說非也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爲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刻無羣字宋襲本同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揚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阻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

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爲已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感儀微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

輒而動一可以爲法則端讀爲喘喘微言也喘息微言或輒蠢蠕動皆可以爲法則輒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先謙案臣道篇云喘而言喘而動而一皆可以爲法則與此文同則諛端爲喘是也說文喘疾息也輒動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遺棄徐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也

哉。韓待郎云則當為財與纒同。盧文昭曰宋本四寸下耳字無劉台拱曰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

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禽犢鏡獻之物也。郝懿行曰小曰禽大曰獸禽犢謂犢之小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

已有非可藏人直以為玩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但為玩好而已故以禽犢譬况之注

據致土篇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禽犢鏡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先謙案揚注固非郝

說尤誤上言君子之學入耳審心而布於身故曰學所以美其身也小人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

終於為禽犢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禮為先人無禮則禽犢矣上文云學至乎禮而止矣是其言學之宗旨

又云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正與此文相應禽獸禽犢特小變其文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

耳小人學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文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噉口噉噉然也噉與敖同。盧文昭曰口噉噉今改正郝懿行曰傲與誓同說

文云誓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俞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讀躁為傲荀子此文蓋本

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躁為傲

可證也傲即躁之段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

亦段傲為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為傲實不然也躁費即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為躁傲乎先謙案俞說是

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讚古字口與言多通。盧文昭曰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啐聲兒啐與讚

及獻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揚注非也啐今文選注

誤為啐郝懿行曰讚者嘈讚謂語聲碎也嚮與響同學莫便如響應聲

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文義隱約蹇駘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

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偏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偏於世務矣故

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呂覽

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也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王念孫曰經讀為徑即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山禮此徑字訓為疾莫徑即本篇所謂莫速也漢書張騫傳從蜀宜徑如瘁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

傳集解。莫要得師。莫神一好。話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賈子立後義篇。其道莫經於此。其經即荀子之莫徑。揚以爲學之大經。失之郭嵩燾曰。近其人謂得其人而師之。好其人。則是中心悅而誠服。親炙之深者也。隆禮謂自以禮檢束其身。先謙案王讀經爲徑。引脩身篇之莫徑。謂即本篇所謂莫速是學之速。莫速乎好其人於禮。爲復上文學東便乎近其人。亦無此複語。其說非也。呂覽當染有始知分。驕恣諸篇。高注。治之經。道也。學之經。猶言學之道耳。成相篇云。治之經。禮與刑。又有云。聽之經。明其請治之。經聽之。經猶言治之。道聽之。道與此學之經一例。是荀書自有此文。法。上不能好其人。下

不能降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

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稱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稱案讓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墨辭官

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詩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降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直不知通變也。郝懿行曰。安猶狀也。焉也。特直也。猶言

但也不學。雜識志謂雜志也。所謂記醜而博也。志順詩書者。志與職同。雙題也。如今學僮課讀用紙爲號。記也。順者順其文也。謂陋儒但能標志。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也。王引之曰。此文本作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

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竝出識志二字者。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學雜志。順詩書皆三字爲句。多一識字。則重複而累於詞矣。揚注本作雜志。謂雜志之書。百家之說。今作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

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人竄改之謬。先謙案學雜識志。王說是安猶案也。特猶直也。此云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猶解蔽篇云。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也。安案竝猶則也。荀書

用安右字。或爲語詞。或作則字。用其用則字。亦然。疆國篇云。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使楚也）謂使左則左使右則右也。臣道篇云。是案曰。是非案曰。非非。謂是則曰。是非則曰。非也。正論篇云。暴國獨侈安能誅之（能字衍）

謂暴國獨侈。則誅之也。又云。今子宋子案不。然則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蔽篇云。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謂以聖王爲師。則以聖制爲法也。此竝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富國篇則案以爲利也。仲尼篇云。至於成

王則安以無諫已。大略篇云。至成康則案無諫已。臣道篇云。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以則案則安連用。安案亦語詞。疆國篇云。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又云。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天論篇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

數則字。語詞則亦猶安案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若挈裘領。誦

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爲人之綱領。挈舉也。誦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盧文昭曰。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

往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王念孫曰。揚訓頓爲挈於古。無據也。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爲挈。盧以頓爲頓挫於義尤迂。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誦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挈引也。復

憲音頓。古無挈字。借頓爲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之治民者。若掘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壽名曰。輶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輶亦引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吏捕索輶頓不以道理。褚少孫續史記解穰傳曰。當道

車馬。人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王念孫曰：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言

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揚云。道言說也。失之又富國篇不。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

足。以持國安身。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揚云。明君不言亦失之。也。以錐食壺也。謝本從盧校。復作殮。盧文昭曰：殮同餐。王念孫曰：呂錢本作食。元刻作殮。案說文。豕

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餐屬寒部。殮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之餐與檀干隄。廬廬為韻。三章之殮與輪。屠倫。困

鶉為韻。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餐為殮。而集韻遂合餐殮為一字矣。今俗書殮字作殮。而錢本作殮。自是殮之俗字。非殮字也。盧從元刻作殮云。殮同餐。非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正作殮。以錐食壺。不可

言以錐代箸也。古人貯食以壺中。山策。君下壺。倉臣父韓。非子晉文公出七箕。鄭韞。壺食以從。皆其證。不可

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先謙案。法士。即好禮之士。修身篤學也。禮法也。非禮

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樛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樛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樛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樛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樛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樛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樛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樛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樛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不怠緩也說見經義
述聞小雅桑扈篇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

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

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奪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

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盧文昭曰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然

後全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俞樾曰誦數

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說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

非隱十一年穀梁傳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正名篇亦云誦數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

兼曰為其人以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

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

謂正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

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諱之也又曰諱

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字並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尚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正申明此數句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

說先謙案俞說是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說為學

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起反詩曰：噏噏咎咎，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噏噏然患其上咎咎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噏許念反咎音紫。盧文昭曰噏噏咎咎元

刻與詩攷合宋本
作噏噏說注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盧文昭曰案扁外傳作辨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秩古作辨章辨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壽世之益更大也郝懿行曰扁當為辨韓詩外傳一作辨是也辨訓平也治也揚讀為辨而訓別非苟書多以辨為辨王念孫曰扁讀為偏韓詩外傳作辨亦古偏字也說見日知錄。扁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偏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偏善之度也揚讀扁為辨而訓為辨則與之度二字不貫盧讀扁善為平善亦非下六句意王引之曰以修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揚云以修身自為名號而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生與生同

則身後彭祖以修身自強。今本脫以字。則名配堯禹於義為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文昭曰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王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既宜於處通而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曰時女猶處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縣篇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耳說見經義述聞。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未達時字之義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凡用血氣志意知

慮。由禮則治通。王引之曰下文以節疾為韻雅野為韻生成甯為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通疑當依外傳作達此涉上宜於時通而誤。達與優為合韻凡願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當

若勞心恒恒之恒（齊甫田）字從且聲而與榮為韻故事可勸也之勸（禮運）與列藝為韻（藝古讀為臬）不賞而民勸（中庸）與鉞為韻以按徂旅之按（大雅皇矣）孟子引作運（梁惠王）皆其例也外傳作亂與達亦合韻。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提舒緩也爾雅媿媿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郝懿行曰勃與媿媿與媿並同媿謂相侮易也苟書多以優為媿或

以為慢慢謂惰也提者詩小弁傳提提羣貌箋云提提然樂然則提者羣居相樂優者狎侮相輕皆不由禮使然先謙案下文難進曰促注云促與提提皆同謂弛緩也是提優二字義同故與勃亂對文言不由禮則血氣強者

多悖亂弱者多弛慢也。郝說非。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先謙案和節猶和適。不由禮則觸陷生疾。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

也。庸凡庸衆人野郊野之人。郝懿行曰。雅對野言。則兼正也。獨也。二義野者。反是王引之曰。揚分夷固為二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云。倨傲僻違以驕盜人。是也。修身篇又云。體倨固而心執詐。（今本執譎作執辯。見後執詐一條。）是固與倨同義。（楊注固鄙固也。亦非。）祭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誦卑誦也。固倨也。（立而不誦是倨傲也。鄭注誦充誦形容喜貌也。固猶質陋也。皆失之。）大戴禮會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詔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王念孫曰。揚說詔字之義未確。詔之言導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而惡。至言韓詩外傳。竝作道諛。是詔諛即導諛也。導與詔聲之轉。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及禪服之為導。服皆聲轉而字異也。說見史記越世家。）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則謂之愚。

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保利棄義。謂之至賊。謝本從盧校作保利非義。盧文昭曰。非義元刻作棄義。王念孫曰。盧本作非者。為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弃。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先謙案王說是今正。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同。謂弛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洽。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洽。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郝懿行曰。漏與漏同。漏之為言猶澆也。屋下亦穿。傾瀉。故易忘者似之。耗猶暴也。本王制注。傷敗之名。詩雲。漢釋文引韓詩云。耗惡也。然則多而雜亂。斯之謂耗矣。王念孫曰。楊讀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鑿矣。今案耗讀為眊。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眊亂。是也。眊與耗古同聲。而通用。

云耗惡也。然則多而雜亂。斯之謂耗矣。王念孫曰。楊讀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鑿矣。今案耗讀為眊。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眊亂。是也。眊與耗古同聲。而通用。

續史記曰者傳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食貨志官職耗廢酷吏傳贊慶以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謀殺甚衆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闕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耗而彌遠精神篇志氣日耗高注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耗荒釋文耗作耗(賈昌朝羣經音辨曰耗老也書王耗荒鄭康成讀賈音本於釋文是釋文耗字本作耗也今作耗者陳鏗依衛包所定今文改之耳耗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耄及之杜注曰八十曰耄耄亂也字亦作耗漢書刑法志曰穆王耗荒)耗耄耗古並同聲耄耗矣耄通作耗猶耗亂之耗通作耗矣

治氣養心之術

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先謙案此與上言扁善之度各迺云以禮修身不必如彭祖謬矣。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侵也子康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郝懿行曰漸與曆古字通韓詩外傳二作曆是良作諒亦古字通用樂記云易直子諒之心生易諒即易良也王念孫曰漸讀為

曆後碑漸心於道太尉劉寬碑演策沈漸漸並與曆同楊訓書為進又訓為侵而音子康反皆失之。勇膽猛

戾則輔之以道順。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郝懿行曰膽字疑誤韓詩外

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即導訓也楊注非。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

各本作愈據宋。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涇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

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卑溼

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

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盧文昭曰溼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

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說今改正郝懿行曰卑溼猶卑下也韓詩外傳二作卑攝貪利王念孫曰卑溼謂志意

卑下也說文攝(讀若蠶)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聲嬌明高暢者壽嘶鳴濕下者天是濕為下也

攝濕古字通抗舉也(見小雅質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注士喪禮下篇注文王世子注)志意卑下故舉之以

高志也楊。庸衆駑駘則刳之以師友。庸衆已解上驚謂材下如驚馬者也散不拘。怠慢僂棄

則炤之以禍災。僂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愚款端慤則合之以

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愚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俞樾曰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

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詩外傳無此。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

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盧文昭曰。案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

而不二。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從宋本作怒。元李治古。今註所引。正同。王念孫曰。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弁一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

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謝本從盧校

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王念孫曰。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為則字。以對上

文。而盧本從之。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為對句。則失其旨矣。

先謙案王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

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顧千里曰。窮順

二字疑當互錯。順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為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

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揚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俞樾曰。荀子之意。以為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

則不通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之意。若從顧校。則

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志補誤也。郭嵩燾曰。通則言職計從容。其所欲為。順則委身以從之而已。文

義在亂君窮君之分。亂君為暴。窮君不能為暴者也。先謙案。仕能得君曰通。仲尼篇云。以事君則必通。故

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閱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積日曰閱。此當謂計數歲月。士君子不為貧窮急乎道。盧文昭曰。案說文。文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王引之曰。人讀為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

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人也。愛仁猶言仁愛。

橫行天下。雖困四

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盧文昭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

成陽令唐扶頌
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

失詳謂審
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守而勿

汗。倨傲也。固辭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

非禮義之言也。盧文昭曰。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

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訛。蓋有分符之故也。王引之曰。執詐當為執詐字之誤也。讓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

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詐。向功利。又曰。馮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險。陋。其下。獲其功。橫行天下。雖達四

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偷

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盧文昭曰。此注多訛。脫今案。文義改正。郝懿行曰。注引或

說失之。儒者。柔也。弱也。選懼。畏事之意。故下又云。偷儒。憚事。注義甚明。不必改。此為輪而援方言為訓。饒樂

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俞樾曰。不字涉下不

非也。兌與銳同字。史記天官言。兌漢書天文志。作銳。論兵篇云。兌則若其邪之利鋒。亦以兌為銳。佞兌即佞

銳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左成十三年傳疏。銳亦利也。廣雅釋詁二。文選五等論云。夫進取之情。銳李

善注。銳猶疾也。疾與捷義亦同。此言遇勞苦之事。則偷脫以避之。遇饒樂之事。則身口捷利以取之。不畏人言。無

所委曲。故曰不曲。揚訓不曲為直取之是也。而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則非其義矣。不若篇見。由則兌而佞

兌亦當讀為銳。注佞各本誤。辟違而不慤。乖僻違背不能端慤。誠信辟讀為僻。王念孫曰。揚分僻違為

接據日本影宋台州本改正。辟違而不慤。二義非也。僻違皆邪也。周語動國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

實。教將不入。章注。竝曰。違邪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共工善言。篇用僻是僻。即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

夷。固辟違庸。業而野不若。邪曰。佞。做僻違。以驕盜。人非十二子篇曰。其僻違而無類。昭二十年左傳曰。動由禮。違

從欲。厭私。義竝與此同。成相篇曰。邪枉辟。回失道。途辟。回即僻違。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毛傳曰。回邪也。大雅

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曰。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靜。靜庸。回杜注曰。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

君無違德。論衡變。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橫行天下。雖達四方。

人莫不棄。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就兢。然

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繖也。盧文弼曰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郝懿行曰倚與奇魁與傀俱聲近假借字奇傀言其事譎亂不常也。先謙案不荷簾申徒狄行之難爲者也。惠施鄧析說之難持者也。然而君子不貴亦卽此義。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郝懿行曰古人名遲字須頌者待也。故遲之

訓爲待音直吏切。學曰者蓋古學侶虛設此言以相警厲必曰遲者猶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我當繼行而就之。學如不及之意也。王念孫曰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見下文。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半耳。揚云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

同至也。故踴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盧文弼曰兩而字宋本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並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削去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步。反瀆水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

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謝本從盧校作或不爲之耳。盧文弼曰宋本作或不爲爾。王念孫曰呂錢本並作或不爲爾。盧從元刻於不爲下增之字。爾改耳。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急情出入謂道路所至也。郝懿行曰爲事惟日不足多暇日者遊聞不事事也。出入疑當作出入言不能出人前也。王念孫曰出入當爲出入言爲事而多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入必不遠也。下文云好法而行上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正謂聖人之出入不遠也。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通矣。選登樓賦注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此句有誤。出入不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正。先謙案道雖邇下宋台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先謙案法卽禮也。好法

以下文義不連上宋台州本。提行今從之。別爲一段。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王念孫曰爾雅篤固也。說見經義述聞。體讀爲履。篤志而體謂固其志以履道。非謂

厚其志而知大體也。衛風淇箴篤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業篇戴大圖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

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王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人無法則佞佞然。佞佞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佞也。故以齊明連文。揚說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人之齊。聖下何之。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陳奐曰案渠渠猶羅羅齊風傳云羅羅無守之貌。揚注失之。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風言之也。先謙案凡荀書法類並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

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

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

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

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執肯為此也。王念孫曰舍亂妄無為言所為皆亂妄耳。揚說非。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

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

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

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俞樾曰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也。故謂之君子。揚注非。偷儒憚事。

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

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揚與蕩同字。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盧文昭曰案

二字古通用。先謙案不詳少者上惡少言之謂少。年而不祥者猶言不祥人矣。知其將陷刑戮也。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

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不窮窮而通者積焉鏗寡窮困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

矣。盧文昭曰大老宋本作達老多矣覆巢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不窮窮者不強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為鏗寡則通者

豈不鏗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即可說此文不窮窮之義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謂行事不

務求人知之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二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

也。俞樾曰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過當為禍漢書公孫宏傳驢陽與奮後竟報其德

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揚往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特不知過

為禍之段字故不得其解耳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謝本從盧校作遠思盧文昭曰遠思疑當是遠患王念孫曰呂錢本作遠害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害又君子下台州

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並正之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王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孫曰枯

讀為栝天論篇栝栝傷稼韓詩外傳作枯鄉射禮注肅慎氏貢栝矢釋文作栝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懼

惰雖勞勩而容貌不栝優栝優猶苟且也榮辱篇云其定取舍栝優富國篇云其於禮義節委也芒輒優栝惟

南時則篇云工事苦慢栝慢與栝優同疆國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栝非十二子篇云君子佚而不惰勞而

不慢此謂君子之容也故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大略篇云君子勞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栝或言慢或言

栝優其義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厚故所忌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

一而已矣者廣言務於富貴而體恭敬執也減權執之威故形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與簡

遠大濟物也體恭謹殺所介反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赫懿行曰

德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榮辱篇云象之而俞瘠者交也注云所交接

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此云然以榮辱篇注互相參訂原注殆不可易王念孫曰好交二字

與容貌不枯無涉揚說非也交當為文辭書交字或作文見漢尹宙碑與文相似而誤上言東理下言好文

惡篇云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賦篇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

荀子集解 卷一 修身篇第二

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爾雅東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

也中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供範之辭也

荀子集解卷二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 察聽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

當丁。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悞道不行發憤也 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

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盧文昭曰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王念孫曰案呂錢本並有故懷二字。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之詞。懷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見內則注淮南說林篇注謂抱石於懷中而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鄭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負字之義。而誤以為負擔之負。故以懷字為不當。有而竝刪。故字劉台拱曰案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謂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及新序竝載申徒狄事。其答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淮洽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先謙案謝本從盧校刪故懷二字。

今案王說是仍從宋本增入。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

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盧文昭曰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約取之。山淵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

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盧文昭曰張湛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

出入乎耳。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目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擊而應之。故曰入乎耳。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盧文昭曰往未句宋本作是。以有口說之。鉤

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

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俞樾曰鉤疑鉤之段字。說文女部。鉤。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惠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唳鉤。為說謂鉤音拘。與須音相近。唳鉤者。須出乎口也。案大元迎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唳鉤。范望及溫公集注。竝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鉤與須音近。則唳

鉤。即唳須也。以說此文是為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讀鉤為鉤。亦即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卵有毛。司馬

荀子集解 卷二 不苟篇第三

二二三

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鶩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鶩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雞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 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

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盧文昭曰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

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施作盜跖凶貪

。盧文昭曰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郝懿行曰案吟口說苑作凶貪此本必作貪凶轉寫形誤遂為吟口楊氏據誤本作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久楊氏所以深信

不疑俞樾曰吟蓋黔之反字黔口即黔喙周易說卦傳為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先謙案後漢梁冀傳口吟舌言章懷注謂語吃不能明

連塞（連塞謂口吃）猶為萬乘師文意近似諸說皆非 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

察名不貴苟傳。盧文昭曰苟傳與上文同俗問本作苟得非案外傳亦作苟傳 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

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知作和於義較長此形譌王念孫曰案外傳是和與狎義相近懼與奇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

易懼而難脅。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俞樾曰案外傳作和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狎也古謂相交

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

狎也詩芄蘭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為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羣經平義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改知為和失之王氏謂當從外傳非也 易懼

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 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 交親而不比。親謂

仁恩比謂羣狎 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踴辭。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辭作亂其義較長此形譌王念孫曰不辭當作不亂揚加駢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 蕩蕩乎其

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

開道人。道與不能則恭敬縛紲以畏事人。繡與撻同。紲與黜同。謂自撻節貶損。小人能則倨傲僻違

以驕盜人。盜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

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慢。慢與慢同。急情也。廉而不覷。廉棲也。說文云。覷利傷也。但有廉剛不至於刃傷也。辯

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

立當為直立字之誤也。俗書直字作直。寡字作寡。二形略相似。故直誤為寡。文選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注引

此已誤。勝讀若升。漸大四絕。莫之勝。虞翻曰。勝陵也。小雅正月篇。靡人弗勝。毛傳曰。勝乘也。乘亦陵也。管子

侈靡篇。得近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

不能勝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剛。辯而不爭。直立而不勝。榮辱篇云。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

也。廉而不見貴者。剛也。此小人之所務也。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王念孫曰。案揚說未確。容之言裕

也。言君子敬慎而不局促。綽綽有裕也。非十二子篇。脩告尊寬容之義。韓詩外傳。寬裕是容。裕古字通。古者

東侯二部共人而互轉。故說文容裕二字皆以谷為聲。史記平準書。盜摩錢裏取。鑄錢書。食貨志。鑄音裕。亦

其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

曰讀為訾。盧文昭曰。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元刻無。王引之曰。察義讀為訾。韓詩外傳。作正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讖也。韓策曰。嚴遂攻訾。直指舉韓傀之過。是其證。趙策臣愚不達於王之讖。史

記趙世家。讖作義。史記鄒陽傳。畢讖。顧知漢書作義。又韓子揚權篇。上不與義之東周策。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淮南泰族篇。刺幾辯義。並與讖同。言己之光美。擬於舜

子左宜右有然後總結之云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屈亦當為
曲）荀子之文往往反復申明欲令辭必達意不避重疊為使人易曉也 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

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俞樾曰變讀為辯周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

曰辯苟作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為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偏也儀禮鄉飲酒禮衆
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並云今文辯作偏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為偏以義變應者以義偏

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
偏應之謂揚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並通變應而不窮變與並對文可知變之

為偏也致士篤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先謙案此文變應與非相儒效王制君道諸篇言應變者不同
即儒效富國二篇臨事變應應事變應君道篇應待萬變與此義亦異以義變應者以義變通應事也義本無定

隨所應為通變故曰變應孔子言無適無莫義之與此孟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以義變應之謂
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入神變也致用應也下言以義屈伸變應增屈伸二字而變應之義愈顯不必如俞

說改讀至君道篇之變應宋本作變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
應此元刻誤文又不足取以為證矣

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盧文昭曰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舊不提行今案當別為一節。盧文昭曰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

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盧文昭曰正文則天而道韓詩外傳四作即敬天而道王念孫曰天而道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畏義而節對文揚注失之知則

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

而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謝本從盧校作憂則靜

而禮。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耳今從外傳改正劉台拱曰案注云皆當其理則揚氏所據本兩句並是理字盧據外傳改下理字作違易曰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此違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有當外傳引荀頗多改竄恐不得徑據彼以易此也
又仲尼篇云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與此文義略同彼注云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

理謂不隕穫也亦並是理字則不當依外傳作違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洽下句作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悉
改作理中葉以後又復回改作洽惟此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為本文故仍而不革揚氏作注時未

能審正而從為之辭耳今上句依外傳作和而洽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
放此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並作兩理字劉說甚允先謙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

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詬事人也。盧文弨

曰宋本徑上有疏字。今察元刻及外傳俱無。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郝懿行曰漸與潛同此言小人知則攫盜而潛深不敢發也。愚則毒賊而為亂不知懼也語意甚

明荀書多以漸為潛。楊氏不知例以漸進為訓而不顧其安如此注亦以漸為進則難通矣。王引之曰漸詐欺也。小人之智則攫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讓兵篇曰招近募選隆執詐向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曰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訓漸為進又訓為侵。漸皆失之。義並與此同。呂刑曰民與胥漸言小民方與相為詐欺也。傳以漸為漸化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李頤以漸為漸。漸失之。此皆古人謂詐為漸之證。說者都不尋省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先謙案王說是。

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微幸而倨傲也。先謙案

兌與銳同謂捷利也。楊注非說見脩身篇。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翫。輕謂輕佻失據翫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翫然音許緣反或

曰與懼同說。憂則挫而懼。通則驕而偏。偏頗也。窮則弃而僂。弃自弃也僂當為僂方言云僂憂也字書無僂字韓詩外傳作弃而

累也。郝懿行曰玉篇僂五甘切不慧也。廣韻五紺切云僂僂龍龜手鑑一云僂五盍反僂僂不審事也。僂他盍反僂僂僂也。又音僂不謹貌也。然則諸義皆與此近。此言小人窮則卑弃失志不能自振往往如此。楊氏未見玉篇廣韻故云字書無僂字。又云僂當為僂。並非韓詩外傳四僂作累。恐亦字形之譌。累與僂皆俗字。僂當作僂。累當作僂。與此字形音義遠。

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

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

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汗而修

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修為善。俞樾曰修當讀為條。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注曰修讀如條。穢之條是其證也。條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注失之。荀子書每以修與汗對文。故當讀為條。非案汗而修之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

非修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荀子集解 卷二 不苟篇第三

二七

獨者也。

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不見也。慎者誠也，誠者實也。心不篤實，則所謂獨者不可見。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惟精專、沈默、心如槁木、死灰而後，髣髴遇焉。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曰獨也。又曰：不獨則不形者，形非形於外也。（揚注：謙）形即形此獨也。又曰：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方是見於外之事，而其上說天地四時云：夫此有常，以至於其誠者也。說君子至德云：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順命謂順天地四時之命。（揚注：尤誤）言化工默運自然而極其誠，君子感而人自喻，惟此順命以慎其獨而已。推尋上下文義，慎當訓誠，據釋義云：慎誠也。非慎訓謹之謂。中庸慎獨與此義別。揚注不援爾雅而據中庸，謬矣。慎字古義，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為釋。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戒慎慎獨，為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訓為誠，非上文戒慎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即大學之十目所視，不悉舉。王念孫曰：中庸之慎獨，慎字亦當古訓為誠。非上文戒慎之謂，以今音每致舛誤。此其一也。餘十手所指，則慎獨不當有二義。陳頌甫云：中庸言慎獨，即是誠身。故禮器說禮之少為貴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云：少其性物，致誠慤是慎，其獨即誠其獨也。慎獨之為誠，獨鄭於禮器已釋。說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孔冲遠未達此旨，故訓為謹，慎耳。凡經典中慎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慎之為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文。非誠為古義，而謹為今義也。唯慎獨之慎，則當訓為善之為道者。誠故曰：君子必慎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中庸大學荀子之慎獨，其義一而已矣。

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俞樾曰：上文云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他事，無他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揚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曰若猶然也，言雖出令，民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為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

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操而得之，則輕。

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舉也。詩曰：德輿如毛。輕則獨行。慎獨之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乎不已。濟而材。

荀子集解 卷二 不苟篇第三

二九

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

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

人情不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

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

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燒鵲難以爲治故荀明之。郝懿行曰端疑振書端

書之端服者正也謂正容拜議非必衣元端也注言端拱又言元端二義似歧王念孫曰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

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爲拜拜今拱字也。說文收竦手也从才又拜揚雄說收從兩手拱斂手也从手共聲

今經傳皆作拱。形與拜相似因訛爲拜端拱而議即揚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揚云端拜猶言端拱近之乃又云

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爲拜之譌耳先謙案王說是。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總天下之要。治海

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

矩正方之器也。郝懿行曰荀意當以句股法開方而言故以五寸盡之言操彌約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

操術然也。舉皆也。盧文弼曰正文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王念孫曰室非衍字也內則曰灑掃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治要引此有室字錢

本世德堂本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宋本。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

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王念孫曰辨之

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謂事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辨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注與說文同

王霸篇儒者爲之必將曲辯楊注曰辯治也字或作辨論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辯儒效篇

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辯疆固之道焉。有說爲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

據楊注乙正揚以辯爲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論兵篇曰禮者治辯之極也或作治辨樂辱

取舍。顧千里曰案欲惡取舍之權操當作欲惡利害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術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權優上下文皆即此義明甚揚注已脫術非也

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

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

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盧文昭曰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人字注賢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王念孫曰案盧以注云

賢人欲惡不必異於衆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者云云，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

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先謙案荀書用夫字俱訓彼他篇故同。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俞樾曰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

注曰求猶務也求柔是。非仁人之情也。俞樾曰仁字衍上文蓋言遇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之猶言務柔之矣。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

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蠢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也。險莫大焉。蠢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曉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鱸不如盜也。田仲齊人

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滕國號曰於陵，仲子史鱸，衛大夫字子魚，賣直也。盧文昭曰田與陳古多通用，棘鬻行曰陳仲之廉，史鱸之直，雖未必合於中行，衛之末俗固可以激濁流揚清波，荀之此論將無苛歎夫名生

於不足盜生於有欲盜不可有名不可無程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推此而論夫苟行以實心錢穀兵刑何非為己假令心本近名割股盧其豈非為人然則苟勦此論蓋欲鍼砭

於流俗而非持論於衡平矣。

榮辱篇第四

榮辱篇第四

僑泄者人之殃也。

僑與媿同媿也殃或為殃。謝本從盧校作僑泄盧文昭曰橋元刻作僑劉台拱曰橋當從元刻作僑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作僑橋泄即驕泰之異文荀子他

籓或作伏或作伏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為世室大子亦為世子子大叔亦為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為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泄為伏先謙案劉王說是今改從呂錢

本元 恭儉者。併五兵也。併當為屏卻也。說文有併字。併當也。與此義不同。併防正反。盧文昭曰。五兵

道篇併耳目之樂。併皆讀屏。是荀書例以併為屏也。此言屏卻。五兵其文亦必作併。妄人誤加尸為併耳。五兵說見儒效篇。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

也。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為更深也。今本以字亦誤作之。辯見非相篇。樂於鐘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

此並作傷人以言。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

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盧文昭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巨涂則讓。小涂

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徐大道並行則不使之者。儒行曰。道徐不爭。險易之利。王念孫曰。揚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殆讀為待。言共行於道。徐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殆者。段借字耳。俞樾曰。讓當讀為擾。讓之讓說。文女部。讓煩擾也。經典無讓字。多以讓為之。禮記曲禮。鄭注曰。讓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為之也。文選舞賦。擾讓就駕。李善引埤蒼曰。擾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讓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徐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先謙案。俞說是也。

也。先謙案。俞說是也。

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先謙案。快快即肆意之義。大略篇云。幾師而輕

義肆意而亡其身者。由怒害之。下文所謂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矣。察察而殘者忮也。由於察而有見傷殘者。博而窮者訾也。

言詞辯博而見窮蹙。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精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繫者由於好毀譽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俞濁也。俞讀為愈。先謙案

或說。象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象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

小人之交。故下文以小人總結之。好交乃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王念孫

好人之誤說。見上篇。揚引以證本文。非。辯而不說者爭也。日後說是俞樾曰。揚注二義皆非。淮南子

做真篇。辯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

說謂辯而人不能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直立謂己直人

曲勝謂好勝人

荀子集解 卷二 榮辱篇第四

也。廉而不見貴者，劓也。劓，傷人也。刻已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王念孫曰：廉而劓，謂有廉隅而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剽，與專同。專，行謂不

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

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

其親也。蓋當時蔡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鬪，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

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

後說為長。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盧文昭曰：俗本聖王之所不畜

也。乳彘觸虎。先謙案：觸虎者，蓋衛其子當時有此語耳。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盧文昭曰：人也，各

先謙案：人也，二字下屬為句。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會猶彘之不若也。

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

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

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

日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錫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戰，狐父地名。史記伍被

邪，鑄刺也。之欲反，故良劍謂之屬鑄，亦取其利也。或讀斷為研。郝懿行曰：斷研音讀不同。斷雖訓研而不讀為

研也。玉簫斷，或作鑄與研音異，不知楊氏何故同之正文。又無斷字，此注當有脫誤。鑄訓刺亦未聞。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

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反。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鬪為異耳。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其稱如此。何為鬪也。

有苟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苟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有小小人之勇者。有土君子

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忤

忤然唯利飲食之見。是苟彘之勇也。辟讀為避。忤忤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曰牟。王引之曰。飲食上本無利字。唯飲食之見言苟彘。

唯見有飲食也。下文忤忤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為于僞反。爭貨財。無辭讓。果敢

而振。猛貪而戾。忤忤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邱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

之貌也。王引之曰。振當為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益貪而戾。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

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

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俞樾曰。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

在持義之上。

儵鮪者。浮陽之魚也。儵鮪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鮪字。蓋當為鮪。說文云。即鱣。鮪鮪字。蓋儵魚一名儵。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

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儵音稠。鮪布未反。郝懿行曰。鮪不成字。鮪非魚名。疑當為鱣。俗書體或

作鮪。然則儵鮪即儵鱣矣。王念孫曰。衛風碩人篇。鱣鮪發發。說文作鮪。鮪則鮪非魚名。且儵魚亦無儵鮪之名。揚

說非也。竊疑鮪為鮪字之誤。爾雅云。魴鮪。魴即魴之異名。則儵鮪為二魚也。錄書丕字或作丕。（見漢趙相劉衡碑）本字或作丕。（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魴誤為鮪。與

水。則無逮矣。壯與社同。揚子雲方言云。社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壯。蓬籬亦取去之義也。盧文弨曰。案方言。社作法。王引之曰。魚去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揚說非

也。案壯當為俗（字從人谷聲合其虛反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王篤俗樂戰切倦也集韻制方言倦也（勞與倦同）或作懈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微飢受詘郭璞曰飢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飢郭曰窮極倦飢疲倦者也說文懈懈受屈也飢飢懈並與俗同窮極倦飢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羸券（鄭注考工記輔人曰券今倦字也）瘠窮憊（與憊同）瘠象傳有疾憊也鄭注憊困也）極也（趙注孟子離婁篇曰極困也臣刑曰人極于病）困疲羸倦御窮憊極其義一也然則俗者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彳旁或從篆作刀（見隸辨）與月相似合或作去（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卻埽閉門卻作却今俗書卻脚二字亦作却脚）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為壯俞樾曰壯當作法文選吳都賦曰法以九疑注曰法闢也因山谷以遮獸也法於沙義亦同此言遮闢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法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先謙案俞說

是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怨憤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王念孫曰志讀為知識之識（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二

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迂失也反

責人也。王念孫曰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此訓也廣雅曰迂遠也韓詩外傳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語意正與此同先謙案三句與法行篇同反之人與君道篇反之民反之政同意言反求也

榮辱之大分。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人是榮辱之

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慧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慧謂材性原慧也蕩悍已解於修身篇。汪中曰材疑當作

朴字之誤也朴慧與蕩悍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王念孫曰大戴記王言篇土信民敦工璞商懋女憧婦空空家語作土信民敦而俗樸（樸朴璞並通）男懋而女貞王肅云樸懋應貌

安利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王念孫曰險以心言非以境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

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

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

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

也。盧文昭曰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

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

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與力役不奪農時也。盧文昭曰。之所以取天下之體也。元刻首句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曰政當為正多一字今從宋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盧文昭曰正文循元刻作修各

本同今從宋本先謙案注刑法之書上當有刑辟二字。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也。王念孫曰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則度量刑辟圖籍（見上文）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雅奉持也是持與奉同義揚以持為保持

未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先謙案君道篇云官人以爲守注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霸篇注官人列官之

人苟書每以官人百吏並言猶周官所云府史胥徒之屬耳。孝弟原慤。勅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與

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盧文昭曰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爲本而加以勇力辨慧捷疾勅錄正與此勑錄疾力語相似勑錄蓋勞身苦體之意

孝弟原慤以行言勑錄疾力以事言揚訓爲勑錄非也郝懿行曰原與慤同原慤皆訓謹也勑與局同錄與逮同逮者行謹遠也勑錄猶局促並疊韻字也君道篇作勑錄王引之曰敦比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公孫丑篇使虞敦匠事謂治匠事也此讀爲庀襲二十五五年左傳子木使庀賦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章杜注並云庀治也周官遂師庀其委積也書比爲比鄭司農讀爲庀大可馬比軍衆也或作庀是庀與比通敦比其事

業猶云其治事業耳疆國篇敦比於小事。飾邪說。文藝言。爲倚事。倚已解上倚。陶誕突盜。陶當義與此同場注以爲精密躬親亦失之。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

机之橋頂墮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爲逃隱匿其情也。郝懿行曰陶古讀如謠謠者毀也離騷云謠諑謂予以善淫陶誕即謠誕謂好毀謗謗誕也突盜謂好侵突擄盜也每二字爲一義注似失之王念孫曰揚釋陶字之義未安余謂陶讀爲語（音惰）語誕雙聲字語亦誕也性惡篇曰其言也語其行也悖謂其言誕也即上所謂飾邪說文藝言也作陶者借字耳（凡從否從匚之字多相通小爾雅緇索也緇即脊爾索緇之緇小雅苑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稻稻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說文稻稻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稻出口掘皆其證也）疆國篇曰陶誕比周以爭與奸慢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四字義並與

此揚悍僇暴。揚與揚同。郝懿行曰僇即僇字經典俱借譌為僇耳此皆毒人邪說詖行之事。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

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楷慢。是其所

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楷。惡也。謂不堅固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

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

欲人之信已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王念孫曰疾猶力也。言力為誕力為詐也。上文云韜錄疾力以教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

以申重之。是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言事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論高注云疾力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

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王念孫曰此言小人慮事不能知也。蓋

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行之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

難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揚注難測其姦詐則與下二句不合。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

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俞樾曰揚說非也。尚書皋陶謨篇簫韶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古謂終為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竝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尊君安國。彊國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諸成字竝當訓終。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

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

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

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謂賢過於人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

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也。王念孫曰揚後說得之。注錯二字同義。廣雅措銓置也。措銓即注

錯是注錯同訓為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執字。涉下得執而衍。今據上文刪。儒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慎習俗。注錯二字皆

上下平列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

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鸞斯雅鳥也

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並同鳥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爲況然亦太迂曲矣王引之曰雅讀爲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揚

云正而有美德謂之雅下詩曰十五字乃後人妄加非揚注原文則與上二句不對矣

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盧文昭曰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王念孫曰習俗雙聲字俗卽是習非謂所習風俗也說文俗習也廣雅同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揚注俗謂從其俗亦誤又儒效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餘見前注錯下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史記秦始皇紀宜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俗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先謙案節異猶言適異也非謂節限制之節與適同義說見疆國篇

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

汙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汙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

道其怪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盧文昭曰元刻故下有曰字宋本無又曰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怪二字謝本無今增入注

凡入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

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療同是

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先謙案常字以文義求之不當有上下

文所生而有句並無常字此常字緣上下文而衍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

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先謙案執字無義以上文言注錯習俗證之則執字爲衍文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

荀子集解 卷二 榮辱篇第四

三九

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王念孫曰：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為堯禹則常安樂，為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句

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隔斷上下語脈，故知為衍文。

為堯禹則常安樂，為桀紂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

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

俞樾曰：力乃多字之誤，與寡對文成義。下同。

何也。

曰陋也。

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桀，由於性之固陋也。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

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

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修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俞樾曰：修之二字，衍起於變故，成乎修為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敦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以修為二字連文，可證

人之生固小人。

先謙案：生性字，通用此，即性惡意。

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

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

由得開內焉。

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

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隔積

言口腹無所知，隔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王念孫曰：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字下先謙案：揚釋隔積之義，未晰。隔積與禮義辭讓廉恥相配為文，皆人所不可不知者。隔積之分見者也。積積之貫通者也。解蔽篇云：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以為足而飾之。惟孔子不蔽於成積，此即隔積之義。

天論篇云：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荀子因時人蔽於一偏肆為曲說，故作解蔽以明之。此以隔積與禮義辭讓廉恥並舉，亦其義也。

亦咿咿而嚙，鄉鄉而飽已矣。

咿咿，嚙貌。如鹽反。嚙，嚙也。才笑反。鄉，鄉也。飲，飲也。許亮反。先謙案：揚讀鄉為向，故訓為趨飲，食貌。但咿咿是嚙貌，則鄉鄉當是飽貌。若解為趨飲，食貌，文義不一。律且趨飲，食反在嚙，嚙之後，未免倒置。揚說非也。鄉當為薈之諧，薈亦香字也。重言之，則曰鄉鄉猶美之為美美。《漢鏡歌》上

陵曲》：苾芬之為苾苾，芬芬。詩信南山》：正飽食甘美意。

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

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

今使人

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

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矚然視之曰：此何怪也。

粲然，精潔貌。牛牟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

爾然驚視與獨同禮記曰故鳥不獨許事反。盧文昭曰宋本
注作與賦狀同禮記曰故鳥不狘許事反賦或為賦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噓於鼻。臭許又反噓
苦廉反或下忝反。盧文昭曰案下忝元刻作胡寧赫懿行曰臭今作嗅噓不足也與歙同言嗅之而無斂於鼻
與嘗之而甘於口句相儷王念孫曰臭之而無噓於鼻無衍字也噓苦單反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噓於鼻
膠離之味趨策曰衣服之便於體膾嚼之噓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噓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高注噓快也。臭之而噓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噓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
揚讀噓為噓而訓為厭失之。汪說同先謙案王說較長。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

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

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鄭注以猶與也。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

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

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此患有。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

。王念孫曰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鈇之重之。靡順從也儼疾也。火緣反靡之儼之

猶言緩之急之也鈇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王引之曰揚說非也靡之儼之即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

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楊注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非是。故

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性惡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則夫塞者俄且通也。

陋者俄且憫也。愚者俄且知也。陋與憫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憫陋者俄且憫言鄙

板反。盧文昭曰注攔字宋本作憫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疑憫當為憫雅之義賈誼書傳職

篇云明憫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憫反憫為野此以憫與陋相對義亦合又曰注陋者俄且憫

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郝懿行曰注前說謬後說引詩瑟今憫今鄭云憫寬大也此說是矣盧疑憫當為憫雅之

義引賈誼書傳職篇文義亦相近而非本義今許賈子之憫為假借荀子之憫為本義何以明之陋為陔隘憫為

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王念孫曰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揚注 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

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王念孫曰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劉參稽梁之縣糟糠爾哉注云幾讀為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為豈後注既言幾亦讀為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為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何指矣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不字或曰不足猶不得也今人之

生也。方知蓄雞猶猪彘。盧文弨曰正文方知元刻作方多郝懿行曰說文豕三毛叢居謂之猪後驅廢謂之彘是猪彘異故此分別言之又蓄牛羊。

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窳。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窳也圖曰困方曰窳窳窳也地藏曰窳窳匹貌反然而衣

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俞樾曰揚注曰約儉也既云儉則不敢有輿馬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揚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兼為要蓋物之藏於筐篋者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困窳為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之謂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

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王念孫曰案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不二字蓋涉下文幾不甚善而衍下文幾字有音而此無音則為衍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禦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

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為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侈。

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盧文弨曰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

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王念孫曰瘠讀為掩幣埋齒之齒露骨

當讀以獨則足樂為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教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承則樂字上屬為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為一句意者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執疵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呂覽文義與此不同此文若作意者其是邪為懸擬之詞則上下文理不相貫注雖有呂覽句例不得取以為比且上文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足下加樂字反為贅設仍當從揚注斷讀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

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王念孫曰案然則猶言然而也說見釋詞則字下先謙案從讀為縱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

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謝本從盧校知下有賢字王念孫曰元

刻無賢字是也知讀為智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為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為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智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為知識之知則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郝懿行曰載如大車以載不失均平揚注載行慤實古無此訓載其事二語又見君道篇俞樾曰慤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曰穀所以為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慤者聲之誤也揚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

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先謙案俞說是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

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感為械無感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

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

以為多。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

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

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強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同一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劉台拱曰斬讀如儻說文儻儻互不齊也周語冒侵輕

儻章注云儻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儻互不齊乃其所以為齊也王念孫曰僖二十三年左傳鼓儻可也杜注儻儻未整陳義與此同儻而齊即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而齊先謙案劉王說是

詩曰受小

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作蒙。魯詩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蒙。或謂之龐。明施蒙聲近通用。

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龐。厚也。今詩作駿。龐。言錫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先謙案。龐。

荀子集解卷三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則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盧文昭曰刑法宋本

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

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王念孫曰元刻相下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

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謙案有相人即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為無有耳因當時崇尙儒者感焉故極論之

唐舉。相李兌

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形不勝心。心不

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

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

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

仲尼長。子弓短。

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軒臂字子弓紅東人受易者也然軒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軒臂也軒音寒。俞樾曰楊注

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為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

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鼻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

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盧文昭曰案焉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

字異語同皆 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 突禿長左。軒較

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笑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轡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轡上出式者

詩曰倚重較兮。盧文弼曰今毛詩本倚誤作倚正義。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

明云倚比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誤。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

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赫懿行曰白公之亂子高入國門不介冑蓋由微小短瘠行不勝衣故耳 然白公之

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子公之子結 葉公子高

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王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善字之譌錄書著字或作

著形與善相似史記五帝紀帝擊立不善索隱古本作不著 俞樾曰善乃蓋字。故事不揣長。不揆

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揆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

修飾耳。盧文弼曰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先謙案廣雅

釋言將且也此承上文言古之聞人不足以相論故事不揣絜長大輕重亦且有志於彼數聖賢也揚注非。長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稱之偃王周穆王

使楚諫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盧文弼曰馬元刻作焉注

同今按揚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仲

尼之狀。面如蒙俱。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俱音欺慎子曰毛膺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

周公之狀。身如斷菹。爾雅云木立死曰柁柁與菹同。郝懿行曰皇矣詩傳木立死曰菹菹者植立之貌周公背偏或曰羸使其形曲折不能直立故身如斷菹矣 皋陶

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皮之瓜青綠色 閔天之狀。面無見膚。閔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鬢髻 傅說

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也。郝懿行曰鰭在魚之背 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 禹

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當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堯舜參牟子。

牟與睥同參睥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
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 從者將論志意比

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盧文弨曰從者猶言學者注

非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

王念孫曰案如揚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也說文云越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媮說文曰媮輕也（廣雅同）玉篇音于厥切媮與越古字通呂氏春秋本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貌織衣引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言毋輕發厥令以自傾覆也（鄭注）越為顛覆非是說見經義述聞）說文媮輕足也義亦與越同 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僂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也。盧文弨曰稽止也此即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郝懿行曰稽者同也後世凡言惡者比之

桀紂是與之同揚訓稽考疏矣正論篇句義同先謙案王霸篇正論篇文與此同揚並訓稽為考備放篇是大儒之微也又云是大儒之稽也揚注微驗也稽攷也稽微對文義當訓考即尚書稽古之義荀書它篇用稽字亦無

二義當從揚說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稱耳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也慧也與喜而翹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俞樾曰按下文中君羞以為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

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及東乎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

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

不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郝懿行曰女士對言如詩之氓易之大過皆是古以士女為未嫁娶之稱弃其親家而欲奔

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

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東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罰為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

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

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盧文弨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

詩異毛者皆三家義而郝氏強為毛傳合失之遠矣餘詳余所撰三家詩義疏不復出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曰之人而貴於禽獸也

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一足而毛也。狴狴獸似人而

能言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郝懿行曰狴狴人形言笑如人亦二足惟有毛為異耳俞樾曰形笑二字甚為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望文生義未足為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引旁但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難通因狴狴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先謙案狴狴即狴狴宋羅願爾雅異說狴狴云其狀皆如人與狴狴不甚相遠荀卿曰今夫狴狴形相二足無毛也既言二足而又言無毛則去人不遠矣據此宋人所見荀子本形笑作形相而毛作無毛李時珍本草綱目言狴狴黃毛如獾白耳如豕人面人足長髮頭顱端正正是狴狴身非無毛其面如人無毛耳李又引荀子言狴狴能言笑參用注文二足無毛是李所見荀子已作笑字而云無毛則同此文當作無毛俞說是也自來說狴狴者謂其能言能噓無謂其能笑者能笑酒狴狴食人之物也疑注形笑者七字後人據誤本荀子加之非楊氏元文荀子固不當云狴狴笑也

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臠臠也禽獸無辨故踐而側吏反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

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疏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

執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為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則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節族久則廢也。盧文昭曰注節奏宋本

作宗族案楊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郝懿行曰族者聚也棲也棲與奏古今字漢律志族奏也是其義也奏族族族並聲義同然則節族即節奏矣楊注是也王念孫曰故術字自曰文久而息以下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執法焉二句自相問答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衍下文曰是

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為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而誤

數之有司。極禮而禡。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與治禡直吏反。劉台拱曰極疲

守法

守法

守法

守法

守法

守法

守法

守法

極也王念孫曰禩之言弛也言疲於禮而廢弛也俞樾曰極禮而禩文不可通疑禩字衍文也極而禩三字爲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禩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禩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尙未衍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禩即因注文而衍先謙案俞說是也法即禮也法數即禮數也守法數之有司卽樂舞篇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之官人百吏也極下自不當有禮字

矣。後王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祭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與以被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

可斯感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諛卑而易行也。劉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殆之王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篤一見不苟篤一見儒效篤二見王制篤一見正名篤三見成相篤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俞樾曰劉汪王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感矣呂氏春秋察今篤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毒民今爲鴆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

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

盧文昭曰數字從宋本俗本

亦作審。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劉台拱曰案其人荀子。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

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

謝本從盧校作以其治亂者異道王念孫曰此文本作

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呂錢本以其作其以而脫去所字盧本又彼衆人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其以

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况於

千世之傳也。傳傳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况於千世之上乎。俞樾曰可字

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衆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衆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為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况乎千歲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欺欺亦不欺人也。王念孫曰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衆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揚注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因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為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

外傳正作不可欺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

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徐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

情乎。王念孫曰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疆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意並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

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耀而不惑鄉讀為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顯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

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俞樾曰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為愈榮辱篇精之而俞獨者口也象之而愈瘠者交也揚注曰俞讀為愈是也俞誤作命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據訂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王念孫曰聞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

對據揚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

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法先王順

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郝懿行曰注云黨親比非也方言黨知也郭注黨明也解悟貌此則黨則曉了之意法先王順禮義出言可以曉悟學者非朋黨親比之義也俞樾曰方言曰黨曉哲知也

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明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苟脚居楚久故楚言耳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

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王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

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王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為善善字本作善脫其半而為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

甚（此句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今本故下衍言字辯見前）仁即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凡人莫

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已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

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王念孫曰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

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聽人以言。樂於鍾

鼓琴瑟。使人聽其言。謝本從盧校作聽人之言王念孫曰呂錢本並作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

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以言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君子之

於言無厭。無厭俗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實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是以終身不免

卑汙傭俗。卑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卑與庫同猶水處謂之汙亦地之下者也庫音婢汙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

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早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

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備。

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備鄙也。俞樾曰世字當作舉下同。遠舉

近舉相對為文揚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備鄙蓋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即涉注文而誤。

善者於是

聞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備。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

贏餘也。贏絀猶

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匱槩括之於己也。

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匱所以制水槩括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王引之曰正文注文集字疑皆槩字之

誤。爾雅渠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敷人云梁水偃也。偃與匱通。即槩字也。梁與匱同義。故以梁匱連文。梁槩形相似。遂誤為槩耳。史記建元以來侯表輝渠。趙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疆梁原水。經渭水。注

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高粱谷注引東觀記作高粱谷。

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

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也。故君子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

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

拙。牽引也。度已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拙當為樞樞。樞。言如以樞樞進舟船也。

度大各反。樞以世反。韓侍郎云樞者繫樞也。正弓弩之器也。盧文昭曰舊本拙樞多訛。今悉改正。韓說本攷工記。郝懿行曰拙。余制切。與曳音義俱同。推即樞字。樞俗作也。言君子裁度已身。則以準繩。接引人倫。則用舟楫。謂

律已嚴而容物寬也。楚辭九歌。桂棹兮蘭桴。王逸注。擢楫也。推船旁板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毛詩傳。楫所以擢舟也。故因謂楫為擢。擢者引也。船旁板與於水中。故因謂之推。俗字作擢。作樞皆非是也。劉台拱曰。韓說所以

淮南說山訓曰。繫不正而可以正。弓也。即用樞之義。檝同繫。王念孫曰。案攷工記。用則翩翩。然而反土喪禮。記鄭注曰。維弓。繫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絢。膠。毛傳曰。閉。維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維。繫。巧。用。則。翩翩。然。而。反。土。喪。禮。記

弓有。故。注。曰。繫。弓。繫。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繼。與。樞。同。閉。與。秘。駁。同。即。淮

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樞與繩對文。若訓為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為楫。則於義愈遠矣。

度已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

成事在衆。王念孫曰。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為衆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衆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衆也。揚注云。成事在衆言衆而不言求。則求為衆之誤。甚明。

故君子賢而能

容罷。

罷。弱不在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

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

明之。王念孫曰分別當在下句警稱當在上句警稱所以曉人故曰警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欣

離芬薺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薺言至芳潔也

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竝音稅稱尺證反薺與香同。王念孫曰芬薺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

和調（廣雅與方言同周官粇人注曰粇釀秬為酒芬香條楊於上下也大雅鳧鷖篇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皆

芬香和調之意）欣離芬薺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夫是之

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王引之曰上為字涉下文為字而衍傳曰唯君子為能

貴其所貴。此之謂也。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為字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

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

若其訥也。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

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為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

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為嘉

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逼其義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為諫救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

解篇諫臣死而諸臣尊今本諫謀作謀淮南主術篇執正進諫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

論語八佾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王念孫曰揚讀

故言為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非也故君子必辯為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

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

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揚斷故言為一句。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知見端首見端首則不知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王

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為衍文

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土

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有小人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

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

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干故反。王念孫曰居讀為舉或舉或錯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錯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錯遷徙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其諧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廢舉即廢居司馬相如傳族舉遷委漢書書舉作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

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

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黨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郝懿行曰致絀黨黨並古今字

黨言即昌言謂善言也此明士君子之辯文而緻密堅實博而昌明雅正斯辯之善者也王念孫曰致讀為質裏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說見唐韻正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

十年左傳往魯語晉語注謂信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楊注黨與黨同謂直言也揚注失之聽其言

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

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謬耳盧文昭曰正文均宋本作於郝懿行曰均當依宋本作於

瞻唯猶唯諾也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傳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

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篤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中節故下文云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

口如詠之為咏讀之為嘖是也俗書諾字或作啞因誤為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譸衆經音義十二引碑蒼云瞻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譸又為瞻矣

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

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

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盧文昭曰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此乃弁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附益。

假今之世。

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藝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衆也。王念孫曰：『強國篇云：『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為是。

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

梟與燒同。盧文昭曰：『梟宋本作燒。注：『燒與燒同。案：『燒字無攷。燒亦作燒。』

燒當從之。喬宇鬼瑣。喬與譎同。譎詐也。又余待反。字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恣大也。』

周禮大司樂云：『大傀哉。則之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同。』

盜也。字張大也。鬼者崔嵬高不平也。瑣者細碎聲也。此謂飾邪說文姦言以欺惑人者。喬宇所謂大言炎炎也。鬼瑣所謂小言詹詹也。此皆謂言矣。注以行說失之。鬼瑣又見儒效正論篇。王念孫曰：『元刻無欺惑愚衆四字。』

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人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楊注不合。俞樾曰：『楊讀喬為譎。是矣。』

瑣猶委瑣也。鬼委聲近。故相通。借史記司馬相如傳：『擢委嶠崎摧委。』即崔嵬異文。嵬之為委矣。相如傳：『委瑣握鞶索。』隱引孔文祥云：『委曲也。』

語女學者之鬼容。又云：『是學者之鬼也。』謂其容如彼。即是學者之鬼。猶史記言曲儒也。見趙世家。正論篇又云：『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英與嵬瑣對。文英為俊選之。尤則嵬瑣為委曲瑣細之。尤言小人極不足道者也。謝本從盧校。此句上有欺惑愚衆四字。今案王說是從元刻刪。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雖許季反。謝本從盧校作禽獸之行。盧

文昭曰：『元刻作香萃。反王念孫曰：『呂錢本皆無之。』字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食。馬法云：『外內禽獸行。』句法弁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刪之字。不

足以合文通治。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

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衆人矣。郝懿行曰：『故者。咨於故實之故。謂其持論之有本也。成理謂其言能成條理也。故皆足以欺惑愚衆。』

躑躅牟也。它蹠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

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忍情性慕谿利

而張儀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魏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

歧。忍謂違矯其性也慕谿未詳蓋與歧義同也利與難同難歧違俗自黎之貌謂難於物而歧足也莊子曰揚

墨乃始離歧自以為得離力智反歧丘氏反。郝懿行曰此謂矯異於人以為高者慕谿者過於深峭利歧

者便於走趨谿讀為難歧音為企四字雙聲疊韻先謙案荀子多以慕為極谿之為言深也老子為天下谿河上

公注云人能謙下如深谿是谿有深義慕谿猶言極深耳利與難同揚說是也韓世獨立故曰難歧歧企同字廣

雅釋詁古文也曹憲荀以分異人為高。荀求分異不同於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既求分

足合大眾荀立小節故不足明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

仲史鱧也。已解上。盧文昭曰解見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

稱尺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

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向其功亦以大與尚竝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

牟傳故君子大居正竝與此大字同義揚讀大為太而以為過儉約失之優讀為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

曼不能以射曼亦無也。李善注謂曼為長失之。曼差等即無差等作優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勞苦與

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會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上下同則其中不

也。先謙案富國篇云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

愚衆。是墨翟宋鈞也。宋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

向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為言自相矛盾也。王念孫曰下脩而好作義不

可通下脩當為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

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而誤。韓書循脩二字相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

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揚注云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失之。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偶然無所歸

言苟順上下意也。王念孫曰取聽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揚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宿。細與循同。倘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則疏遠無所指歸也。謝本從盧校作及。則察之。盧文昭曰。注反覆二字。宋本無。王引之曰。元刻及作反。是也。反復也。謂復則察之也。揚注云。雖言成文典若

反復。則察則疏遠。無所歸則及。為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鈔察之。其字正作反。鈔鉛古聲相近。故字亦相。禮論篇則必反。鈔三年問。鈔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作反。

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從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

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為是。而

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詭同。琦讀為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王念孫曰。惠當為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性惡篇云。難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執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揚訓惠為順失之。辯而無用。多事而

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

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

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盧文昭曰。宋本正文作然。而猶材劇志大。無注。郝懿行曰。猶然而當依宋本作然。而猶此誤本也。案往舊造說。謂

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殺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為。解佳。買反。王念孫曰。揚說非也。僻違皆邪也。說見修身篇。類者法也。言邪僻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廣雅同。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為類。今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殺次。七。觥。羊之殺。鳴不類。測曰。觥。羊之殺。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為類。儒效篇。其言有類。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揚注。類善也。謂比類於善失之。王制篇。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揚注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失之。富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揚注。不以其類失之。類之言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蓋法與類對文。則異散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齷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

溝。澗也。為。恟也。

溝澗也。為恟也。

溝澗也。為恟也。

溝澗也。為恟也。

拘愚也。猶猶豫也。不定之貌。警聞也。漢書五行志作區。警與此義同。囁囁喧囂之貌。謂爭辯也。拘音寇。猶音柚。盧文昭曰。注拘。舊訛作拘。案拘。愚。愚。貌。楚辭九辯。直拘。愚。以自苦。五行志又作備。警與此書。備。效。篇。同。許。慎。作。警。警。又。作。婁。務。皆。一。物。也。今。改。正。溝。倫。警。備。合。四。字。為。疊。韻。郝。懿。行。曰。儒。效。篇。云。愚。陋。溝。警。注。云。溝。音。寇。是。也。溝。猶。警。儒。四。字。疊。韻。其。義。則。皆。謂。愚。蒙。也。漢。五。行。志。作。備。露。揚。注。引。作。區。警。楚。辭。九。辯。作。拘。愚。說。文。作。婁。警。廣。韻。既。作。拘。愚。又。作。婁。警。又。作。婁。警。並。上。音。寇。下。音。茂。此。等。皆。以。聲。為。義。不。以。字。為。義。也。囁。者。呼。也。玉。篇。廣。韻。音。煥。義。與。喚。同。耳。備。效。篇。愚。陋。溝。警。無。猶。字。是。其。明。證。揚。釋。倫。為。猶。豫。非。也。

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郝懿行曰。茲者益也多也。與滋義同。俞樾曰。揚注。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為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策曰。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也。為茲厚於後世者。茲即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為仲尼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郭嵩燾曰。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後云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則此子游必子弓之誤。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奧突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突一弔反。王引之曰。古無以斂然二字連文者。斂當為斂字之誤也。斂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斂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斂然莫不傳相救厲。匡衡傳曰。學士斂然歸仁。字亦作翁。史記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義並。同也。揚注亦當作斂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大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謝本從盧校本。六上有則字。王念孫曰。元刻無則字。宋龔本同。是也。上文若夫二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亦無則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則字。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君一國能畜者故。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仲尼所至。輕去也。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遷姬曰。衆況厚之。盧文昭曰。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尤而未當。郝懿行曰。況古作兄。其訓。益也。益也。長也。讀上聲。

君一國能畜者故。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遷姬曰。衆況厚之。盧文昭曰。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尤而未當。郝懿行曰。況古作兄。其訓。益也。益也。長也。讀上聲。

也此言聖人之名有所裨益增長於諸侯故莫不願得以爲臣也。備效篇亦有此言。楊注不得其解。王引之曰：成名況乎下有脫文不可考。楊注非備效篇。顧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也。宋龔本有。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況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俞樾曰：楊注讀諸侯。其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感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感。史記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感。然則成名猶感名也。況者賜也。言以感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禮夫傳將軍酒肯幸臨。况魏其侯即此況字之義。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

同。王念孫曰：財如泰象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說見經義述聞。財萬物與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即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備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揚云：裁制萬物失之。又曰：序四時裁萬物。裁與財同。兼利天下富國。篇曰：財萬物。養萬民。義並與此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則聖人之

得執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盧文弨曰：著宋本。從竹作箸。下並同。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復反。故多言而類。

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涵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多少無法。而流涵然。雖辯。小人也。涵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盧文弨曰：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比少字似說王念孫曰：而與如同。先謙案流涵沈涵說見勸學篇。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

禁也。知而險。賊而神。

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赫懿行曰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篇注智故巧詐也莊子胠篋篇知詐得毒准南原道篇偶嗟智智故曲巧偽詐竝與此知字同義）故下句即云為詐而巧言既智巧而又險也。為詐

而巧。

巧於為詐。俞樾曰為與偽通為詐即偽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數則偽詐不敢衛幼官篇作為詐不敢鄉正與此同揚注非是。

言無用而辯。

言辯而辯無用也。

惠而察。

惠順也辯辯不煩道理不聰察也。王念孫曰此本作為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廣雅也辯通作辯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不學而性辯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土是辯與智慧同義）非辯論之辯下文言辯而後乃及言論耳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言字涉下文言辯而衍）不急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今本辯字涉上句而衍）上文云甚察而不急（今本急字亦誤作惠辯見前甚察而不惠下）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揚說皆失之。

大殃也。行辟而堅。

辟讀為僻。好飾非也。王念孫曰飾非而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揚說非。

玩茲而澤。

玩與翫同習茲而使有潤澤也。

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

逆者乖於常理也。知而無法。聽其異見。勇而無憚。

死察也。知如字。

辯而操僻淫。

為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王念孫曰察辯二字平列（辯字義見上）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墜禮雖察辯數儒也不苟篇曰君子辯而不可以察辯對文不可故舉。

大而用之。

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也。俞樾曰揚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為句誤也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為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大讀為

足而迷。負石而墜。

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此至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利之謂使人同也。郝

兼服天下之心。

先謙案宋台州本分段謝本它刻同新局本誤連上今正。

高上尊貴。不以驕人。

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

盧文昭曰元刻知作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王念孫曰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讓也韓詩外

傳作不以欺誣人說苑敬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爭與本書合

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然後為聖賢之德也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

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

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詆怪狡猾之人矣詆與同

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况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王念孫曰士仕當為仕士與下處士對文今本仕士二

字倒轉下文同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俞樾曰樂富貴豈得為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云羞獨富者也以獨富為羞必不以富貴為樂今雖不知為何字之誤大

要是以樂其道釋之惟道為可貴也下文君子能為可貴注云可貴謂道德也可互證

樂分施者也樂分施者施或所宜反。先謙案君道篇云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均徧不偏即分施之義遠罪過者也遠于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

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恣睢者也恣睢已解貪

利者也特權執而忤人。王念孫曰觸抵謂觸罪過也此無禮義而唯權執之

嗜者也對上文遠罪過而言揚云特權執而忤人失之修正者

也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知命者也明審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劉台拱曰審是今之所謂

也疑當作著定與上文感靜等字為韻言有定守不流移也

也疑當作著定與上文感靜等字為韻言有定守不流移也

也疑當作著定與上文感靜等字為韻言有定守不流移也

也言其冠高也下云其衣逢注曰逢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逢峻音近故
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官進徹之鄭注曰進當為銳然則峻之為進猶銳之為進矣
儼然壯然祺然

蕤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其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
貌或當為莊祺然蕤然未詳或

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寧當為肆謂寬舒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儉然侈然
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其子弟之容也儉然自卑謙之貌侈然特尊長

呼母為侈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然未詳或曰與華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
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瞽瞍然不敢正視之貌俞樾曰漢書敘傳侈侈公主師古曰侈

侈好貌侈即侈之段字嚴威嚴格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故子弟之容必侈侈然好也揚往失之迂曲吾語汝學者之鬼容說學者為鬼行之形狀鬼
已解於上盧文弼曰元

刻正文無容字今從宋本增郝懿行曰上鬼瓊往鬼與傀義同引大司樂鄭注傀猶怪也然則鬼容者怪異之容
故其下遂以重文疊句寫貌之先謙案學者之鬼容猶言學者之鬼之容耳鬼容二字不連下文言是學者之鬼

也即其明證揚注說學者為鬼行其冠統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冠當為俛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
之形狀亦不以寬容連文郝說誤其冠統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為給

給帶也言其綴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瞞瞞然瞿瞿然盡盡
前之貌給其綴反連讀如往寤來連之連

然盱盱然填填然滿足之貌狄讀為蹇跳躍之貌莫讀為貉貉諱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諱而不言
皆謂舉止無恆也瞞瞞未詳或曰瞞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睇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

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大察也盱許于反郝懿行曰狄與遼同遠也填填者盈滿之容狄狄者疏
散之容也莫者大也瞞疑與嬰同嬰（兗筆切）者細也方言細而有容謂之嬰然則莫莫者矜大之容瞞瞞者

鄙細之容瞿瞿者左右顧望之容盡盡者閉藏消沮之容盱盱者張目直視之容也凡此皆以相反相儷為義俞
樾曰盡盡猶律律也莊子庚桑楚篇曰律律乎猶有恐也此作盡盡者聲近故段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曰其民黑

而律釋文云律本作盡然則律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瞶瞶然瞞瞞閉目之貌瞶瞶視不審
律之為盡盡猶律之為盡矣

也瞞莫干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
瞶瞶丁反

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讓詢是學者之鬼也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億心不力也音
臣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讓詢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

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謬因隨所見而通之也盧文弼曰正文讓詢元刻作讓詢案說文讓胡禮切重

荀子集解 卷三 非十二子篇第六

六五

文譏實一字也。供與祖楚辭補注九思篇。諷詢下引荀子作譏詢。正與宋本合。其引注。罵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謾詬亡節語。同此。彼莫音。元刻。罵辱也。下有譏音。奚三字。宋本無。郝懿行曰。此言學者之寬容也。瞞瞞。瞞瞞（與眠同）。謂耽於酒食。聲色。惰奢。迷亂之容也。疾疾。皆謂苦於禮節。拘迫。畏憚。惰窳之容也。儲儲。難離。謂不耐煩。苦勞頓。懶散。疏脫之容也。皆以四字合為雙聲。狀其醜態。為學者戒。偷儒已見。修身篇。譏詢。揚注以為。詈辱是也。本或作譏詢。賈弟佗其冠。神禫其辭。弟佗其冠。未詳。神禫。當為沖澹。謂其言。峻薄也。誼書所謂。婁詬亡節。亦其義也。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統亦頗相似。俗間。本俱作第。作先。諫案。虞王本。作第。作與。盧說合。浙局本。妄改。作為非。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

賤儒也。但宗聖人之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噤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噤與噤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噤於志也。郝懿行曰。噤。猶諱也。抑退之貌。揚注非。仲尼篇云。滿則慮噤。注云。噤不足也。與此噤同。偷儒。憚

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書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微也。郝懿行曰。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真正。前篇所謂。陋儒。腐儒者。故統謂之賤儒。言在三子之門。為可賤。非賤三子也。彼君子則

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先諫案。王制篇云。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注云。原本也。宗原者。以本原為宗也。應萬變而不離其宗。各得其宜。是謂聖人。注以宗原為根本。又云。根本應變。皆

得其宜。失之。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王念孫曰。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下文同。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君子之

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舒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

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言威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弟內行

者也。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

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弟內行

者也。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

者也。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

者也。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

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修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

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弁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

知之是也。弁國三十五。謂鹹譚鹹。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彼固曷足

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呂錢本彼上衍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揚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事亦與揚注不合。先謙案宋台州本亦有如彼二字。盧氏刪之。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從元刻增彼字。若是而

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

大節謂大節義也。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倏地坎反。

。俞樾曰。說文觀暫見也。暇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倏即其段字也。倏然暫見之謂暫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揚注失之。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

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王念孫曰。安語詞。

（荀子書通以安察二字為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揚注不得其解。而為之詞。立以為仲父。而貴

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二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

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盧文昭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郝懿行曰。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朱子集注援此說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

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

荀子集解 卷三 仲尼篇第七 六七

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

王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為平字之誤也。隸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為本。

致士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采芣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為本政教者四。揚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說。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

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為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修闢。而能

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修戰闢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王引之曰修闢二字殊為不詞。揚注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廷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闢。疑此亦本作謹畜積。

修闢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為句。以是明之。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

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

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

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

天下。王引之曰揚說迂回而不可通。竊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綬之綬。儒效篇綬綬。今其有文章也。揚彼注云綬或為藏。藏之義與綬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綬綬。音藏。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綬為綬。而說文飢

餒字經典多作綬。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通。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

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致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武王誅一。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伐與此。小異。諫者討伐殺戮之通名。

盧文昭曰案溫字有諫。或是孟字。俞樾曰揚注所引皆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不足以為二。所謂誅二者。殆即孟字所稱。誅紂伐奄與。

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兩奄也。至於成

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王念孫曰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為語詞而誤以為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

其明。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

過百里。而天

一。

下一以有道也。顧千里曰：載下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字，皆指道也。富國，篤以國載之，是其證。楊注：載下已脫之字。

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執，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

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

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尊。尊與擢同，卑退也。主

信愛之，則謹慎而噤。噤與歛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噤。王引之曰：噤與諫同。周易釋文曰：諫子夏作噤，故與謹慎連文。主專任

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陷佞。王引之曰：慎比即順比。王制篇曰：天

下莫不順比，從服順慎，古多通用，不煩引證。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揚分慎比為二義，失之。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貳之心。主損

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侈也。信而不處謙。謙讀為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問使人疑其作威福也。謝本依盧

校不下有忘字。盧文弨曰：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問則忘字衍當去之。王念孫曰：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先謙案忘字依注不當有，從各本刪。任

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己之善寡

如不合當此財利也。謝本從盧校，善上有言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言字，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先謙案。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富

王說是今依元刻刪。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

之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

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之終不可使為姦也。

矣。夫是之謂吉人。

昭哉嗣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嬭愛茲比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

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

大重謂大位也。俞樾曰。理字衍。文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為義。揚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時向無理字也。

理字蓋即重字之誤而衍者。

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

先謙案求善處之術二十二字為句。與下必無後患之術也相應。與前後持寵處位終

身不厭之術。天下之行術一律。揚失其讀。

莫若好同之。

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

文人字元刻作之。

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已所行之道。耐乃代反。王念孫曰。能耐任之能而不耐

任兩能字皆衍。文耐即能字也。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鄭注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有焉。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管子入國篇。聾盲啞啞。跛躄。枯握。遲不耐。自生者耐。即能字。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此承上理任大事而言。則慎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為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能耐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耐並錄而能字又誤在而不二字之上也。揚氏不得其解。故曲為之詞。

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能而

不耐任。

有能者不忍急用之。

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

寵則必樂。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

或曰。荀子非王。鐘之書其言駁。

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盧文昭曰。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為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為之解。非是。

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噉。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

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委曲重多而備豫之喻。恐其及既。既與禍同。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

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

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郭嵩燾

曰勝當讀為識蒸切說文勝任也言勇而好同能盡人之力則可以任天下之大事

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推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王念孫曰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見上文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

以為莫如子何也揚云輕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

以去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竟也炊與吹同儻當為儻言可以氣吹之而儻仆儻音竟盧文昭曰元

曰字書無儻字儻當讀為竟說文樂曲盡為竟引申之凡終盡之義皆謂之竟炊而竟猶言終食之間謂時不久也

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墮許規反先謙案墮毀也持扶助也解蔽篇云鮑叔賓戚隔朋能持管仲召公呂望能持周公也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聖人

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俞樾曰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人則必聖知也揚注仁仁人失之矣先謙案以事君二句上屬為義言行天下之術如此也立隆句下屬為義隆猶中也立中道而無貳心然後從而行之是乃行術也揚注似未晰仁人古通俞說是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

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尾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為

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執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

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啞天救經而引其足

也。

辟讀為譬。咭與砥同。經綏也。伏而砥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俞樾曰：「砥天二字甚為無誼，人豈有能砥天者乎？」以此為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砥天」，即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

故曰說必不行也。眠讀為砥。傳寫者又改為咭耳。先謙案漢書云：「湯夢咭天而王。」後漢和熹鄧后紀：「湯夢及天而咭之。」咭天古有是語。故荀子引以為譬。俞說非。疆國篇亦有此二語。

說必不行矣。
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執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分。安有執不在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荀子集解卷四

儒效篇第八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

倍周也。

屏蔽及繼屬也。屬之欲反。王念孫曰。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揚訓屬為續。續天下之語不詞。

履天子

之籍。

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謝本從盧校作天下之籍。王念孫曰。宋本作天子是也。世德堂本同。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犯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即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疆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揚以籍為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高注淮南以籍為圖籍。謀與揚同。先

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

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

虛讀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落邑。朝歌為墟也。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左氏傳成。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邶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詐。祭。周公之脣也。餘國名。殘舉難盡。詳究。郝懿行曰。此總言之。左傳昭廿八年。晰言之。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當為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誤耳。教誨開導。

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

開導。謂開通。揜。揜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者。自歸其國也。先謙案。歸周者。以周之天下歸之。成王與反籍於成王。文義一貫。故下文又曰。歸周反。籍連言。非謂自歸其國。周公歸政。身在王朝。即使偶至其采邑。固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為詞也。

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

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

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

臣明攝政非為己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

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王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先謙案王說非也。天論篇云。君子嚙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與此文一例。節然猶適然。說詳疆國篇。楊注亦非。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

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謝本從盧校。抑亦變化矣。作仰易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注。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厭者合也。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韋昭注。厭合也。此厭字本義。其音一。剡切。楊注。厭然順從之貌。義猶近之。其音一。涉反。則非厭字。古有二音。二義。說文。厭。桀也。桀者迫也。此厭音於輒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剡切。荀書此厭訓合。此篇下云。獸獸令其能長久也。獸即厭之。段借楊氏訓為獸足。失其義也。王霸篇云。厭焉有千歲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楊注引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鄭注。厭讀為厭。厭。閉藏貌。楊蓋不知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為厭。故訓閉藏。荀書之厭。自用本義。無取閉藏。何必依鄭讀。厭為厭邪。王念孫曰。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然。安貌字。本作壓。又作猷。又作愀。方音曰。獸安也。說文曰。獸安也。玉篇曰。於廢切。爾雅曰。厭。壓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安靜也。小雅。淇風篇。厭。厭。夜。欽。韓詩作愀。愀。愀。十二年。左傳。祈招之愀。愀。杜注曰。愀。愀。安和貌。皆其體也。下文曰。獸獸令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義竝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論篇注又云。順服之貌。古皆無此訓。於獸獸令其能長久。則云。獸足也。於厭焉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為厭。然深藏千歲不變。皆由不知厭之訓為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先謙案。宋本作抑。亦變化矣。是也。今依王說。改正厭然。王說是。

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為孫卿也孫卿子曰。儒者

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執

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執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王念孫曰。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曰。執執位也。下文曰。執在人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蓋為人下。正論篇曰。執位

至尊是執與位同義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懋。必為順下矣。必不為勃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

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

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義同。雖歎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權困奔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也。郝懿行曰。嗚。俗字。古止作烏。烏

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餒。若不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必云烏呼者。李

斯諫逐客書。擊鑿叩岳。歌呼烏烏。真秦之聲。故以此言反之。注以歎辭為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嗚。當為嘯字之

誤也。嘯與叫同。爾雅。祈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嘯。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銜枚氏曰。蔡蹠呼。歎。嗚。於國中者

淮南原道篇曰。叫呼。仿佛。儻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嘯。請於東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嘯呼。故下文。莫之能應。若作

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先謙。案。揚。郝。二說。皆非也。嗚呼。而莫

之能應。言儒者窮困之時。人不聽其呼召也。與無置錐之地。句相儷。然而句與而。明句相儷。文義甚明。財成也。說

見非十。二子篇。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為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用者也。王念孫曰。廣雅曰。閭。謂之術。與巷同。窮

閭。即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篇。作窮閭。閭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閭也。巷。謂

之閭。亦謂之閭。猶里門。謂之閭。亦謂之閭。編讀為陋巷之陋。說文曰。陋。陽陝也。陋屋。與窮閭同意。非謂弊屋。漏

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抑篇。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閭。陋。韓詩外傳

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為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道也今據以補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

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偏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

於禮義也。王念孫曰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易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 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

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隔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 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

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 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先謙案

備用猶言械用 說見王制篇 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王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卹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諛與此同先謙案卹恤通用素策不恤楚交韋注恤顧也 以相薦擢。以相恥怍。君子不

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蹈藉擢抑皆謂相陵駕也怍慚也 若夫謫德而定次。謫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

本或亦多作謫論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論德而序位之語。盧文弼曰往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從元刻洪頤煊曰字書無論字君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論疑即論字之謫正論篇圖德而定

次圖謀亦論也論字又譌作論王念孫曰作論者是也作論者論之論耳論決古字通（際上九王往恢詭論怪釋文論本亦作決）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論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論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論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論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

改 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當使其各 萬物得其宜。

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

揚說非也不得進其談不敢竄其察文義一律竄與進意亦相配不得解竄爲逃匿也大略篇云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矣注竄容也此竄亦當訓爲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呂覽容分篇無所竄其委矣竄字意正與此同

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

孟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

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王念孫曰事行呂本作行事錢本及各本

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

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好淫伏也楊注事險而行好也行下孟反案揚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二字

故此不復釋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備俗事行則遵備故皆其證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

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

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

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

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而狂惑蕙陋

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聽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

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劉台拱曰上愚猶言極愚揚注非會不如相雞狗之

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盧文弨曰正文會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郝懿行曰古人重畜問富數焉門材與焉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詩

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

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覩妬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妬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

儒學

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修立之稱。先謙案揚以彼為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行之曰士敦慕焉。上言為儒學之人於義為復矣彼學者三字讀斷與上其唯學乎正相呼應曰士也猶言謂之士也。

君子也。敦厚慕之。王引之曰揚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說文慎（莫故切）勉也爾雅曰慎慎勉也敦敏內則曰博行孝弟（敦博古字通）是敦為勉也說文慎（莫故切）勉也爾雅曰慎慎勉也

釋文慎音基亦作慕是慕為勉也（方言仲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仲莫淮南繆稱簾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此承上文而言能行之則為士行而加勉則為君子故曲禮云敦奮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

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

混然無所知之貌竝比也。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會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也。鄉音向徐與途同。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王引之曰揚以效為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為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考也驗也（竝見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會混然不能決言其愚也古謂考為效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先謙案王說是

職兵簫隆禮效功揚注亦云效驗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盧文弨曰而辯之而與如同俞樾曰揚注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

圓之誤字廣雅釋詁圓圖也圓回猶圓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圖者常轉是其義也圓回天下於掌上言天鄉也下之大可圓轉於掌上也諫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圓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圓因誤為圖耳。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

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書所謂銀鑿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鎖連枷也。王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以况貧胥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曰胥疏也宣十四年左傳車及於蒲胥之市呂氏春秋行論篇作蒲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穎羨聚無胥魏策作無疎）疏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空無春秋齊有寶胥無蓋取此義也漢書揚雄傳客難曰胥靡為宰寂寞為尸胥靡與寂寞相對為文是胥靡為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案張訓靡為無是其訓胥為相則失之）

今有人於此。肩然藏千盜之寶。雖行賔而食。人謂之富矣。肩然雜碎眾多之貌行賔行乞也賔士得反。赫懿行曰肩彼賈也者。瑣細之貌至寶不必盈握故以瑣細言之肩今作肩盜作鑑。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著。盧文弨曰案已以處。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著。盧文弨曰案已以處。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著。盧文弨曰案已以處。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著。盧文弨曰案已以處。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著。盧文弨曰案已以處。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著。盧文弨曰案已以處。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蘇行曰上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注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注
僂疾也按僂皆屢之假借字釋詁云屢疾也僂者僂之俗字詩曰賈用不僂
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

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先謙案揚說非也此言藏寶者
不可衣食不可僂僂然而人謂之富者以其有大富之器也不指學者言下

文是杆杆亦富人始就學者之富言之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
聽居居視于于也王引之曰聽

居居視于于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于讀為任任猶廣也大也檀弓易
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

富如財之富也故曰是杆杆亦富人已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

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
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

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脅也必將誠此

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備
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
夸誕則尤益空

虛也王念孫曰遵當為循字之誤也遵循即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
問篇作遵遁與荀子同晏子問篇作逡遁又作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踴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傳作

逡循三禮注作逡遁竝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文爭之
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遁今本亦誤作遵道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

夸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揚依遵道為解故失之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謝本從盧校起下有
之字盧文弨曰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

王念孫曰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王肅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
日月雷霆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衍呂錢本皆無之字先

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臬聲聞于天

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臬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
云臬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聲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

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為愈王念孫曰譽非名譽即與字也與譽
古字通射義則燕則譽鄭注譽或為與堯典伯與漢

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度篇忘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彊國篇曰比周以爭與）下句鄙爭而名愈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賢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揚注無方無常也）譽亦讀為與與亦類也周語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方應之也揚以譽為聲譽失之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

篇引此以明不實已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

讀為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先謙案正身不肖而誣賢誣也下文云內不自以誣可證

論篇云蹶跌碎折不待頃矣與此粹折義同彼用本字誣賢二字之義君道篇云臣不能而

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偃偃也伸讀為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故明主譎德而序位先謙案譎

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

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為治辯之極也先謙案辯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

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也王念孫曰交如上

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揚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己至道謂莊生

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王念孫曰民字對下土君子聖人而言行法至堅不以私

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

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盧文弨曰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同）據揚注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王

念孫曰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揚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云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為法說見漢書賈鄴枚路傳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正論篇其至意至聞也揚注至當為志是其證

臣道篇云相與疆君橋君盧校云橋宋本作橋羣書治要作橋明荀書以橋代橋也

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

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

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

上則能大其所隆。

先謙案所隆謂其所尊奉者言能推崇其德而大之

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

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

枝。要數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為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

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數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

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謝

本從盧校聖人作賢人。盧文弼曰賢人舊作聖人。誤劉台拱云博若一人博當為傳。議兵篇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衆親附若一人。即所謂和傳如一也。王念孫曰博與傳皆搏字之誤也。搏即

專一之專。億萬之衆而專若一人。即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曰搏一純固。今本搏誤作博。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難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搏為

專。詳見管子又曰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衍。自井井令其有理以下十句揚注皆以為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比下安得又有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盧不知下文之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賢人矣。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間。遂改此文之聖人為賢人。以為賢人以別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為三等。與孔子

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教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為三等。與此文

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篤厚君子。即賢人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即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先謙案平正猶平政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富國篇云平政以齊民。與此平正和

民文義一律。正政古字。通王霸篇云立隆政本朝而當疆國篇云隆在脩政矣。二政字皆當作正。彼借政為正。猶此借正為政也。博當為搏。今正

井井令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盧文弼曰正文嚴

嚴令其能敬已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已不可于以非禮也。嚴或作儼。

分分令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分當為介介字

之誤也。隸書介分相似。故傳寫多譌。說見淮南繆稱篇。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揚彼注云

介然堅固貌引繫辭傳介如石焉比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始終如一故曰介介令其有終始若作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篤刑罰不怒罪惡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為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揚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俞樾曰分當讀為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偏旁耳君子篤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先謙案王俞二說並通據下文又言綏綏今其有獸獸令其能長久也獸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樂樂令其執

道不殆也殆危也俞樾曰楊氏不釋樂樂之誼蓋即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屢見王霸篇曰樸然扶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焯焯令其用知之明也焯焯明見之貌焯與照同赫懿行曰焯蓋照之或體字也經典罕用釋蟲燧火即焯用焯字顏氏家訓風操篇云

劉韜兄弟一生不為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今讀荀書可知焯字由來已久蓋起於周秦開矣王霸篇亦有焯字脩脩令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王念孫曰脩讀為條春秋繁露如天之為篇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今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管子明法解篇脩作條集韻脩他彫切縣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絳侯世家之條侯是條脩古字通揚以脩脩為整

齊貌與行字義不相屬王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衍綏綏令其有文章也安泰之貌綏或為藏鞋之鞋熙熙令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隱隱令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

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先謙案此句術文說見上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

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為狹狹

念孫曰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並作挾治治字乃涉注文周治而誤盧從元刻非也呂錢本治並作治挾與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挾治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治則與盡善不對矣王引之曰萬物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

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王說是改從宋本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

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偏學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劉台拱曰之下當有

詩言是其志也是偏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

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逐流蕩

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郝懿行曰。光猶廣也。光廣古通用。詩序所謂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是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感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

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日向。廬

文昭曰。正文兩如字俱讀為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威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

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扈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扈也。謝本從廬校作履。天下之籍

廬文昭曰。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王念孫曰。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氏中亦云。作當為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先謙案。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本。

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

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

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兵發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戶子曰。武王

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紀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犯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居氏春

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犯音祀。盧文昭曰。正文至犯當作至汎。左傳。鄭在鄭地。汎釋文音凡。字從已。不從已。其地在成臯之閒。又漢高即位於汎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數。劍反。非周師所經也。汎汎懷壞。以音成。義

楊氏不知犯當為汎。而即音為祀。誤矣。又往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汪氏中曰。犯當作汎。音汎字从已。不從已。其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犯者。究不知為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鄭在鄭地。汎為證。一僖

二十四年)案杜注云鄭南犯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為至犯之證矣

至共頭而山陰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陰謂山石崩摧也陰讀為壘共音恭。盧文昭曰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犯之後二日也

周公曰劔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

選簡擇也。俞樾曰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無則選今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與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為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

朝食於威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威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

厭且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且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俞樾曰楊注未明已前謂之厭且於古無徵且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威暮宿於百泉則此文且下亦當有一字今止云厭且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且當作且厭厭讀為壓疆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為壓此文厭字正與彼同且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且厭猶彼

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曰向。郝懿行曰倒戈之語非荀所解易鄉者蓋謂紂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孟子不信禦於荀子不侮倒戈其意

正同楊注援以釋荀恐非遂乘殷人而誅紂乘乘其倒戈之勢。盧文昭曰正文誅紂上孟文子不信禦於荀子不侮倒戈其意

案注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故無首虜之獲

無踏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二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

統於是武象起而詔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禮記曰周管象朱于玉威冕而舞大武詔護殿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

見舞詔護者蓋殿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盧文昭曰護與護同宋本元刻並同

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

不閉闔門扇也。盧文昭曰跨天下而無斲跨越也斲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劉台拱曰斲蓋與折同言四海一家無封

疆之限也。淮南傲真訓四達無境。通於無折高注折境字也。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太平如此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

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殺篡位者。先謙案弓宋台州本作彘大儒者。善調一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

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細之物也。俞樾曰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即本正文又王

羈篇曰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謹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微

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為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

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讓本荀子改之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

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

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

為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盧文昭曰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為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膾合王念孫曰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用百里之地。

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答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

徵也。傾危也。微驗也。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狂妄之言。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其持

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狼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

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稽攷也。攷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

化之。鬼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衆人媿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為成功

之後故自媿也。媿或為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

能汗。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

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

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陔

險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整。傑為燼。壑音下。界反。傑音果。燼音樓。靜好也。或曰說苑盾于髡。謂齊王曰

而無其實也。盧文弨曰壑當作籬。所引說苑見復禾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蠲螺彼作蠲螺。鄰

圓作臣。鄰皆當從彼為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也。以亂繆學雜舉。

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

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

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郝懿行曰偽與為同行。動作偽也。注非劉台拱曰荀子書言偽者義皆作偽。此行偽韓詩外傳作行偽。王念孫曰行偽二字。一行讀

如字。本篇者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偽。唯此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為詐偽之偽矣。然而不知惡。烏路反。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惡下不

當有者字。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盧文弨曰別上宋本有分字。今從元刻刪。呼先

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

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為嬖。舉其上客。謂舉其上也。客莫得其助也。億

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莊子曰。皖然在繯繳之中矣。王念孫曰。舉讀為相與之與。與古通。作舉說見

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上客以求助也。揚以舉為褒美於義疏矣。又曰。億蓋億字之誤。說文億安也。從人意聲。一應於力切。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廢矣。億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安

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俞樾曰。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為師。從而附和之也。揚注非

其義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
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
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

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

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俞樾曰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

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

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盧文弼曰宋

本作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合王念孫曰唐風采芣傳曰自用也。大雅縣傳以是尊賢

紅纊箋及大傳注並同。言內不用之以誣已外不用之以欺人。揚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

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

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盧文弼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曰後

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揚謂當爲以今持古非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

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

之。無所擬恁。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于忽反擬讀爲擬恁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處慙怍也張法而度

之。則晦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怍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晦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晦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

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晦然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奔同也郭引詩奄有龜蒙。魯頌閟宮。奔奄晦並通楊云晦與暗同失之故

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利故亡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

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二年。天下爲一。諸侯

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俞樾曰楊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者言之則以三

年為期若遠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先謙
案俞說是久而後三年者猶言久至三年也推極言之宥坐篇云恭三年而百姓往矣與此同意

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王念孫曰揚讀伯為霸非也信
如揚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

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為白（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鐘鼎文伯
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顯著者也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曰儒者為人上則貴名白而天

下治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王霸篇曰如是
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

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

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盧文昭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明之為聖人。通明於事則為聖人聖人也

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狼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

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

若制氏然也。盧文昭曰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力今從宋本訂正

能行雖所知多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

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

云能自言其能。盧文昭曰楊氏注非十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

繫辭傳之云為亦不必分口之所言身之所為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

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強通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

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為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

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為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慎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多謂

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會子曰詩曰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
有為云大雅柔柔篇民有肅心并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為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
曰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今本員作云乃衛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韋賢傳注改正以上三條說者多失

其義辯見釋詞。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章注曰誰有不從。

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為

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

察則速盡。謂有聰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王念孫曰論快也。言辯事則速快也。後漢書陳寔傳季秋論囚注云論快也。揚說論字未了。先謙案注聰各本譌聽。據宋台州本改正。

故有

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

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為善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聞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據元刻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

立而治。情謂喜怒哀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盧文弨曰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情。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楊注所稱或說。改情為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也。必在化而為之也。情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情亦當為積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情亦當為積也。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干故反。弁一而不一。所以成積也。弁讀為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弁一而不一。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土。盧文弨曰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日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涂之人百姓。先謙案人百姓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

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日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涂之人百姓。先謙案人百姓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

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

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

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

積斲削而為工匠。

積斲削而為工匠。

積斲削而為工匠。

積斲削而為工匠。

積反貨而為商賈。反讀為販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

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是非天性也。積靡使

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為也縱性

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

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

微與徼同徼也一堯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

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王念孫曰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為倫倫類也等也謂人之等類即下文所謂衆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

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綸苟爽曰倫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鐘鄭箋論之言倫也。公食大夫禮倫膚。七今文倫或作論。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為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揚說

失之又臣道篇人臣之論有忠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為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揚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

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王念孫曰漫亦汙也方言浼滌也東齊海

岱之閒或曰浼滌與汙同浼與漫同。呂氏春秋離俗篇不漫於利高注曰漫汙也。揚讀漫為謾欺之謾分汙漫為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汙漫者並同。其愚陋溝沓。而冀人之

以己為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過也溝沓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以己為智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謙案宋台州本

亦作甚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

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先謙案知而好問不自以為知也。揚注非。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志安公。行安

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位也小儒者。諸

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總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盡於禮也。王念孫曰。檢式皆法也。文選。續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分檢式爲二義。失之。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准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王念孫曰。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言有壇宇。猶曰言有界域。卽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尊高之謂也。先謙案。道有一隆。謂有所尊重。如下文問政則尊重安存。問學尊重爲土問治法尊重後王。是也。非厚於一之謂。揚說失之。

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譏重寫耳。故下文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先謙案。安存以百姓言。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土。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爲土已上之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道過三代。謂之

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遠則爲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高之下之。小之

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聘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聘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先謙案。如衛靈公問

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先謙案。如樊遲問學稼穡。圃孔子答以不如老農老圃。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

有防表也。

荀子集解卷五

王制篇第九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傳說起版築為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與也。盧

文昭曰：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竝作須。先謙案罷謂弱不任事者。荀書多以賢罷對舉。王霸篇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正論篇故至賢囿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成相篇基必施辨。賢罷與此同。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虛唯。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郝懿行曰：中庸民言中等平常之人。賈誼過秦論所謂材能不及中庸義與此同。史記改作材能不及中人。亦得其意。王念孫曰：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韓詩外傳無民字。

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郝懿行曰：二語難曉。楊氏說亦不了。韓詩外傳四同。先謙案。揚說是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先謙案。宋台州本句未有也。字與下文一律。此也。字似當有。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先謙案。姦事姦說。荀自解在。非十一子及儒效篇言亦說也。能亦事也。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政而養之。材而事之。

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修聲。聾。曠。司火之屬。皆上之事。即官之事也。不應此處又增入官字。今案官者任也。義具解蔽篇。施者用也。義具臣道篇。官施而衣食之。猶言任用而衣食之。王霸篇云。論德使能而官施之。尤其明證。揚注誤。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為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先謙案。收而養之。以下三句一律

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王念孫曰：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也皆與此文同。聽政之大分。當分段先諫案台州本提行。以善

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王念孫曰名聲日聞本無聞

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顯也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

正與此同貴名白即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大皆

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為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

畢矣。願謂人皆願。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

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赫懿行曰竭者舉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

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

為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墜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不

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除（除與墜同）義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

安不至於廢易遂七遂亦讀為墜（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除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險竝與墜同

墜之通作遂猶墜之通作墜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陰漢石經論語殘碑未墜於地漢書王莽傳不墜如髮竝以墜

為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易即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鬪塗者矣）俞樾曰

說文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七以遂七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揚

不得其義而曲為之說先諫案王俞並引正論篇為說彼以廢易遂七四字連文廢易二義。和解調通。好

則遂亡亦二義不得訓遂為亡王讀遂為墜說較長注背字各本講有據宋台州本改正。和解調通。好

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不可也。謝本從盧校

者也偏好假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悅故下遂云盡言竝今嘗試之說鋒起而無所底止也凝當作

凝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士昏等注皆書凝字古本必皆作疑今嘗試之說鋒起而無所底止也凝當作

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先諫案詩閔宮箋大東極東疏大者廣遠

之此大。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諫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

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險。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險。險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

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

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劉台拱曰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其有法者

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先諫案無法者上羣書治要有其字。偏黨而無經聽之辟

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為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

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盧文昭曰注兩則字宋本無先諫案亂生上羣書

治要有而字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王念孫曰偏讀為偏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偏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古澹字）正所謂不

偏也。偏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執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

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

數也。天之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

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

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臣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論

有差等然後可以為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

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郝懿行曰惠者順也。注訓恩惠失之。夫馬駭而賑債靜以鎮之。則馴矣。人駭而圖反順以循之。自

安矣。故鞭箠不加於奔馳而鋤木不絕於堯年。昔靈伯玉治衛子貢問何以治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說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

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

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

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

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盧文昭曰猶元刻作由與猶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由。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

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盧文昭曰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大節非也。小

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

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韓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佞金佞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盧文昭曰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姬佞回遣之作佞因遣之。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也。取民謂得民心。子產取民

者也。未及為政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俞樾曰楊注以取民為得民心。於治取民言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

治取民言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言未及教化也。謝本從盧校為政修禮下俱有者字。王念孫曰元刻未及為政未及修禮下皆無者字。宋龔本同

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者字。故修禮者王。為

政者疆。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僅存之國富大夫。

亡國富篋篋實府庫。篋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盜而下

漏。如器之上盜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王引之曰：盜漏也。漏之言澆也。字或作盪。盪爾雅曰：盪，涸也。方言曰：盪，涸也。澆，極也。郭璞曰：參澆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澆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往曰竭，澤漏也。漏池，即所謂澆陂池也。澆，漏古同聲。故參澆或謂之參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盜而下漏，即是上富而下貧。揚說盜漏二字皆未了。 入不可以

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

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疆國之術則奪人地也。 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

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

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俞樾曰：出當為士字之譌也。古書士出二字每相混。史記五

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土。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作土。並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土人之城守。人之土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為出。義不可通矣。 則傷人之民

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

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

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

吾民日不欲為我鬪。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也。

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

俞樾曰：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力勝而不義。故諸

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締交。接怨謂連續修怨。任非是。王念孫曰：諸侯莫不懷交接為句。壞懷古字通。禮論篇諸侯不敢壞史記

樂書作懷裏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釋文壞服本作懷楊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連讀失之俞樾曰揚注二說皆未安王氏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

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先謙案郝說是也

伺疆大之閒承疆大之傲此疆大之殆時也始危也盧文弨曰元刻傲作弊宋本傲下有也字又

不務以力勝也王引之曰疆大當為疆道疆道謂所以致疆之道即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疑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則務疆而反弱即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疆道者不務疆也下文云是知疆道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疆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疆道之不同故此文云知疆道者不務疆也兩疆字亦上下相應則疆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疆大字蓋涉上文三疆大而誤揚云知疆大之術者不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

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其德謂不輕舉也王念孫曰慮猶大氏也言知疆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氏以王命全其力疑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楊注以慮為謀慮亦非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注以慮為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疆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疆

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王念孫曰揚訓備用為足用說文本作荀字從用從荀省荀音鹹淮南修務篇注云備猶用也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先謙案王說是矣荀書多言械用罕言器用便備用猶言便械用耳議兵篇云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慮楛不便利者弱械用便利正與便備用同意以下文辨功苦功與攻同苦與楛同

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過人者從

尚尚利便備用互證之而義益明

文纂選官具也俞樾曰募乃纂字之譌毛詩衛風舞則選今韓詩作舞則纂今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

門部閱具數於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維完其繕完其繕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蓄聚積一義也並其例也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伎之士耳纂謀

為募揚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心術篇纂選者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募選誤與此同說許管子

荀子集解 卷五 王制篇第九 九九

若漸民以仁之漸其訓也。也。傑也。傑。嚴刑罰以糾之。先謙案下文賞慶刑罰對文則此亦當作刑罰各本訓誤賞據宋台州本改正存亡

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弁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弁讀為併下同修友敵之道。以敬接

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弁也。弁之見。則諸侯疏矣。見賢偏反

謝本從盧校疏下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疏下無之字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之字所以說之

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弁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信謂

使人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王念孫曰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疆者

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則疆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閉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主而衍揚不知霸字之衍而

讀天下無王為句霸主則常勝矣為句（具見揚注）則句法與前不合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湣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湣王出奔莒也桓公劫於魯

莊。公牟傳柯之盟齊桓公為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為王所以危亡也彼王

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郝懿行曰眇古妙字古書皆以感為妙荀書亦然注皆失

之周易眇萬物而為言今亦改為妙矣古無妙字王念孫曰諸書無訓眇為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妙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

顏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通仁眇天下。

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

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先謙案服人之道謂上文仁義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

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二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疆而疆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修飾及舉動篇以禮義。王念孫曰飾讀為飾。古字通以聽

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舉措應變而不窮。夫

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為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

取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竝已解上。先謙案見儒效篇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王念孫曰楊注失

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

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為儀法亦失之。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

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綵畫續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

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虛困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為倫倫者等也言為君者能行此政則

可互證儒效篇人論臣道篇人臣之論王氏念孫皆讀為倫而於此失之。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

位。民無幸生。幸德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

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惡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王念孫曰析愿

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

籛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又下文拊急禁悍防

淫除邪拊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拊當為析急當為愿亦失之又曰折當為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

作厲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為暴未確（韓詩外傳作折暴恐是以意改未可援以為據下文之諒暴禁悍富國
篇之禁暴勝悍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又下文拊急禁悍防淫除邪拊亦當為折急即愿之譌前改急
為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暴字無緣譌而為急）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
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義同。劉台拱

曰所以字當在財萬物上王念孫曰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
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
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富國篇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政讀為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
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楊讀王者之等賦為句政事財萬物為句皆失之田野什一

什稅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森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讎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

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糶祭魚然後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衰初危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

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

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買選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

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

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

使而安樂政教也。先謙案富國篇疆暴之國莫不趨使苟書多用趨使字或疑使當為便非。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

人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如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會青丹干焉。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犬也。盧文

昭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往走馬下當有脫文先謙案謝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注地字各本脫據宋台州本增

然而中國得而財之。

龍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會青銅之精可織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嶺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為研胡且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為研尙書

賈雍州球琳珉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珉玕瑪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王念孫曰揚前說以丹干為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為珉玕非也珉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

以丹研重之以會青犀象以為樹珉玕龍茲華藏以為寶丹
研即丹干也既言丹研又言珉玕則丹干之干非珉玕明矣 東海則有紫絃魚鹽焉。然而中國

得而衣食之。

紫貝也絃未詳字書亦無絃字當為蚌郭璞紅賦曰石蚌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蚌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

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蚌居怯反。盧文昭曰注蚌元刻作蚌同今從宋本王引之曰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絃為可衣之物魚鹽為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蚌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審

染練芷之於萊純蠶縞綬之於萊尋亦純蠶也其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法當為裕右傍谷字與去相似(給之誦絃猶卻之誦却也說見榮華篇)葛精曰絃蠶曰給(周南葛覃傳)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有絺

則有給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言以葛
為絺也是東海有給之證紫與給皆可以為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揚注大誤 西海則有皮革文

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

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屬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為文綵也 故澤人足乎

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

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

用。物皆盡其美而

來為人用也 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身服 養謂衣食 夫是之謂大神。

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赫懿行曰釋詁神者治也然則大神
謂大治猶禮運云大當也揚注以變通裁制萬物為言亦即大治之意 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與雲雨大 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

得其統類則 不患於雜也 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 也皆謂得其樞要也 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

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

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 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王念孫曰始終二字泛指治道

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

者禮義之始也。

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

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

言禮義以君子

為本君子以習學為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王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為治之始而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為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為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揚云：君子以積學為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

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

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盧文昭

曰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

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

是之謂大本。

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盧文昭曰：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

故喪祭朝聘師

旅。一也。

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為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盧文昭曰：注之治舊作之。始譌王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

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揚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

貴賤殺生與奪。一也。

於沮勸。使民一。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一也。

於恩義。使人一。

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於職業。使人一。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

生謂滋長。知謂性識。

禽獸有知而無義。

郝懿行曰：釋詁知者匹

也。詩曰：樂子之無知。此草木有生無知之說也。曲禮曰：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此禽獸有知無義之說也。揚注知謂性識。是已。蓋因有性識。然後有匹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

人有氣有生有

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文

昭曰：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

力不若牛。走不

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

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謝本從盧校作曰：以義。盧文昭曰：正文曰：以義。元刻無以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以字。宋

真本同。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亦以曰：義對曰：仁曰：財。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先謙案：元刻是。今依王說改。

和則

一。一則多力。多力則疆。疆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

裁萬物。先謙案裁亦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

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

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

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羣為羣也

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

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為之

任使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鼈鼉魚

鼈鱉鱸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雌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

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沈者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

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

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于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

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王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為滿字之誤也。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備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謬管子霸言篇文武具備今本備謬作備塞

滿天地之間。即承上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

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先謙案詳文義以當為而與上三而字相配反復言之。故曰。一與一是為入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

此也以此為人者則謂之聖人也。先謙案與讀為舉（見下王注）上言以一行萬是上之一也喪祭朝聘師旅諸事皆所以一民是下之一也以上之一舉下之一故曰一舉一富國篇云故曰上一則下一矣義可互證楊晰注未

序官。

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先謙案樂論篇云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則序官是篇名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等語及各篇分段首句類此者疑皆篇名應與下文離折經傳寫雜亂不可考矣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

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俞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以爵為主掌則既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為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為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

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

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

旅甲兵乘白之數。

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

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人也。郝懿行曰乘白似不成文白蓋甸字形近之譌周禮四丘為甸注云甸之言乘詩曰維禹甸之甸即乘也故此言乘甸矣劉台拱曰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以教卒練士擊馭衆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廝與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王引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書武順篇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為卒與周官百人為卒不同）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為伯也（淮南汜論篇曰除伯之卒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昭二十一年左傳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德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者借字耳（史記伍子胥傳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古鐘鼎文多以白為伯）乘乃車乘之乘非四丘為甸之甸或謂白為甸之譌尤非（乘可言數甸不可言數乘甸之數）

脩憲命。

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審詩商。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聲之誤則尤不成語）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

審詩商。

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修憲

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盧文昭曰往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王引之曰商讀為章章商古字通（樂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左篇作弦商）太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爾命察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賚聲相近樂論篇之

兆。占占候也。覆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覆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蒸荆蕪灼之，也。陳卦謂揲著布卦也。主攘擇

五下。謂曰甞曰霽曰蒙曰驛曰剋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僮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曉，男巫也。古

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脩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事故曰僮巫跛，曉胡狄反。周禮婚氏掌除鬻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俞樾曰：採乃

塚字之誤。方言曰：塚，秦晉之閒謂之塚，是也。清者，說文：文：戶部：廁積也。急就篇：屏廁清，謂糞土壤。字亦作圖。玉篇：口部：團，團也。蓋墟墓之閒，清涵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揚注：非

平謹盜賊。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職曰：有相錮者，誅之。平室律。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

之講室，謂廬舍如市樓候館之屬是也。肆，謂肆肆如粟帛牛馬各有行列是。以時順修，使實旅安而

貨財通。王引之曰：賓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為賣字之誤也。說文：賣，行買也。從貝，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賣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

貨財通，誤作貨通。今經傳以商代賣，商行而賈，途廢此賣字，若不誤為實，則後人亦必改為商矣。治市

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也。拊急禁悍。拊當為折，急當為惡，已解

上說見。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

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

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盧文弨曰：自度其功勞，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脫耳。免盡之免，與勉同。漢書

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谷永傳：閱免通樂，皆以免為勉。王念孫曰：免盡當為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遺篇曰：賞免罰偷。今本免，誤作克。辯見君遺。論禮樂，正身行

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

下，振毫末。先謙案：言雖毫末之微，必振而起之，正論。篇云：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此荀子論治之要。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

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

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先謙案與上文知此三具者相應。具具者王霸存亡之具。畢具也。王霸篇云。然後養五

葦之具具也。句義與此同。用萬乘之國者。威疆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

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念孫曰。與讀為舉。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亡不在也。說見經

義述聞穀梁傳。三十一年。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

疆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先謙案。縣天下。言能縣衡天。下為四海持平也。說詳疆國篇。則是國

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盧文弨曰。案渠與遽同。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

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先謙案。方言。黨。知也。楚謂之黨。吾所不欲。即謂脅於暴國也。於是時而後知為吾所不欲。與桀同事而無害

為堯。為時晚矣。功名安危所繫。當在國家閒暇之日也。舉堯桀者。聖君暴君之極也。議兵篇以桀詐堯。天論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正論篇有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並堯桀對舉。是非功名

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俞樾曰。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功名之所就

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郝懿行曰。殷者感也。言全盛之日。孟子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政刑之日也。下殷之日。同

先謙案。釋詁。愉。樂也。愉殷者。當殷盛之時。而愉樂素問風論注。赤者。心色也。赤心者。本心不雜。貳禮記。檀弓。疏。所謂處所下同。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以

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

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郝懿行曰。此云案以下云安。以安案字亦同。荀書多用安案為語。助辭如它書焉。字於字之例。唯案兵之案與按同。按者抑也。止也。縱橫當作從衛古

書皆然。荀書亦必作從衛俗。安改之先謙。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俞樾曰。卒當作倅。國語晉語。戎夏交倅。章注曰。倅。交對也。彼云交倅。此云相倅。義正同。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先謙案。此句與下名聲

句與下名聲

劃天下之美矣。相配為文。動案。然修仁義。仇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俞樾曰。然術上當有之字。劃讀與專同。字案乃語詞上。

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委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為是之日。而名聲。劃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先謙案。下兵動名聲美。皆承上言。

之此云。權者重之上。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無所承。疑有奪文。

是矣。先謙案。夫猶彼也。言如此則彼堯舜所以一天下無以加之。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

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辭越也。盧文昭曰。辭越即屑越。後同。

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

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

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

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郭嵩燾曰。承上文王奪之人言。彼所有之人已為我奪也。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

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

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

者與。謝本從盧校作。孰能王引之曰。孰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又補校云。呂本。孰就正作孰。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安以其國為是者。王。殷

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

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

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用之足也。先謙案。厭然猶安然。說見儒效篇之字衍。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

暴露毀折之中原。盧文昭曰日日元刻作日月下並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

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辭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

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

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做。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

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

焉。日日相親愛也。先謙案莊子人閒世釋文厲疾也重言之曰厲厲頓頓讀曰敦詩頓頓爾雅釋丘作敦丘是其證禮樂記敦樂而無憂注敦厚也重言之曰敦敦頓頓猶敦敦相親厚之意

也。以是待其做。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

貴賤則舉傭士。盧文昭曰句郝懿行曰傭與庸同庸者常也詩云昊天不備韓詩作庸是庸傭通下云則庸寬惠此庸訓用之所以接下之人百

姓者。則庸寬惠。先謙案荀書多以為之為其富國篇以奪之財以奪之食以難其事二字與其連文亦訓為其王霸篇之所與為之者之人以下二之字同如是者則

安存。盧文昭曰僅免於危亡而已立身則輕格。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悅。郝懿行曰格與甚同謂醜惡

也。蠲者明也。謂喜明察而好狐疑也。佞與悅同。謂喜近小人也。脩身篇有佞悅字。則悅與兌同。當訓為悅。謂臨伍容悅也。先謙案悅蓋兌字。後人加人旁耳。說見脩身篇。之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王念孫曰呂本作好取侵奪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

惠。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富國篇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可見荀書自有此語。如是者危殆。立身

則僑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盧文昭曰宋本有一人字衍元刻之無先謙案故亦詐也說見王霸篇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

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
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遠矣。盧文昭曰篇末自具具而
之餘故
不注耳

荀子集解卷六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

同生字內。形體有異。

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先謙案：虞王

本注用下無人字是各本衍。

為人數也。

王念孫曰：無宜而有用，為人為一句，數也為一句，為讀曰字。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為字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

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楊以為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為義，故失之。

人倫竝處，同求而異

道，同欲而異知。

倫類也。竝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

生也。

王念孫曰：生讀為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

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

可者，達其意之謂也。執同而知

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

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為悅。若縱其性情而無

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

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

功名之立，功

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

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縣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齊等也。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

也。

既無縣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

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

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技工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以養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耳。注非而能不能兼技。

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也。人不能兼官。

皆使專一於分

不二事也。謂若鑿典樂稷播種之類也。

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

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為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

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疆脅

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德謂教化使知分義也。如是，則老弱有失

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

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

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已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為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

婚姻。媵內送逆無禮。媵之父為婚媾之父為姻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謂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盧文弼曰：婚說文問也。匹正切。廣韻云：娶也。後人

入詩作平聲。媵媵。訛甚。注作媵。今字。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

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為智皆通。

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臧其餘謂雖有餘不積損而善臧之。盧文弼曰：臧古藏字。正文從古。注以今

文解之。楊氏往往如此。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未有也。字。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

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

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

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未有也。字。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

義聖良之名，而且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

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

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謝本從盧校節作而。盧文弼曰：元刻作無禮節用之王念孫

曰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揚注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呂錢本世德堂本同）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則必有

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也譎讀為譎（音矯）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也也傳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擣揜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謂之擣

也傳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擣揜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謂之擣此無它故指淮南要略覽取擣揜高注云擣取也即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揚注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

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

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盧文弨曰宋本正文弁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禮者貴賤有等解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第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

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蓋反。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上言裕民以政下結云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應為一段舊本

盧說非也今正故天子袞褙衣冕袞古朱字褙與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袞朱袞以朱為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褙衣冕謂上公也周禮

而下如王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裨之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士皮弁服皮弁謂以

為之積猶辟也辟聲其腹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君子用德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

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

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雜用養生送死之類出財也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

出使覆蓋不乏絕也。王念孫曰爾雅曰弁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必時臧餘謂之稱

奄同也弁奄掩揜並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揚訓揜為覆蓋失之

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臧之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徵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

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聚也罕與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

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聚也罕與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

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未有也字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故無分者。人之

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故

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盧文昭曰美為大。安之貴之三之字皆謂人君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

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

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勛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勛勞也。王念孫曰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勛勞美與

惡對厚與薄對佚樂與勛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即涉上文而衍據揚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勛勞則正文本作或佚樂或勛勞明矣羣書治要同非特以為淫泰夸

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為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為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

順從言不違其志也。俞樾曰聲字衍文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為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先謙案此言先王將欲施仁於天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以明其文而通其順若無分割等異則無文不順即仁無所施矣揚注非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

鄭衛者也。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

謂峻宇雕牆之類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璽璽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

璽璽勸勉之貌。言雕琢為文章。又以金玉為質。勉力為奮。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

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先謙案王天下字無義此自屬人君

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

先謙案王天下字無義此自屬人君

言不得更言王天下王當爲一字之誤也。儒效王制王霸君道疆國諸篇屢言一天下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語意正與此同亦作一天下尤其明證。治萬變材萬

物。材與裁同。先謙案非十二子篇效王制富國諸篇並作財萬物材疑當爲財羣書治要作裁王制篇一作裁養萬民兼制天下者。先謙案非十二子

義推之兼利是也。利制形近而譌。王霸篇云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揚注制衍字耳。制利因相似誤衍即其證。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

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

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先謙案羣書治要兩知字並作智誠

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蔽

也。斷丁亂反。盧文昭曰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先謙案宋台州本不缺也。字羣書治要同。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

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

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也。王念孫曰愉讀爲愉。愉上當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愉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揚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

以愉爲歡。愉之愉下文爲之出死斷亡而愉。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揚不知愉爲古愉字。反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愉也。小雅鹿鳴傳作怱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死亡。釋文並音愉。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愉同。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愉。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區然以愉。逸周書愉作愉。經傳中愉字或作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

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先謙案羣書治要亦有也字詩曰我任我輦。我車

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輻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

者。有將車者。有牽犂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盧文昭曰注末宋本作云可歸哉。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搯下故力

者德之役也。力爲德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王念孫曰如揚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

者德之役也。力爲德。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王念孫曰如揚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

案力者功也（論語曰管仲之力也）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感德篇曰能承德法者為有功周官臺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輪篇曰大夫任官辨事官長任事守職土修身功材言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言無為而天下成也先謙案王說辨矣然此功字不訓成王訓功為成則百姓之力訓為百姓之功上文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二力字又豈能訓為功乎今案待之而後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有功為功苟書自有此語王霸篇事至供而功彊國篇不煩而功君道篇君子篇不動而功臣道篇戾然後功下文使而功及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義並與此同 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

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

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

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而猶則也。

見釋詞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

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挾挈伺詐。權謀傾覆以

相顛倒以靡敝之。有讀為又。挾挈其事。挈舉其過。伺候其罪。詐偽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為靡。靡散也。敝盡也。盧文昭曰。案禮記少儀。國家靡敝。釋文亡皮切。正義

亦不靡。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是以臣或弑其

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

以城降人以為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先謙案此明分與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表明也。謂

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擬掠之。譌說文。揀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揀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揀。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揀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揀字俗書作揀。與掩相似。而誤

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擬掠之。譌說文。揀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揀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揀。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揀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揀字俗書作揀。與掩相似。而誤

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擬掠之。譌說文。揀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揀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揀。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揀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揀字俗書作揀。與掩相似。而誤

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刺少殖穀。東絕也少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

民。守時敬授人時進事長功。進其事業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

宰守。俞樾曰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揚注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卽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

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帥帥賈疏曰云因爲帥帥者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帥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爲帥帥卽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

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閻胥卽爲兩司馬比長卽爲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閻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卽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揚注

未變。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是天下之事非由人力也。王念孫曰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揚曲爲之說非若夫

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盧文弼曰此下宋本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王念孫曰昭

昭小也。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取取小明也。淮南繆稱篇昭昭乎小哉。夫不足。非天

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爲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

獲。然後瓜桃李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臘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之也言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

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葷辛菜也疏與蔬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者土相見禮夜待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鄭注葷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臥然後六畜禽獸。一而

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荆往云葷薑及辛菜也。然則葷菜先於百蔬固有說矣。然後六畜禽獸。一而

刺車。刺與專同言。龍鼉魚鼈鱣鱧。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天其生使得成途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

一而

刺車。一獸滿一車。龍鼉魚鼈鱣鱧。以時別。一而成羣。

其生使得成途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

一而

刺車。一獸滿一車。龍鼉魚鼈鱣鱧。以時別。一而成羣。

皆得成羣然後飛鳥鳧雁若烟海。遠望如烟之覆海皆言多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蟻蠅蝻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盧文昭曰往處字誤疑本是蟻字。

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

衣人矣。先謙案宋台州本有衣去聲三字各本無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

計也。先謙案此二句與上文同荀反復申重以明墨之非以文義求之不足上不當有有餘二字此緣上文兩有餘而誤衍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

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

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先謙案不免者言其實如此也。正論篇云然則以湯武為袂則天下未

嘗有說也。直墮之。耳正與此文反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

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者養瘠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願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有功勞者而與之蠶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也大轍郭云轍無潤也義與瘠同轍苦角反。墨

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

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下縣隔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盧文昭曰舊本正文俱作則賞罰

不行賞字。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

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

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先謙案上言賢不肖則此能不能就一人所短長言之。解蔽篇云材官萬物注官謂不失其往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官字義亦同。注似未晰。若

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賞故有斯敝也。天

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為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焚燒然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噴菽飲水惡能

足之乎。噴與噉同惡音烏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先謙案此句文義自在若燒若焦下倒裝文法故先王

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

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

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錙珞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錙與必影同

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嚴刑

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

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施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

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

退也。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

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絕也渾戶本反沓沓如河海。沓讀為滂水多貌也暴暴

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滅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

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大讀為泰優泰也使謂為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謝本從盧校作使有功劉台拱曰使有功當作使而功形近而譌也王

念孫曰宋臣錢襲本並作使而功元刻作使有功盧從元刻非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辭事至佚而功是其證疆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先

謙案劉王謂有當爲而是也改使爲佚非也大而富承上萬物得宜言使而功承上賞行罰威言文義甚明不煩改字正論篇易使則功難使則不功尤爲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勞苦頓萃言墨道如此非佚

字對文也今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琯琯。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

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爲此勞民之事也。先謙案不可二字衍文。上言是盡治者也。此言是又偷偏者也。二語相應。偷偏上不得有不可字。明矣。此緣下文兩不可字而誤重據揚注所見。本已衍不可二字。

字。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謝本從盧校本。徒壞。盧文昭曰。徒壞。元刻作徒壞。先謙案。元刻是徒壞墮落。相配爲文。作徒者。徒之譌耳。今從元刻。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先謙案。言。故古

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暘。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爲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暘傷暑也。或曰。宛當爲奧。篆文宛字與奧字略相似。遂誤耳。奧於六反熱也。

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郝懿行曰。富與福同。古字通用。詩云。何神不富。富即福也。此文不爲富言。故知爲福。上云夏不宛暘。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此正上下俱受其福之意。

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

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

至也。均平均辨明察也。郝懿行曰。辨與偏同。古字通用。苟書辨多同辯。辯宜訓治。揚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辨別爲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爲偏之假借。當訓周偏。而云明察。其失甚矣。王霸當治辨之辨。又與辦同。王念孫曰。辨讀爲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章平秩之爲辨。秩是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忠與信調和均與辨皆同義。揚以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先謙案。王說是。故君國長

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

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已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累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爲悅。王念孫曰。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俞樾曰。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爲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揚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到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螺汚邪。對文。則蟹螺

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教

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教

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教

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教

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教

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教

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教

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教

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教

爲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教

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

勸。屬也者謂鎔於事業也。屬之欲反屬或為厲。王念孫曰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要作勤勵。勵即厲之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厲與屬字相似而誤。韓子有度篇厲官威民。誦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也。今本厲字並誤作屬。揚曲為之說非。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為險。險謂微幸免。

尚賢使能以次之。先謙案晉語韋注次行列也。次之謂使之就列。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曰申。時其事。輕

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澗同。至之貌也。先謙案說文潢積水池。詩武夫洗盥。澗論絲役。篤引作武。潢然水大。夫潢潢是潢。即洗借字。說文洗水涌光也。水大則涌而有光。故以為此。

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為善者也。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可。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

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一則下一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一二作壹貳。辟

之若少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為譬。少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

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

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

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王念孫曰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也。本

作取天下者也。保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場同。端首也。見賢遍反。其候微支繆。候斥候。微巡也。

支條支分線繞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人故用苛察之政也。郭嵩焘曰候繳支條多疑而

言委曲巡警也。煩苦竟關之政察析利而苛細知此之爲亂可與言治矣先謙案郭說是楊注淺陋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露謂無城郭

民貧力不足故露也。盧文弨曰露元刻作賂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罷而城郭露並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賂又

作露說見管子振罷露下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

其信者不慤是閭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慤所親信者不慤也主閭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孰精孰簡易急於貪利者也。俞樾曰俗當爲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

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

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其禮義節奏也芒軻慢桎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味也或讀爲荒言不習孰也韋柔也亦怠

惰之義優與慢同桎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

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

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

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

嚴也言不敢慢易也。盧文弨曰案爾雅釋言倭倭也郭云倭倭戰慄釋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郝懿行曰倭倭雙聲倭倭敬慎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曰倭倭恐懼貌也然則倭倭亦雙聲

字義皆可通釋言倭倭也釋文引埤蒼云倭倭也然倭蓋倭之或體字倭倭又皆假借字耳經典此類古無正文

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爲假借斯不惑矣楊注望文生訓以倭爲倭陵則謬矣先謙案王氏念孫云陵嚴密

也說見致土篇節奏下注解爲禮之節文是也樂論篇云此物以飾節合奏以成文郝氏繫行云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樂記節奏合以成文禮義節奏亦同此義

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

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

躁暴急之人也。王引之曰躁讀為劉。劉謂狡猾也。方言曰劉儉也。秦晉之間。

曰儉楚謂之劉。劉與躁古字通。商子懇令儉曰。蠢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候。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奸與儵相反。悍與愿相反。躁與愿相反。是躁為狡猾之義。非暴急之義也。 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徵驗言其。驗先見也。 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

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上。帥同。 上好利則國貧。

民不得安業也。謝本從盧校作上好攻取功。盧文昭曰。元刻無功取二字。王念孫曰。案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功取二字。王念孫曰。案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功取二字。 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 士大夫

衆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芾。盧文昭曰。元刻作亦弗古通用。 工商衆則國貧。農桑者少。 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為限。量則物。 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足。君孰不足。 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筭倉廩者。

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筭。量也。掘地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筭。匹教反。 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

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敘。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 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薄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 潢然

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先謙案此文上下對舉。下上下下俱富。亦以上下對文。則下字上不應有。天字天當為夫字之誤也。荀書夫俱訓彼此。篇迭見。 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

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貫下言之。故云彼下後。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貫下言之。故云彼下後。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貫下言之。故云彼下後。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貫下言之。故云彼下後。

人習見天下以下為誤。而改之。而於文義未詳審也。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

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郝懿行曰。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藏。古藏字也。先謙案上文兩言無所藏之。揚注以言多之極也。得荀子文意。此文兼言上不憂不足。故云交無所藏之意。 與上同注云上下不相隱非也。

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

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郝懿行曰。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顧千里曰。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揚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

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郝懿行曰。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顧千里曰。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揚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

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郝懿行曰。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顧千里曰。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揚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

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蹶傾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弁之其末。顧千里曰末下疑脫缺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

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

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王念孫曰持載也中庸曰辟如地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見下先謙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爲至貪甚明無煩贅文貪疑爲貧此言觀國之貧富有徵伐本竭源覆亡立見故雖倉廩實府庫滿而謂之至貪也貪貪形近而誤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

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

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爲名。則案以爲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爲于僞反。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爲也行下孟反仇隆高。

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爲于僞反。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仇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王念孫曰案楊說仇字之義非是仇者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子夏傳曰亢極也。王肅曰窮高曰亢。窮亦極也。宣三年左傳可以亢寵。杜注曰亢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仇字異而義同。桓九年穀梁傳仇諸侯之禮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仇釋文並云仇本又作亢。論語陳亢文作陳仇。史記貨殖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漢書抗作亢。仇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仇致期皆極也。仇隆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

也。王霸篇同。王制篇曰致隆高。綦文理皆其證矣。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爲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紉

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紉條也。謂編麻爲之。繩之屨也。或讀爲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

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爲

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祇成惡名故不攻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先謙案備用猶械用說見王制篇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

可。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聲而動也。王念孫曰揚讀保固視可為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而衍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邊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變也俞樾曰王氏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讀然疆國篇亦有視可句聞之文舊說恐未可改先謙案見可而進文義自明俞說是也午其

軍取其將若撥變。午讀為在遇也周禮邊人職云朝事之邊其實變鄭云變變麥今河間以此變種種音豐。盧文弨曰此本鄭康成周禮邊人往彼種字作種此注宋本元刻俱作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耳赫懿行曰午者逆也彼來而此逆之取其將若撥變者熬麥曰變見邊人往熬乾煎也今謂之燭蓋麥乾煎則質輕脆故撥去之甚易荀義當然邊人往又云今河間以北煮種（直龍反）麥賣之名曰蓬蓬當音蓬今江南人蒸稷米曝乾燭之呼米蓬與鄭義合知逢古音如蓬也蓬謂蓬蓬然張起此後鄭義與先鄭異

揚注既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并莫引後鄭又改其曰逢者為變且云據鄭之說燧麥之牙葉也二鄭皆無此義楊氏不知而妄測之皆郵書燕說耳俞樾曰古義每存乎聲燧既音豐即可讀為豐尚書顧命篇敷坐豐席枚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離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為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麥旁作燧乃古文段借字楊泥本字為說故失之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俞樾曰藥當讀為藥說文广部藥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為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耳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

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為仇敵為干僞反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曰順脩小事大弱事彊之義守持此道以

順大國也。郝懿行曰慎即謹也謂謹持此義注每讀慎為順今亦不能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

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稅。赫懿行曰雅者正也後人雅俗相儷則謂爛雅史記司馬相如雅容爛雅是也苟書雅字多對鄙野而言此云雅文即文雅耳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

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王引之曰忿之當作為忿（為于僞反）上文云則為名者不攻也則為利者不攻也之而誤（既言誰能忿之則不得又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為不攻也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為不攻也。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為不攻也。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為不攻也。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為不攻也。則國安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為不攻也。則國安

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日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

而治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

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逾。

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此謂以地路強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獸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疆垂以賂之也。盧文昭曰：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為一分，十二分為一銖。訂之則當為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揚云：十黍之重為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為錙，又用禮記儒行鄭注與說文六銖異。王引之曰：八兩為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錙，割國之錙。錙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銖。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壁而無錙錙之璽。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銖。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慎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銖，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錙六則銖，二銖則錙。又以十二銖為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為正。訓鄭揚皆以八兩為錙失之。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

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訕要撓臚。君

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逢蒙古之善射者。訕與屈同。要讀為腰。撓曲也。臚曲脚中古。撓反。盧當為盧。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覩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臚，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盧文昭曰：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逢蒙目視語君盧句，疑有訛。

荀子集解 卷六 富國篇第十

一二九

字供頤。曰：逢疑作蓬，下當脫髮字。郝懿行曰：逢蒙，疊韻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恒取其聲。王念孫曰：逢蒙視微視也。淮南本作籠蒙，目目即視也。今本術視字辨見修務篇。又賈子勸學篇有風蜚視。今本諷作蜚蜚視。風逢聲相近，蜚蒙聲相近。淮南謂之籠蒙，皆微視之貌。劉台拱曰：君盧屋妾，君疑作若，言詘要燒腦。若盧屋之妾也。漢書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盧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為盧，因呼為盧兒。先謙案：逢蒙視，王說是詘要燒腦。楊說，是君盧屋妾，劉說是。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人，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

之。但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讀為敏。說文：繁字本作緜，從系，每聲，而敏字亦從每。聲敏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辭：天間繁鳥萃棘，廣雅作驚鳥。曹憲音敏是其例也。巧敏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詘要燒腦，若盧屋妾，即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王念孫曰：呂本

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楊注失之。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錢本。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如是一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王念孫曰：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火炙麥，赫也。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先謙案：宋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鬪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集解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天下用之利者無遺於國制術字耳。

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

執之最利者也。

得道

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先謙案兩也字羣書治要並作矣。

有之不如無之。

有國不如無國。

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

暴謂窮極之時。盧文昭

曰正文及其暴也上元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

齊潛宋獻是也。

潛與閔同齊潛王為焯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潛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諡故與

此不

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

釋詁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注增文以釋之義轉迂曲。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

主之所謹擇也。

所宜謹慎擇之。

仁人之所務白也。

白明。

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

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也。盧文昭曰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

下。仁者不為也。操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

操讀為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落然如石之固也。盧

文昭曰正文操元刻從木注作操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操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落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操

明矣郝懿行曰操本作操此蓋為借礫字礫者小石也楊注操讀為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墜

响之貌故云落落然如石之因此說得之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亦礫礫耳

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

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盧文昭曰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

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

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

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

則舉義志也。

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郝懿行曰。極與極。並同。極。極。皆敏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

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為亟也。此極。然猶云亟亟。然耳。王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以下。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之。猶其也。見下及釋詞。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職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揚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如是。則

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

綦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劉台拱曰。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一。基明。揚注。綦亦當為基。案綦亦

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

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錘之地。誠義

乎志意。加義乎身行。

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

箸之言語。以義箸於言語。謂

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

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先謙案注。以義謝本作以善。

據宋台州本正。

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

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

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閒隙。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襲

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竝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揚以襲為相掩襲。未確。

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

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

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箸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部之消字。易豐其部。虞注。部。蔽也。易

略例。大開謂之部。先部而後發。其光愈大。其聲愈遠。故曰部發。

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

齊當為濟。以一國皆取。白。湯武。

湯以亳。武王以鄘。皆百里之地也。

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

王也。

非有它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

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郝懿行曰。奏。訓進也。此奏。疑與。康同。康。會聚也。揚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為。康。廣雅。雅。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康。奏古字通。周官。合方氏及爾雅。釋獸。釋文。竝云。奏本或作

據商子算地篇名利之所奏亦與倭同）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然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肯柯盟之比也。臣下

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觀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而三

日之糧不降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放魯衛不途滅之為已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

城固敵國畏之國一基明與國信之。基亦當為基也。郭嵩燾曰基當為期之借字所期約明白無欺。雖在僻陋之

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讓曰霸又如字為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為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

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能備

行王道以略信之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安耗費。脩戰備。齟齬

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齟齬相迎也齟然上下相向之貌齟土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

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其疆能危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

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

之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先謙案羣書治要齊作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

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

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王念孫曰下文言啜啜然常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亦當有啜啜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

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諫循見雜志第四。正其所以。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

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如是則敵國輕之。

不得人心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

故輕之也。

也。辭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辭公使然故同言之也 故用疆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

非以一天下也。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縣縣不絕貌引讀為鞅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辭公不修德政但使說

容引軸馳騫於它國以權詐為務也。故疆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辭公不修德政但使說

魏共攻秦至。北足以敗燕。盧文昭曰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中足以舉宋。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

函谷軍焉。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擧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疆威

之時雖破敵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擧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後

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為龜鏡也 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二者

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盧文昭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

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竝有。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為措。謝本

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謝本

從盧校作錯之險。王念孫曰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藏則不

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刪之字。虞王本亦無

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涂藏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導達之。藏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王念孫曰道之行也。故下文云塗藏則塞。下文

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竝與。危塞則亡。所以為之。奪孫曰道之字。元刻作王案此注有脫誤。似當云所以不善為擇 彼國錯

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非土。然後為安。一曰脩封疆立城郭之謂也。郭嵩燾曰周禮講封 何法

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 故道

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

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荅辭也道皆與導同。王引之曰故當爲日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

云云是荅辭下文兩設問荅之辭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先謙案則亦王則亦霸則亦亡下羣書治要並有矣字 二者明主之所以

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寧之也 故國者重任也

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 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

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

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宜王於故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昭曰案故田墨子作圃田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即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聞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竝改正郝懿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憚疑憚字之形譌毛詩檀車憚憚傳云憚憚貌與此義合微正對新而言此言國與世俱新雖或憚憚微壞而非變也但改玉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有厭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荀義當說王古玉字也厭焉合一之貌先謙案郝說是 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

玉行步也。盧文昭曰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易訛王念孫曰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 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

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明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

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嚴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曰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先謙案厭焉猶安然也說見儒效篇羣書治要固作國是也一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安然 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

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爲政 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 曰以夫千歲之

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也 故與積禮義之君

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

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

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獨也。君不可獨治也 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

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疆。若燕昭樂毅也。身不

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

州侯右夏綦之而亡。宋獻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

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

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

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先謙故曰。

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貂。則小巨分

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

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

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術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

盧校作正。錯之。盧文弼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術

既。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為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既。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郝懿行曰。將將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

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徧。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為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為禮則禮

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揚注。斷上二句為逸詩。則語意不融。實先謙案。成相篇。讒口將將。王念孫引

周頌。執競傳。將將集也。此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為為禮也。盧文弼曰。正文王念孫引

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致所引有。

之字是宋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揚注不以爲逸詩詩攷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先謙案顧說是言人君國危始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

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盧文昭曰正文由字從宋本與猶同俞樾曰

恬當作姤字之誤也爾雅釋言颯姤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姤然也是姤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篇有颯面目毛傳曰颯姤也鄭箋曰姤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姤無耳目猶言姤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姤因誤姤爲恬揚注即訓爲安然失之矣。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

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先謙案虞王本注甚作其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

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疆固之道也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

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辨分別事。郝懿行曰辨古辦字辦謂備具也下云莫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

辨爲辦揚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竝非。苟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昭曰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綦之

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

國者。先謙案羣書治要緩作忘無者字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

中。得於治國之閻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王念孫曰呂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竝作荒盧從呂本案逸周書諡法篇曰好樂

怠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盪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盪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閻君下羣書治要有者字

以上文明君者例之此亦當有。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

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

哉。

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

在如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台拱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

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王念孫曰。一日與貫日相對。為文則曰非目之謂也。君道篇作一日而曲辨之。今本日譌作內。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辨。鄭大夫讀為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

為辨。鄭司農讀為別。諸子辨其等。燕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辨並作別。樂記別宜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響以立辨。樂書辨並作別。又樂統同禮辨異。荀子樂論

篇辨作別。則列為別之謂也。王逸注。繹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先謙案。注一曰。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正。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

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

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

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

句不對。下文功。豈天下名配舜禹是其證。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謂本從盧校。作人主者。王念孫曰。錢本人作之。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

呂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垂衣裳不下簞席

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

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

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

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怨也。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盧文昭曰。虞王合校。本作天下。謂天子一國。謂諸侯也。必自為之

上之任。勢使然也。日而實反。

然後可。則勞苦耗額莫甚焉。耗謂精神竭。額謂精神竭。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

臧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擄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執業權執事業也。盧文昭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王念孫曰：勢者位也。說見儒效篇。勢在本朝，以是縣天下。

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懸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先諫案揚解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疆國篇。為之者，役

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

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諫案施用也。官施之者，官之用之也。臣道篇爪牙之士施與此義。同揚訓施為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義。非也。官義具富國解。蔽二篇揚以官為建百官亦誤。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赫懿行曰：自此至禮法之大分也。共十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

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揆方而

議。揆，領也。議，其所總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揆方而議之也。則天子共已而已。共讀為恭。或讀為拱。垂拱而已也。先諫案羣書治要而

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已而止矣。證之此亦當作共已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字。虞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

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

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慮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

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

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赫懿行曰：此言有人斯有土也。壹當為一。謂齊一也。此文上作壹人，下作一人。參差錯出，由寫書者誤分之。故百

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

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

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

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竭盡也

爵服官職專業是天下之人執盡於此矣。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

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執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蠡門者善服射者也。

蠡門即蠡蒙學射於羿羿蠡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蠡音逢。盧文昭曰案史龜策傳亦作蠡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為鼙鼓逢逢之逢門與蒙一

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逢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逢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蠡門它書或作逢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蠡門漢藝文志作逢門逢即蠡字之省古讀蠡蓬同音故逢蒙之逢亦讀如蓬廣韻蓬紐有蜂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者屈服也服之本義事也用也屈服是其引伸之義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造父

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服

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

若羿蠡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

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盧文昭曰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疆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推秦楚朝秦

楚亦每以秦楚為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其用知甚簡。用元刻以下脫得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

慮至少也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

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

不樂也哉。欲是之主。竝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也。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彼或蓄積而得之者。此句法同。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

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

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為曠。誠能實能也。王念孫曰。偏當為倫。義相通。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為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竝云。不卹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

而安隨其後。王念孫曰。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羣書治要後下有矣字。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還復。王念孫曰。還至即至也。還起即起也。僕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揚訓還為復失之。功壹

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盧文昭曰。元刻無焉字。嗚呼。君人者亦可

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突衢塗曰。此夫過舉顛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

突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塗岐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牛步曰顛。跌差也。言此岐路第過舉牛步則知差而哭

况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郝懿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未形。缺而謫末者無也。言無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台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顧千里曰。覺疑當讀為較。音校。孟子音義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較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文之類。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塗過舉第半步而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揚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義相近。言以不知為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為蠶。玉篇引聲類曰。蠶。讀也。廣雅釋詁同。蠶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岐路第過舉顛步。而其蠶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蠶誤為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衢塗過舉顛步。即覺其跌。至千里。喻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屬

為句。諸說皆未當。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

甚於衢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甚於衢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章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

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

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王念孫曰尋

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

前謂兩者並行下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先謙案上一下一與上上偏下偏相對為文

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法

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

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盧文昭曰甲兵宋本作用兵今故湯以

亳。武王以鄗。鄗與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而不可得

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也。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為厚字之誤也。《隸書

厚序相似傳寫易誤說見墨子非攻篇》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會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簞曰桀

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彊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

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

下之人。百姓有無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本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

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

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皆內

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禮而得

民也盧文昭曰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為言可見王念孫曰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

同則以為衍文明矣據揚注言同用愛民之禮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

止矣先謙案以上文證之當為共已各本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

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竝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

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證反郝懿行曰荀書多言貫日貫者穿也日以為事如聯絡貫穿此日也俞樾曰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段字為詳

又誤字為平耳揚注非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

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蓋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狹王念孫曰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為周字之誤也周挾即周狹君道篇曰先王

審禮以方皇周狹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揚彼注曰挾讀為狹而也言於

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為狹則揚本正作周挾明矣尺寸尋丈莫

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

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則其官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先謙案大君子君子之尤著者猶聖人

之前崇稱之曰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仲尼篇兩云彼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即指仲尼尤其明禮稱數義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郝懿行曰隆政下作隆正

益知此往之非蓋由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

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

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謝本

依盧校也上有者字王念孫曰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刪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

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狼反

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而為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

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曰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讓為霸齊桓公閨門之

內縣樂奢泰游抗之脩。縣饒也泰與沃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脩也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

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在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

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

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

字有讀為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

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

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

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

開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

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謝本從盧校作以禮化其上。王念孫曰。元刻無禮字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為礼。後人因改為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為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主道治近不治遠。

人主之道如此。

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

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

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

一又務正百。

當丁浪反。

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

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猶不及也。

今依王說從元刻增過字。

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

明。

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

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

主好要則百事詳。

主好詳則百事荒。

力不及故荒也。

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

觀其盛者也。

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感讀為成。觀其成功也。

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

列置於列

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者。其得失也要一堯反。

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

脩飾使各當分。

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

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

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

故

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索求也。休息也。

用國者。

盧文弨曰。用各本。周宋本元刻並作用。

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

者榮。二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

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先謙案虞王本循作修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

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

次之。賞當為尚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橫然兼覆之。養長

之。如保赤子。橫與倪同大水貌也。先謙案橫然解在富國篇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

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

王念孫曰。秦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

庸寬惠又云。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讎兵簞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疆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一人百姓猶言衆百姓。王霸篇曰。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

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墜禮義而好貪利矣。語意略與此同。彼言衆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皆其語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衆也。謂下之衆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衆百姓也。師象傳曰。師衆也。爾雅曰。師下也。郭注曰。謂人衆是。人與衆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牟傳曰。其

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衆誓曰。人無諱。鄭注曰。人謂軍之士。衆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衆。皆其證也。

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字。刺耳。郝懿行曰。按富國篇作出死斷亡而愉。此作不愉。故揚云不

字。刺但攷古書。水旁心旁。易爲滑。譌故地理志。慎陽乃旗陽也。準是而言不愉或不愉之形。譌亦未可定。愉者變也。其義自通。先謙案。揚赫二說並非也。愉讀爲偷。說具富國篇羣書治要作偷。道德誠

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陵。獨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

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

貧隘。使民則綦勞苦。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是故百姓賤之如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蓋當爲佞病人也。

禮記曰君欲舉能而委若新序作賤之如虺豕。郝懿行曰按僞當作虺與鬼相類注引新序（今本無）作賤之如虺豕豕字衍耳揚云僞當為能似不如依新序作虺為長能形近僞能形略亦相近 日欲

司聞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司聞伺其閑隙投擲也 一作投錯之 藉踐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

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 為得也卒干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

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 王念孫曰下 適字涉上適字而衍據揚注云審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

則無下適字明矣羣 書治要無下適字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尙民而威。尙上也使小人在 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邱 甲田

賦之類也。俞樾曰按非所論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杏何 是傷國之大災也。休解註曰黨所也所論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為之名也

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厭足也 一占反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盧文 昭曰案循正本卷前作

脩正似脩字是郝懿行曰案啖者噉啖也啖啖欲食之貌上云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循脩 古字通也王引之曰啖啖猶欲欲也說文欲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之有揚云

啖啖并吞之貌則讀讀為啖食之啖矣先謙案王氏雜志云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今本脫 然字據上文補據此王所見本正作政苟書正政通用也（本作政）啖啖下應有然字王說是啖啖為欲食貌

義自可通不必如 王說讀啖為欲 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 決任事於外

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

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王念孫曰故亦詐也晉語多為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 易其志臣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偽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

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 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偽詐故皆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

好詐故篇分詐 故為二義失之 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 隆禮

義為成俗。謝本盧校從無於字王念孫曰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為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先朝王說今依呂錢本增

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而必將曲辨。

辦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郝懿行曰按辨古辯字先謙案虞王本作辯下同

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

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

節忠義制職分。盧文昭曰敬節元刻作貴節王引之曰敬當作敬。教與務古字通。說文教疆也爾雅務疆也教與敬字相似而誤。

務節謂以節操為務也。曲禮曰士死制務節與死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

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

秩祿也其制取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幾

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

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

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政董道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

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

工將時斲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桀矣。

時斲伐即

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佻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桀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盧文昭曰案所引晏子見雜上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又云注當云佻與窳同案爾雅云窳肆也。古書窳字皆訓寬肆不當作佻。俞樾曰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論

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桀矣。

縣鄙將輕田野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但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然而當為然後。王念孫曰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為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

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

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通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

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商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賈誤作寶，辨見王制篇。

百工忠信而不桀，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

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集解卷八

。盧文弨曰此
卷各本皆無注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

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

類不能自行。

。先謙案類例也荀書多法類並舉說詳大略篇

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

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

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

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

。先謙案執位也說見儒效篇

急得其人。則身佚而

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

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

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誣詐之人。乘是

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

。郝懿行曰探籌刻竹為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掣籤投鉤未知其審古有藏籩今有帖圖疑皆非是慎子曰投鉤以分

財投策以分馬

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懸者。所以為平也。上好

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噴也。

。盧文弨曰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園

出粟十五枚一勝大粟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聚即準聚噴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曠京房作噴太元續初一側黃純于鑿化在噴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郝懿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為長聚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

即乾也所以平斗斛者敦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

於民。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鄙字盧文昭曰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案元刻有鄙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有鄙字

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噴亦相反噴者齊也說文噴齊也噴與噴通又說文齧齒相值也釋名曰噴噴也齊眉噴然也又曰柵噴也以木作之上平噴然也又曰冊噴也致使齧齧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噴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噴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

刻加鄙字又訓噴為情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鄙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刪鄙字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

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

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

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

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

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

之矣。盧文昭曰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故藉斂忘志費事業忘志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

兵又不待陵而勁。先謙案陵謂厲兵刃也敵國不待服而誅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

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謝本從盧校檢作猷王念孫曰呂錢本猷作猶又見讓兵篇先謙案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讓兵徐方既來此

之謂也

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

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

而不懈。郝懿行曰待字誤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事爲侍又爲請問爲人父曰寬惠待耳懈宜依韓詩外傳作解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

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郝懿行曰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請問爲人兄。曰慈愛

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盧文弨曰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元刻作不悖

致臨而有辨。郝懿行曰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譌字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

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

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郝懿行曰方

讀爲旁古字通用旁傳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偏也荀書狹多作挾先謙案此挾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

不聳。盧文弨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登以韋東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疎之難登讀方言登供戰栗也之登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會子立事篇盧說皆失之

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本從盧校態作應盧文弨曰變應宋本作變態郝懿行曰

變應韓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爲變態而不知其謬也竝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普也偏也說見周易述聞竝受其福下言偏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爲變

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

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盧文

飾元刻作修勑案飾與勑勑古皆通用勑音齋然漢已來亦即作勑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君子脩飾其身而不詭於義也淮南主術篇注詭遠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縞衣其應變故

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

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

而不懈。盧文弨曰待俗聞本作侍先謙案依上郝說待上亦當爲事上其使下也。均偏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

有類。

盧文昭曰元刻作緣類而有義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

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

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地理萬變而不疑。

元刻作理萬

物變而不疑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為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地理萬變而不疑

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

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

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盧文昭曰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王念

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呂錢本並有民者水也句）既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

孟也二句於義為長（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二並引作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

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為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

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

不可得也。

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之字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

當有之字今依元刻刪

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

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

王念孫曰元

刻滅上無不字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說見釋詞）

危削滅亡之情。

無危削滅亡即不危削滅亡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亡是其證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不字

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文昭曰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王念孫曰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

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作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狂蓋狂之誤（臣道篇亦云迷亂狂生）俞樾曰狂即里之段字說文土部里草木安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狂本從圭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揚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狂義韓詩外傳作狂生狂亦圭之段字

狂生者不胥時而落。盧文弨曰胥頌也先謙案謝本從註毗劉暴樂也大雅桑柔採其劉傳劉燦燦而希也箋及已採采之時則葉燦燦而疏樂燦同字荀書作樂與雅訓合宋藪呂本影鈔本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盧失校今正餘詳攷證 故主人主

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

莫若求其人。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

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先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俗並言之蓋二者恆相因也今本美俗

諫案羣書治要作美國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

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

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

。王念孫曰案三子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

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體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于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

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

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

獨字而衍 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

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孫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

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

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

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介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為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為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

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

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

者也。善班治人者也。

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虞注。古文班或為辨。辨治同義。說詳不苟篇。

善顯設人者也。

俞樾曰。設者大也。考工記。桃

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為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設顯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

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訓用。故設亦通訓為用矣。施義詳臣道篇。

善藩飾人者也。

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

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

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

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

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

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

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

諸侯一相。大夫擅官。

先謙案。說文。擅。專也。言得專其官事。

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

也。論德而定次。

先謙案。論當為。識說見儒效篇。

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

宜。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

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珮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

至於庶人也。莫不聘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

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

備。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大宰。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譌衍成字。遂倒備珍為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是所衍也。盧文弨曰。衍俗開本作術。先謙案賦篇暴人術矣。揚注術饒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饒為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衍

姓同。聖王財衍以明辨異。盧文弨曰。財衍。元刻作則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

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

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

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

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先謙案言至道。至於大形之時。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先謙案知方皆知

所纂論公察。則民不疑。先謙案爾雅釋詁。纂。繼也。纂論。謂使人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察。審思論不亂。賞克罰偷

則民不怠。王念孫曰。克當為免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儉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昂增脩禮部韻略。引此。尚作免。谷永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

傳閱。免遁樂竝。以免為勉。竝。略。此尚作免。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

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材以驗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即官能之義。莫不治理。則公道達

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

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先謙案

固者不移易之謂。易繫下傳。往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

。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

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錄書曼字或作暴與祭字略相似故慢誤為探

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

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

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

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服之從心。

。盧文弨曰四服宋本作四支

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

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

。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脩身

。篇云莫徑由禮義與此同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

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

人主有六患。

。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使脩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為一患故

臆改為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為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

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

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

。先謙案羣書治要奸作新下同

雖欲成功。

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

者之孽也。

。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衆人之淫奸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論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

相為災害也昭十年左傳蓋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

公正之士。衆人之淫也。

。先謙案玉篇淫廣也循乎道之人。奸邪之

賊也。盧文昭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循道之人與奸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俗要無俞櫛曰循字乃脩之誤元刻是也脩道與奸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行邪對是其證今使行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

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諫案疆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森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之以階級耳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

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

觀其能無流惰也。盧文昭曰流惰疑即流淫元刻作陷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訛邪哉。先諫案廣雅釋詁誦焉可枉屈乎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

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

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王念孫曰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雖聖

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昭曰善馭下俗閒本有及字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宋呂錢

本竝如是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閒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譚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俞櫛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期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

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選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縣貴爵

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

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

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

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

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

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是無它故莫不

失之是也先謙案是謂用人不公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

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先謙案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楊注本當為大與此正同彼不能而主使之

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先謙案誣能自以為能大略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

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

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郝懿行曰按個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個作趙州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譌或假借字耳俞樾曰按州人當從韓

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而釣於涓涓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

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

墮矣盧文昭曰鬪當作鬪與鬪同韓詩外傳作鬪郝懿行曰按鬪當依韓詩外傳四作鬪說文鬪無齒也蓋篆文鬪與鬪形近而譌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

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

是子而用之。

。盧文昭曰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

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

。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

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儒效篇一期而白揚注白誤伯）此兼制天下。立七十

篇揚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

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

。先謙案呂覽圖道篇高注隱私也

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

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

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

。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弛易

猶言弛慢齒不正曰齟齬差參差不齊

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其

狹也。人主之守司。如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其危也。

。王念孫曰呂錢本其下

有中字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齟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脫中字

今依王說從宋本增

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

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

。盧文昭曰嚮與向同

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

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

。盧文昭曰惠宋本作憲古通用先謙案便嬖猶近習也荀書用便嬖不作邪佞解

其端誠足使定物。然

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

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

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為基籛禮土喪禮組基繫于踵鄭注曰基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屨

書揚雄傳屨檣槍以為基外威傳思君令屨基基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為喻 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

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盧文弨曰填即鎮字元刻作鎮 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

親也。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 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

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王念孫曰秩當為私字之誤也還讀為

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惑其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

環主圖私為務是也又齊風還簫子之還今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人見下）說文人字解引作自營為人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

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 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俞樾曰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

傳薄之河杜注並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逼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

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

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盧文弨曰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 愿慤拘錄。盧文弨曰榮辱篇作鞠錄注謂鞠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

勛錄 義長計數纖齋。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盧文弨曰元刻脩飭作脩飾 尊法

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飾 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

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尙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先謙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先謙案道此道由此道也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疆國篇併已之私欲楊注併讀曰屏屏棄也與此同而親自貫日而治諄。一內而曲辨之。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讓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昭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荀子集解卷九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先謙案論者倫之借字說見儒效篇下同

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

者。解並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

音悅或作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

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王念孫曰

揚說甚任環讀為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皆是也營訓為惑故或謂之營惑漢

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獻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猶營繞之為環繞營衛之為環衛餘見前不還秩下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

還主黨與施是也。揚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不還秩上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

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昭曰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

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盧文昭曰刑元刻作形注同今

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為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為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

先謙案宋台州本影作景。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蒼忽反推類接譽。

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

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隨之謂也。俞樾曰揚往未得接譽之義接其聲譽豈途足應無方乎譽當讀為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嘗引作豫梁惠王嘗一辭一豫昭二年注引

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雷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慮慮患謂之豫即此文接譽之義先諫察揚僉說皆非譽即與字說見備效篇 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疆

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嬖變詐

之人深欲戒之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

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擊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聘乎雲夢之中不知禮侯方受令乎秦王填壘塞之內而投已乎壘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

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皆變態佞嬖之臣儀或作稜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

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趙

太后盧文昭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竝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良傳補正趙

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

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齊之孟嘗

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

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

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

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

國之吉凶人君賢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

不肖君謂之篡不肖君之榮辱不肖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

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肖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君有過

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

則去。謂之諫。。盧文昭曰父兄宋本作父子兄弟今從元刻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

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為智。 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擣君。。彊其亮切。擣與矯同。屈也。盧文昭曰。擣宋本作擣。卷內同。先謙案

羣書治要作矯。 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 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

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怒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拂。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

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盧文昭曰。注或讀為拂。舊本拂作佛。詭案說文。佛違也。今改正。 故諫爭輔拂之

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所尊所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

惑君以為己賊也。。盧文昭曰。主惑二字疑衍。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

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 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

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盧文昭曰。於趙於魏。下俗本並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 傳曰。從道

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先謙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 諫爭輔

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也。先謙案。以上下文例之。或說較長。 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

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俞樾曰。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揚訓。施為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廷

矣。 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界垂。 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

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威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先謙案。威成也。說見榮辱篇。揚注非。 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

功。滅掩段也。 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諂諛則途成闕

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致顯諫闕匡救之也撓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撓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顯諫闕匡救之也撓謂屈其

盧文弼曰拂讀為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諫王引之曰撓分補與削為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撓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奢制割實胥無奢削縫隔朋奢納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

割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舊注以削為割削諛與撓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蓋古者謂縫為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迫脅於亂

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王念孫曰違讀為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

諱辟也（辟與避同）繻衣注曰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篇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與違同）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

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 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郝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為成俗言彼習非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為足句兼取韻 此之謂也。逸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盧文弼曰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

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 忠信而不諛。諫

爭而不諂。撓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撓彊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撓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 是案曰

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亂至流而雖柔

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舉

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曉之也揚注不詞。而能化易時闕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為開傳寫誤耳

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揚注不詞。而能化易時闕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為開傳寫誤耳

內與闕同言既以冲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郝懿

行曰關閉也夫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也。關宮

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衰盜等有所關

說於景帝侯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

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下文曰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為開 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

事暴君之難 故重明之也 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 若食餒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餒人之欲食或曰餒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

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郝懿行曰樸馬未調也赤子難曉也餒人毋速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逆過其邪施之機閉庶令回心易嚮日還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此指

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之事也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 懼則思改過 因其憂也而辨其故 辨其致憂之端則還善也。王念孫曰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為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

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苟本作變莊子造逶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 欣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 因其怒

也而除其怨 怨惡之人因君 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即化易君性也 書曰從命而不拂 微諫而不倦 為上則明 為下則遜 此之謂也。書伊訓也 盧文昭曰案此逸書也 郝懿行曰此逸書楊以為伊訓異文非是

事人而不順者 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 疾言急慢也 疾而不順者 不敬者也 敬而不

順者 不忠者也 忠而不順者 無功者也 有功而不順者 無德者也 故無德

之為道也 傷疾墮功滅苦 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 盧文昭曰故無德元刻作故德郝懿行曰疾者

速也 苦者勞也 言事人之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

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勤敏之士或構凶釁不能善處功名之際者

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

當為善字之誤也（隸書苦字作苦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即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

文言之先諫案 郝王二說並通

有大忠者 有次忠者 有下忠者 有國賊者 以德復君而化之 大忠也。復報也

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愆也 俞樾曰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 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

公不足當也。揚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為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女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乎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覆

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郝懿行曰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亦於義為長楊注非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

名故為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

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

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榮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先謙案觸龍篇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則說苑諛也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盧文昭

曰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謀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

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

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

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句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

危殆也箋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止高注曰人皆

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

曰莫知其它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苟子集解 卷九 臣道篇第十三 一六九

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

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統綱紀也言以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先謙案注

以各本作已據禮義以為文。用為文節。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端而言，黷而動。

宋台州本改正。而一可以為法則。黷與勸學篇蟪同端微言也。黷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正文及注作黷是蟪之誤字說文黷臂字矣據注引勸學篇及音義知楊所見本尚作蟪不作黷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

之篤言不僭盜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

而無鬪怒。王念孫曰：樂利當為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因和字講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疑利字屬謹慎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慎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達矣。先謙案二說並通。是以百

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雍塞故通之。然而終歸於順也。權險之平。權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禍亂之從

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二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聞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

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奮遠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

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

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真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功參天地，澤被生

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先謙案君本通也。而和而無經。經常也。但曲顯其情以為順善。

曲顯其情以為順善。

郝懿行曰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用此士謂事其事也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為出字之誤也（錄書出字或省作士故諸書中出字或誤作士說見大略篤敬出下）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丁浪反）猶實也言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為事又訓事為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先謙案王說是 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

姦愆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愆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竝起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俞樾曰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為不詞盡當讀為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為盡是其禮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費又作噓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為進然則以盡為進猶以進為噓矣爾雅釋詁蓋進也蓋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愆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為上而不知盡之為進於古人段借之義未盡得也 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盧文弨曰下似當別為一條先謙案盧說是

今從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

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

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決能以禮決治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盧文弨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訛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

白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訛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曰聞乃後人所改辨見王制顧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 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

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郝懿行曰險當為儉儉與之懼懼皆是王念孫曰險乃儉借字（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多禮而儉貌逸周書儉作險襄二十九年左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為儉）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山林茂正相反 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士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士不守無

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士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

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王念孫曰。揚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總要相對為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為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廣雅同。臯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為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允。猶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既相對為文。言允。猶之水既道。雲夢之士始乂也。堉見經義述聞。君子也者。道法之揔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

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盧文昭曰。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

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神夸妄誕作偽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郝懿行曰。按逐魂四句一韻。文如鐵鉞而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夸奢誕謾所謂逐物意移心動神。疲者也。先謙案郝說是今別為一條。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盧文昭曰。此句有誤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賢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臣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賢。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快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治要引書多節刪而不增字。其引此文。誠上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夫言用賢者口也。

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

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郝懿行曰。耀。俗耀字。耀者照也。耀蟬者。火必明而後蟬投焉。蟬以陽明為趨也。照蟬者。火必闇而後蟬去焉。

也。故明主求賢如耀蟬。闇主蒐怨如照蟬。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今人之禮記有蠲范是也。

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

多容廣納也

然後

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

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王念孫曰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楊以隆為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難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王霸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為是為隆正。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揚以隆為崇高亦失之。然後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

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總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

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

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寬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揚說陵為侵陵。寬與此同。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陵亦峻也。峻亦高峻防踰越也。生民以田畜言欲其寬

鏡不陟隘也。節奏陵而文教禮讓也。生民寬而安樂太平也。王念孫曰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萬章篇作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也。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矣。

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

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豫。

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

艾而信，可以為師。

五十曰艾。六十曰耆。

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

誦謂誦經說，謂解說守其所學。先謙案不陵不犯，謂謹守師說者。下知微而論。論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

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若以為非夫子之言是也。

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因反。赫鬱行曰

論與倫古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

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而回。

回流旋也。水深不濇峻，則多旋流也。樹落

則糞本。

謂木葉落糞其根也。謝本從盧校作水深，則回樹落糞本。盧文弼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赫鬱行曰回流旋也。糞壅根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本本之意，俞樾曰：樹落下

皆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妯史記樂布傳：與楚則鑿破，與

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俞說是。今從宋本。

弟子通利則思師。

思其厚於己也。

詩曰：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

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盧文弼曰：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買，諒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集解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

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聞鳴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擊不可以為臣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論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昭曰案揚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僕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往甚明往更羸楚策作更羸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往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

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若順大歲反孤虛之類也。先謙案反各本譌及據宋台州本改正

下得地利。

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

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

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

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

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王念孫曰元刻無善字（宋龔本同）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曰豈必待附民哉正

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衍羣書治要亦無善字

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乘執所

行者變詐也。

奇計。盧文昭曰所行新序三作所上

善用兵者。感忽悠闊。莫知其所從出。

感忽悠闊皆謂倏忽之閒也

忽恍忽也悠闊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能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而立累世之功也。盧文昭曰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

累世之功也。盧文昭曰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

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怒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郝懿行曰案感讀如撼據越古今字也感忽搖疾之意悠闊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兔之喻也 孫吳用

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 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

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 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

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亶露也亶讀為袒露也

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郝懿行曰路亶新序作落單蓋離落單轉之意楊注非王念孫曰路單猶肅也

也上不恤民則民皆羸德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

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辨見管子五輔篇管子五輔篇云匡貧蹙振

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微篇云好罷露百姓臣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路路露路並通是路為羸德也爾雅云羸

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毛傳云瘁病也病亦謂羸德也緇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瘁作亶瘁亶並通秦策士

民路病於內高注云路羸也路病與路亶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

亶或言路單或言落單其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王引之曰滑當為渙說

卦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為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

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為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與之譌渙與古字

通文選琴賦注引蒼頡篇云與散也 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

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燭也新序作以指撓沸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王念孫曰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 故仁人上下

相愛之意 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

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擊頭目

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先謙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 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

遠人自為其耳目 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為博博衆也而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卒伍行列。言動皆有備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

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

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續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文弨曰：延新序作疑。韓詩外傳三作延居。

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延之延東西曰延。嬰今摺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摺之者皆斷也。兌讀為銳。謂直摺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圍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郝懿行曰：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荀書皆然。古字通也。延新序作疑。誤字或段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居。銳居與下圍居為儷。其義甚明。俞樾曰：楊訓兌為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為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圍居而方止。此自以圍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圍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逾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據以說荀子。誤矣。

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圍居方止。謂不動。時方止。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盧文弨曰：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作圍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動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即方居。變文以麗句耳。先諱案。郝說方止非也。說

上案角鹿埤墮種東籠而退耳。

然埤墮丁果反。墮種遺失。貌如墮之種物。然或曰鹿埤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陳澧同沾。墮貌如衣服之沾。然新序作墮種而退。無鹿埤字。盧文弨曰：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穉。丁果切。楊意埤墮讀為穉。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音墮。埤謂之露。續廣韻。墮墮露。埤也。故埤墮。陳澧沾墮。舊誤作陳墮。今改正。沾亦穉之誤字也。劉台拱曰：鹿埤上角字。涉上而誤。衍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埤墮種東籠。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顧氏炎武（見日知錄廿七）引舊唐書。寶軌傳我墮種車。不足給公。北史李穆傳。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埤龍鍾。陳澧似皆失之。新序止有墮種。無鹿埤。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

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

如畏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

跡。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盧文弨曰：豈。又新序作豈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

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

詐。不可得。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俞

明之言。威也。淮南子說林篇曰：日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威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威。威。然則明之訓。威。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威矣。

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

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俞

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先謙案盧大氏也說見王制篇。詩曰。武王載發。有虔

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傷也發讀為旆度敬遏止也。傷建旆與之威無能止之也。郝懿行曰發揚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載坡然則坡發蓋皆旆之同音。段借字耳。韓詩外傳引亦作旆。孝成王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王念孫曰道術也。楊以道為論說教令失之。先謙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途道王者諸侯疆弱

存亡之效。安危之執。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末事也。楊注誤。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

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印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長養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印。盧文弼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印。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衍足字。先謙案盧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下可用則強。下不可

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僨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

士者弱。士賢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謝本從盧校作不齊者弱。王念孫曰。案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是也。宋龔本同。上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字亦當兩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增民字。賞重者強。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強。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當罪使

民可畏則強。不當罪則人侮。優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攻當為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盧文弼曰。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

即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庚。楛，陰惡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也。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人以勇力擊

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八日。繼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虜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贖免當亦起於戰國之季。言苟得首者有罪當贖。僅納鎰金以得首為重。取決一夫之勇也。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也。毳讀為

日。屠可以且夕得甘脆以養親也。先謙案：晉語其下偷以幸。章注：偷苟且也。偷可用謂苟且用之。猶為可也。楊注：非。事大敵堅，則換焉離耳。易說卦曰：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憑依也。無日言傾則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盧。是亡國

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貨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盧文弨曰：正文其去宋今從元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

之甲。如傳曰：上一身一脾，一腰一膝，一凡三屬也。依於氣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盧文弨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此本作服矢五十个。服矢即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軋服先。鄭師農云：服讀為負。故漢書作負

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偷櫛曰皆字，實不可無。服者，籒之段字。說文：竹部，籒，弩矢箠也。經傳通以服為之。詩：采芣芣象，弭魚服。魚服，語齊語。服無矢皆

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感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服，則疑五十个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承負服矢五十个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先謙案：俞說是。冠鞬帶劍。

鞬與胃同。漢書作胃帶劍。顏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俞樾曰：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日中者，自且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

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粟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虞。中丁仲反。復方目反。

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粟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虞。中丁仲反。復方目反。

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粟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虞。中丁仲反。復方目反。

盧文昭曰注不征衆衆字誤疑作稅先謙案試之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之如此上所謂以度取之

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

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

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

既多則稅寡危

秦人其生民也陋。其使民也酷烈。

生民所生之民陋。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

罰則人皆致死也。盧文昭曰陋。陋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郝懿行曰。陋。陋猶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蕭云生民則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陋。陋謂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陋。亦非。地險。王念孫曰。楊注。召刑。法志注。而

諫劫之以執。謂以威劫劫迫之使出戰。

隱之以陋。謂隱蔽以險。陋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隱。蔽其民於隱中。郭嵩燾曰。秦遠交近攻。侵伐無虛日。未嘗以險。陋自隱也。劫之以執。承上酷烈言。隱之以陋。承上狹隘言。其民本無生計。又甚迫蹙之。使亟驚於戰。以邀賞也。下文。陋而用之。正申此義。

也。劫之以執。承上酷烈言。隱之以陋。承上狹隘言。其民本無生計。又甚迫蹙之。使亟驚於戰。以邀賞也。下文。陋而用之。正申此義。

丑之以慶賞。丑與扭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爲常。扭

女九。鱧之以刑罰。鱧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鱧我亦勝我。音秋。或作隨。七反。六反。盧文昭曰。鱧亦音鱧。見疆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

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顧千里曰。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爲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

本同。蓋。隄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隄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言爲戰而立功者衆也。皆誤。先謙案。隄而用之。疆國篇所云。如牆。厭雷。擊下文。除隄。其下。獲其功

用義。與此同。揚。謂守險。隄非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鄰里之五家也。是最爲衆。疆

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之有根本。不徵一時之利。故能衆。驗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氏之武卒。

之。苟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之物投石。焦。讀爲推。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之物投石。焦。讀爲推。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之物投石。焦。讀爲推。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之物投石。焦。讀爲推。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之物投石。焦。讀爲推。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之物投石。焦。讀爲推。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之物投石。焦。讀爲推。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之物投石。焦。讀爲推。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竝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竝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之物投石。焦。讀爲推。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昭近。募選。陸。執

許尙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云云則此有遇之者二句專謂傷武之仁義無敵揚注誤

兼是數國者皆于賞蹈利之兵也。備庭

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千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

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繯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于廉切。俞樾曰揚云近當為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揚注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先謙案漸詐欺也說詳不苟篇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也說詳不苟篇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

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譬墮毀也錐許唯反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獷悍者皆化也而來臣役也。王念孫曰拱挹指麾虛依富國篇改挹為揖案揖與本皆作挹呂本挹作揖盧因改為揖誤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拱揖今依王說改正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王念孫曰治讀為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疆未足以殆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疆殆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疆殆中國殆治古字通（疆國篇疆殆中國揚注殆或為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天下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治諸侯即殆諸侯）揚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

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翕敘也代翕代張代存代亡

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

亡若言代強代弱也。先諒案宋台州本注若作猶

之莊驕。秦之衛缺。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驕者楚

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驕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秦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蟻未

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盧文昭曰。相君元刻作相若。注

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謙案相君猶言相長也。廣雅。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改。於和齊人心也。齊桓晉文楚莊

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挈持也。挈猶言持。據也。可讀為。齊桓晉文楚莊

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然而未有

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修若湯武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傷武王而桓文霸齊。魏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先謙案言用人不疑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先謙案當理而行。故無過慮。必先事故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

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故無功也。盧文昭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問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說。今悉

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一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揚盧說非。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

處舍收臧。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臧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矣。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則

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

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

疑。道言也行也。王念孫曰。道當訓為行。疑。道言也行也。王念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先謙案無以所欲而

唯視其能否。無私好惡。苟書多以欲惡代好惡。無急勝而亡志。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

戰而輕敵。凡慮事欲執。而用財欲泰。執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

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

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

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

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

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誠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乃止。

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曠。無曠言不敢須臾不敬也。曠與曠同。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

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

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

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

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力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力之。令不進而進。

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獵同。踐也。

服者不禽。格者不殺。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

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為賊之扞敵也。以

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得之而走者。蘇讀為倮。倮向也。謂相向格鬪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

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

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盧文昭曰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先謙案服民當作民服此誤倒耳當封而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

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

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故不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

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不濫軍。先謙案濫不畱衆。不久畱暴師不越時。古者行役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

上。欲其至也。東征西臨武君曰善。

陳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陳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仁者愛

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

也。非謂愛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

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

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

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于滄州皆

未詳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

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

全稱王故以文 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王念孫曰慕武為兩王也。

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為德。以與服極為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
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往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

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陳奐曰。案玩上文語意。其下尙有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為義。王念孫曰。此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

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執。隱之以隱。臣之以慶。賞醜之以刑。罰之比。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

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彼以不便人為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

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

軍。將率未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謝本從盧校。軍作君。盧文

通盧不當。隱改。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認作認。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惹之惹。總懼貌也。

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轆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脩。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

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

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素已脩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

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辨別也。總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先論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義。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王公

由之。所以得天下也。。盧文弨曰元刻得作一史。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不由。所以隕社稷也。。先謙案史記隕作捐。故

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

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絞革犀兕以爲甲。韜

如金石。。韜。堅貌。以較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韜古俗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兕二戟輕罪入蘭盾韜革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王念孫曰楊本作韜如金石與

史記不同。然韜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韜防扞也。今本扞譌作汗。據玉篇廣韻。尹注管子小匡篇曰韜革重革當心。韜之可以禦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禹謨本改爲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俞樾曰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韜爲堅。貌即引史記爲證。然韜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韜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象其一見鼓部爲警。篆之古文警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鏗鎗闔韜李善注曰鏗鎗鐘聲也。闔韜鼓聲也。此文韜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韜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較革犀兕

以爲甲。則亦革所爲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不得並爲一談也。宛鉅鐵鉦。慘如

蓬蘽。。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鉦與鐵同。矛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閒謂之鐵。言宛地出鐵。蘽。此剛鐵爲矛。慘如蓬蘽。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鐵音音。盧文弨曰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鐵。無自關而西謂之矛。七字先謙案史記作宛之鉅鐵施鐵如蓬蘽。索隱云鐵謂矛刃及矢鏃也。史鉦爲施慘爲鐵。故索隱以施屬下讀。望文解之例。以上下文韜如金石卒如飄風。則荀子本書文義較長。輕

利。倮。倮。卒如飄風。。言楚人之矯捷也。倮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爲嫖姚之嫖。嫖驍勇也。倮與倮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危亡

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盧文弨曰垂沙史記作垂涉。王念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院。說見唐韻正。垂沙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並作兵殆。莊躄起。楚分而爲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於垂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則作垂沙者是。莊躄起。楚分而爲三四。莊躄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躄爲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躄初爲盜。後爲楚將。先謙案史記引三四作四。參參與三同。索隱誤以參

字下。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

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繞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

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

者非其道故也。紂劍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

。盧文弨曰：炮烙之刑，古書亦作炮格之刑。格讀如皮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王念孫曰：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多用段說，故盧本

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膺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有禮論篇持虎殺戮無時。臣下懷然莫必

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但據所見之書略舉一二焉。其命。懷然，悚栗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

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

敵國不待試而誅。試用也。誅，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辦。郝懿行曰：古無辨字。荀書多以辨為辦。此注音義兩得之。溝池不掛。掛，古

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字曰：無伐樹木，無銷墳墓，銷亦音掘。或曰：掛當作拍，篆文拍字與掛字相近。途誤耳。盧文弨曰：案甘聲之掛不當為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拍是也。正論篇大古葬葬故不拍亂，今厚

葬飾棺故拍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拍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拍之，皆作拍字。知此掛字誤。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

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先謙案：說文固四塞也。周禮：掌固。注：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篇固塞與機變對文，上與隘阻對文。疆國篇：固塞險形，執便固塞與形執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篇云：其塞固者不同。楊注

未了。機變二字平列。注云：器械變動亦未安。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王念孫曰：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衍。明道而分鈞之。盧文弨曰：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王念孫曰：均與鈞通，亦當依史記外傳乙轉。時使

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胡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王念孫曰：誅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為待。王制篇曰：以不審至者待之以刑，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今本躬行作邪，民辯見宥坐。

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

郵，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先謙案：史記郵作尤，威流作威行如流。

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

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于羽山刑二人謂施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蘇行曰刑殺皆未聞楊注謬蘇死於殛所非堯殺之殛古書本作極。

非殺也上云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此等皆不必強解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舉使人畏之。王念孫

曰諸書無訓厲為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王制篇曰威嚴猛厲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宥坐篇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揚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

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不足以

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

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隄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隄謂迫蹙皆秦劫之以

執詐除隄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語詞也說見前天下之人百姓下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字義不相屬揚以除為驅逐非也除當為險俗書之誤也俗書險字作除形與除相似險與隄同義馮衍顯

志賦悲時俗之險隄是也或作險監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揚注隄或為險當作除或為險今作隄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隄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隄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大寇則至

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盧文

曰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

耳下反制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先謙案焉猶然也上文云滑然有離德又云渙焉離耳渙霍滑三字一聲之轉故賞慶刑罰

執詐之為道者備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

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

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

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擊。若被不

祥。敦厚也。毒害也。擊謂祿論篇同。又云或曰敦讀為頓。頓困頓也。皆非也。說文：敦，德也。廣雅：敦，惡也。康誥：罔不

敦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敬法言：重黎篇：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注：傲，惡也。敬，傲也。並與敦同本。篇：敦，惡也。與毒擊對文。禮論篇之：敦，惡也。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為厚。亦不得讀為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憎所疾也。諄，郭音之。闕反。宋

魯凡相惡謂之諄。憎諄與敦亦聲之轉。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

將以為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慙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

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王念孫曰：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顛倒。說見管子形勢篇。循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侯曰：循

順。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大射儀：順左右。限。今文順為循。莊子：天下篇已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

作順。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

自脩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

樂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生之也。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之謂。臣

道篇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持殺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給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

亦養也。今本持誤作侍。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樂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

侯伯畜持養吾意。亦皆以持養對文。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盧文昭曰：雕雕。儉

昭昭也。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

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慮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皆從化也。而順。盧文昭曰：比上有脫文。下云為之化而愿為之化而公知此

孫曰：狂氏中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未當是為之化而順。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見丙申校本。盧用狂說而小變其文。俞樾曰：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論

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焉因順而講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先謙案化而二字衍此文本所作存者神所爲者順文義甚明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二語妄於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緣下文三化而句例復於化下加而字本文遂不可通矣

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也

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爲僻先謙案旁辟猶便辟旁便雙聲字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

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

案廣雅矜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糾收並從斗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爲收繩楚辭九章注曰糾辰也繚謂繚辰也鄉飲酒禮注曰繚猶紛也孟子告子篇注曰紛辰也矜糾收繚皆急辰之意故與調和相反暴悍勇力與愿相反旁辟曲私與公相反矜糾收繚與調相反揚說皆失之

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極一也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謝本從盧校作王猷允塞徐方其來盧文弼曰詩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先刻君道篇亦作猷字王念孫曰案謀猷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爲猷若字猷爲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宋錢本作猶徐方既來呂錢本並如是與今詩同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揚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盧云注脫亦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凡兼人者有二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

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徐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徐治其道徐也因其民

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先謙案襲亦因也揚云襲取其處非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

施令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俞讀爲愈下同非貴

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爲我執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

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

荀子集解 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

一九一

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窳之粟以食之。地藏曰窳。掌窳主倉粟之官。窳匹孝反。王引

之曰掌當為稟。稟古康字也。榮辱篇有困窳。揚彼注云。圖曰。困方曰康。彼言困窳。猶此言稟窳。稟窳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窳之粟以食之。若云發掌窳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準。與稟略相似。故諸書稟字。尤譌為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碁三年。然

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碁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王引之曰。碁者。周也。謂已周三年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迂曲。荀子書多用碁字作窮極之義。此碁字蓋亦碁字之誤。已碁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碁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譌。正論篇期異味注曰。期當為碁得之矣。先謙案。俞說是。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

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弁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齊能弁宋而不能

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弁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方數百里。

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

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臣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盧文昭曰。注蕩凝作殆。故能弁之而不能凝。則必奪。

不能弁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弁之矣。得之則凝。兼弁

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弁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薄與亳同。瀋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

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

者之事畢矣。

荀子集解 卷十

論兵篇第十五

一九三

荀子集解卷十一

疆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郝懿行曰刑與型同范與範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揚注非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

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

繩。剝脫謂刮去其生剝脫之。砥厲之。則劍盤孟。劍牛馬。忽然耳。劍割也音戾劍盤孟劍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

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盤孟皆銅器猶劍鐘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盧文昭曰劍宋本作劍元刻作劍皆訛今改正彼國者。亦疆國之

剖刑已。如疆國之初開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人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

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

度也。先謙案節奏包法度在內不能訓節奏為有法度說見富國篇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

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盧文昭曰正文及往亡字

上元刻竝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

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

利人之心見於外也。郝懿行曰形韓詩外傳六作刑刑者法也愛人利人皆有法不為私恩小惠注云形見非是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

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

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

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垂。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綸。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弼曰。蔡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鮑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論之。宣王郊迎。人聞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反西當為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

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已之功也。

舍屬一三子而治其地。

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先謙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

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

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徙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眾也。

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

是時合戰用力而敵退。則眾威比已上。公孫子美曰。眾威比已上。公孫子美

子發之辭也。已下荀卿之辭也。

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

夫尚

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言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

善善惡惡之應也。

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體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

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

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

享獻也。謂受其獻也。

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

是以為

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

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

獨辭是使興功

之臣墮廢其志受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

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即損卑下無以光榮也。盧文弨曰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

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曰宋錢佃本卷末云盧本有七字宋呂夏卿本

有疑揚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

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

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

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達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

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宜有之矣。宜讀為擅本亦或作擅或曰宜誠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然

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毆謂駕馭之也或作謹歌此勝人之執讓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

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

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

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執先謙案以字疑衍則女

主亂之官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大燕餽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餽也藉也如贖贖於後莊

子風謂蛇曰：「願我必勝。」勁魏鈎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鈎，謂如鈎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

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俞樾曰：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

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乃二國之謀，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

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謀也。先謙案：言一國作謀，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誤。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二國

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俞樾曰：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二。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二，二與三字混疑。三譌二，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竝存四三兩字。揚氏不能是

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論兵篇云：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躡，起楚分而為三。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參三同也。勸學篇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羣書治要作三省是參三同字之證。

據此荀子本書必有作四三三四四三總謂國之分裂不為定數。此文亦言齊必斷而為四三與論兵篇楚分而為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為一句。揚

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為何

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兩者孰足為也。勝人

而言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揚云問以為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

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也。世謂

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之所在也。王念孫曰：案揚注本作執位，圖籍之所在也。禮運

謂天下之圖籍也。故此注亦曰執位，圖籍之所在也。今本位作謂，圖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揚以籍為圖籍，非也。

籍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又曰：文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圖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

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竝與此同。盧云：執籍謂執力憑籍也。亦非。見正論篇。先謙案：王室為天下所宗，故云宗室。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鳥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它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

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

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

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

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

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韋囊也管子按 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為也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

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為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並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

文不 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殞頸也。殞當為劓。王念孫曰案說文劓或作殞呂氏春秋

高義篇石楮殞頭乎王庭殞頭即劓也。殞劓皆從勿聲故殞又讀為劓史記循吏傳石奢（即石楮）自殞而死索隱殞音亡粉反（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及班馬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殞為劓而刪去其音矣）是殞字

兼有殞劓二讀無 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煩改殞為劓也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文昭曰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

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先謙案盧王本作介人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疆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盧文昭曰此所引新序

今本脫郝懿行曰疆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為秦發也。威疆乎

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認認然。魏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軌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疆乎湯武。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處當有曰字而今脫之 湯武

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說音悅。俞樾曰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 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

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殺拔我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途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

字謂自屏遠也 視可司閒。案欲劓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劓亦斬也。盧或曰讀為避。文昭曰元刻伐也下有司音伺閒隙

也六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弁行劓劓起屨（正義弁愈也）是劓劓為起屨之貌然則劓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儀書買誼傳劓手以衡仇人之匈義與此同（顏注劓非也亦

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秦能使讐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四歸於秦城十五年與

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先諫案言秦之役楚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代則字

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

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盧文弼曰羨音夷先諫案沙羨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

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者乃與齊為界也在

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盧文弼曰慮音盧先諫案地理志作隆慮避後漢廢帝諱改林慮故城即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以山氏

縣即臨慮矣。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轉寫

為圍或作韋律。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境律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地圍聲相近疑同地居委反。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

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負

西海而固常山。負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是地偏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

國。秦之疆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先諫案治是殆之誤字說見藏兵篇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

合而軋已也。盧文弼曰宋本無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盧文弼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王念孫曰案此任氏中

說也。任直移此句於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俞樾曰案上文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為文是於湯武言威疆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任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

是地偏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歸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偏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

舉一耳。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

全謂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

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

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譏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

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築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王念孫曰揚前說是也後說皆非。

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盧文弨曰案杜注無南字。

孫卿子曰

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

謂多良材及

天材之利多。

所出物

是形勝也。

形地形

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

入境。

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

流邪淫也汗獨也

不流汗言肅雅也

服不挑。

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盧文弨曰案周語卻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

甚畏有司而順。

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

及至也至縣邑之解署

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

古之吏也。

桀音苦僭惡也或曰讀為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

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

之士大夫也。

倜然高遠貌

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畱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

也。其閒朝退也古莫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

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

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

雖然則有

其譏矣。

譏懼。盧文弨曰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譏也

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

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

縣音懸謂聯繫。先謙案揚訓縣為聯繫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苟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王霸篇云禮之

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為重解蔽

管子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術焉是以聚異不得相蔽皆縣術連言王制篇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一四海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效籍者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上能為天下持平如縣術然荀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謂縣術天下揚訓縣為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秦倚曲臺之宮縣術天下正用荀書縣天下義 是何也則

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 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 凡人好敖慢

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也

懿行曰敦讀如堆敦比者敦道比近叢集於前也注似未了先謙案敦比治也義具榮辱篇

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 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

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微漏然後補

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 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 僅存之國

危而後戚之憂 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

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 王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箸以其所託不失時也 俞樾

以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其善明箸以其所託不失時也 日記 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日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

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王念孫曰玩揚注則正文不可勝下 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記

當有數字俞樾曰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 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

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 詩曰德輪如毛民絳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輪輕也

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 夫義者所以限禁人

之為惡與茲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茲之心矣。此茲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

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

節即謂服禁也。俞樾曰節猶適也。屈氏春秋重已。應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

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為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非是。

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其得

節則上安而下調也。

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

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

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

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

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郝懿行曰糞者塗之假借。緣變作拚。少儀曰墀席前曰拚。經典俱通。作糞王念孫曰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闕入此句中。也。據楊注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瞻曠二字。即其證。楊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

不見流矢。

扞蔽也。扞蔽於胸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王念孫曰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扞文類曰扞突也。突亦拔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或作校。亦可注。又云或作枝。則非古無枝戟之名。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冒殊。來之拔鄭注拔疾也。釋文拔王本作校。然則此注拔或作校亦可注。又云或作枝。則非古無枝戟之名。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痛也。養與療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它事也。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俞樾曰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即天道有常揚注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為增出矣。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愛堯而惡桀也。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

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則

天不能禍。貳即倍也。王念孫曰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似說見管子形勢篇。循順也。貳當為真亦字之誤也。凡經傳中真字多誤作貳說見管子勢篇。真與成同。管子正篇

如四時之不貢。史記宋世家二衍貢竝以貢為成字。本作成。又作兌。說見管子勢篇。又作應。作匿。說見後。匿則大

惑下。成。差也。言所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以貢為成字。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

本循作脩。實作貳。則非其旨矣。揚不知貳為真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途釋之曰貳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

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成。足正揚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為真。真

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成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貸之則喪是其證。貸見上注

。揚云貳謂不一。亦失之。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成貳亦當為真。言差成則生疑。惑也。真則疑

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惑也。匿與隱成。通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為韻。時為為韻。匿惑為韻。此以枝知

為韻。傾精為韻。真惑為韻。成真隱匿竝通。故真匿竝與惑為韻。貳則非韻矣。真從七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

聲於古音屬脂部。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

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也。劉台拱曰渴字衍。飢當作饑。此承上文而言。疆本節用。故

水旱不能使之餓。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祲怪不能使之凶。王念孫曰案羣書治要無渴字

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

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俞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并

字之誤。並即今逆字。說文干部並不順也。彘部逆迎也。是逆為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並也。養略而動並。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祲怪未至而凶。王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

而得。夫是之謂天職。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閒乎

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

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

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

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

謂能參。

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

列星隨

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

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

萬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

之謂神。

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天功二字下文凡三見

唯聖人為不求知

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

焉。夫是之謂天情。

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

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王念孫曰揚以

耳目鼻口形能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為用也古字能與耐通（說詳唐韻正）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庸

態也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作能（徐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易林无妄之賁

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字也（多態謂姪巧）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口鼻與形體並列彼言形體

猶此言形能。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為形體之君也財非其

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

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

順其

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

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

立已上竝論天所置立之事已下
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
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

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萬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修政

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導達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修政則可以任

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

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

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

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俞樾曰。禮記緇衣篇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

可述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即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即承上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而言揚訓志為記識非。所志於地者。已其見

宜之可以息者矣。宜可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

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

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為

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揚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為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麻。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赫鏡行曰。堯典厥象日月星辰。此瑞麻。厥即麻

象也。象謂璿璣玉衡神其器故言璣。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

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明吉凶，由人如天王之能尊大岐山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

匈匈也，輟行。匈匈，詭譎之聲，與諂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下孟反。盧文昭曰：三輟字上俗闕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先謙案小入下羣書治要之字，以上文例之，有之字是也。文選答客難用此文亦有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

道言也。君子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今。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荀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俞樾曰：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今何恤人之言，今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台拱曰：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若節遇節之亦當訓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揚注：並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若

夫心意脩。王念孫曰：心意當為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志意脩，則驕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

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俞樾曰：敬當為苟。說文：苟，部。苟，自急敎也。經典通作亟。爾雅：詰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愈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苟字因誤為敬耳。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君

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已而不小人錯其在己者

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微倖而不求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

以日退。一也。皆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俞樾曰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

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

文社從木。作社。社鳴實即其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

也。假設問答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

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見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通反。郝懿行曰。黨宜訓明。出方言。注不謂朋黨也。韓詩外傳二黨作畫。於義為長

往望文生訓耳。王念孫曰。揚說甚迂。且訓黨為類。於古無據。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為所

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為不詞。余謂黨古儻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

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維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

可以微幸。黨並與儻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畫。見畫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先謙案羣書治

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上聞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

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

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桔耕傷稼。耘耨

失歲。政險失民。桔耕謂蠹惡不精也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穰也政險威虛也歲與穰同。盧文昭曰耘

難通。郝懿行曰。耘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桔。耘傷歲。與上句相體是也。此蓋轉寫之譌。不成文義。王念孫曰。盧說

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祇。政令不

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

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王念孫曰案內外無別二句爲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爲一類父子上不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字韓

詩外傳亦無。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先謙案羣書治要三謂人祗下並有也字下無安國下有矣字棄而不治下有也字祗是生於亂。

二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祗也錯置也置此三祗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曰錯交錯也。說文作遣云逡遣也。言此三祗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揚讀錯爲措置者措失之

說甚爾。其蓄甚慘。爾近也三人祗之說比星隄木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

祗。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十一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盧文昭曰宋本此段在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上文禮義不脩之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祗此是祗由人與故曰祗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於下文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之上。揚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注可怪也二句云此二句承六畜作祗之下。且刪去揚注而各本及盧本從之謬矣。今錄呂本原文於左。星隄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

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闕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隄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祗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

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蕪稼惡。糴糶費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祗。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勉力不時則牛馬相

生。六畜作祗。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祗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邦。其說甚爾。其蓄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不可畏也。常作亦可畏也。蓋星隄木鳴乃天地之變陰陽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祗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祗也。其說甚邇

其蓄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祗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矣。揚不知不爲亦之誤。故欲顛倒其文耳。外傳曰星隄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

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畫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闕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斯最可畏也。曰何謂人祗。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

失民。田穡稼惡。糶糴費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

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祗。是生於亂。察此文與荀子略同。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在是謂人祗。之上是牛馬相生

二句。乃人妖也。然則荀子原文本作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可怪也。而不可畏也。盧文昭曰宋

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謂人祗。明矣。本有注云此二

可怪也。而不可畏也。本有注云此二

甸承六畜作祓之下蓋緣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共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以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

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嗟而不舍也郝懿行曰切嗟言務學也韓詩外傳二云夫子之門內切嗟以孝與此義合壁古作嗟今作磋

零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零而雨也零求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零則得雨此何尋也對以與不零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

巫國大旱則率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零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

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為為文而百姓以為為神以為文則

吉以為為神則凶也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徑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

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

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為睹說文睹且明也從日者聲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

多見睹少見睹故睹誤為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今本且睹作且睹誤與此同

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

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

道也先謙案盡字無義衍文也疆國篇四語與此同無盡字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

王念孫曰物畜而制之制當為裁思裁為韻頌用為韻待使為韻多化為韻思裁二字於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

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為韻也又案揚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

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楨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思物而物之。孰與

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

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為道之條貫也。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賢

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貫之大體未

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為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郝懿行曰。逸詩云。九變賞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詐。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

則不可為。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揚

曲為之說。非也。匿與隱同。逸周書大戒篇。克禁姪謀。聚匪乃雅。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竝以匿為隱。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隱。漢書五行志。胡月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隱作匿。隱差也。洪範

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引此忒作隱。而釋之曰。民用僭差。仄壹董仲舒。用電對曰。無有差隱。言大惑生於差隱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讀為隱。隱邪也。言文章邪。隱而多采飾也。靡風柏舟傳曰。隱邪也。漢書嚴安傳。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傳曰。采飾也。

明則陷。表標準也。陷。陷也。俞樾曰。水行當作行。水行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明。外內異

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陷之患乃去也。郝懿行曰。外內皆謂禮也。禮有內心有

外。心竹箭有筠。禮之外心也。松栢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外。心竹箭有筠。禮之外心也。松栢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外。心竹箭有筠。禮之外心也。松栢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外。心竹箭有筠。禮之外心也。松栢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外。心竹箭有筠。禮之外心也。松栢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爲

知道無知也。以偏爲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是以其無

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

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訕而不見信也。信讓爲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

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鉞音形又胡

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盧文昭曰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

兩爲字開之不可謂衍文。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訕而無

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訕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矣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

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集解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

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

也。先謙案楊注此一篇至辨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篇第十八下。傳鈔者誤入正文。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

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先謙案周語儀之。

於民章注儀律也。文選東京賦儀姬伯之謂陽薛注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

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

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

上不尊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先謙案有當為胥字之誤也。據注。

云是不相須也。則正文非相有。明甚。詩桑扈。胥須。古今字。孟子萬章篇趙注。胥須也。是胥須字義。竝同。故正文云無以相胥。注即以是不相須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誤。

若是則與無上

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洽辨矣。

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郝懿。

行曰辨與辨同。非辨別之辨。

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洽辨則易一。

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

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

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下同。郝懿行曰。玄與眩同。往後說是。

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幽隱也。險難側。

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郝懿行曰。漸讀為漸。漸與漸。古音同。字通。漸者深也。漸詐者謂幽深而險詐也。先謙案漸亦詐也。說見不苟篇。

上偏曲則下比周

矣。疑玄則難一。

疑或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

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知其難。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

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

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

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

故下安則

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懸繫也音懸。先謙案注弱不任事各本任誤在據宋台州本。正縣天下謂持天下之衡說詳彊國篇。揚注非。

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諸天下是無君。

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

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

誅之。

暴國即桀紂也。修謂奢侈放縱。先謙案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此。以安代則字用暴國獨侈安誅之者。暴國獨侈則誅之也。此能字緣上下文能字而衍。

必不傷害無

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

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然。

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

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

非奪桀紂之天下也。

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

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

非天下自去也。

反禹湯之德。亂禮義

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

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

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弑君乎。

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先謙案注豈各本誤其據宋台州本正。

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

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

賊也。

師長

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

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

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郝懿行曰墮者毀也。言以湯武為弑非有說也。

直為妄言。詘毀之耳。王念孫曰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揚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先謙案天下王說是也。此緣上文天下字而衍。墮之郝說是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衆富國篇云非

將墮之也。論兵篇云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也。與此文皆當改為毀往云墮損其義未諦。

能任。物之至重者

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

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

至衆也。非至明莫之

能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不能和。輒也。

此三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

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 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總知輕重也稱尺證反 桀

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說見儒效篇 其行之為至亂也。

王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為相對為文則行下不當有之字。荀子書行為字皆作偽今作為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 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

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劔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

慘。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 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王念孫曰楊未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

呂氏春秋壘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往數道數也 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

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

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盧文弨曰古以疇為僞楊注未是郝懿行曰疇者匹也罷者病也言不能任事也齊語云罷士無伍罷

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俞樾曰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章注壽保也晏子雜篇賴君之

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即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即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

通耳說文土部疇保也凡作疇作壽皆疇之段字 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

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過甚也 譬之是猶僂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尪廢疾之人王霸篇曰

職之如僂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尪而柔若言世俗此說猶僂巫尪大自以為神異也。俞

樾曰大乃而之譌而大篆文相伯因而致誤注云猶巫尪大自以為神異則曲為之說矣。故可以有奪

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先謙案以下竊國竊天下例之兩人字當衍下文有擅國無擅天下句例亦同 可以有竊國。不可

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 可以有國。而不

可以有天下。王念孫曰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而衍 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

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

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

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但墨且其面而已，更無劓剕之刑也。或曰：墨劓當為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也。墨黥，墨黥但以墨中，據其頭而已。盧文弼曰：注據俗本作據，今從說文。玉篇改正：怪嬰。當為操嬰，謂操履其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

也。所以被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章，令罪人服之。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為樹，傳寫誤耳。樹泉也。慎子作樹，故以蒼白色為鞞也。盧文弼曰：注絺當作鞞。言罪人或菲或泉為屨，故曰菲樹屨。樹方孔反對

或為蒯蒯，有疏屨。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傳曰：蒯蒯之菲也。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樹當

則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中刑，墨劓，下刑，墨劓，中刑，墨劓，中刑，墨劓。拱曰：共當作宮。非當作刑。殺當如字。讀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刑罪以畫屨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郝懿行曰：此皆謂古有象刑也。墨一名黥。此墨黥謂以墨畫代黥，不加刻，但慎子所謂畫跪當黥也。按今本作鞞，中當墨。極嬰慎子作草纓，草與極蓋音同，假借字。

耳。詩之勞人，草草即極極矣。共艾畢者，共當為宮，亦假借字。慎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今本畢作鞞。艾讀當與刈同。蓋斬艾其鞞，以代宮刑也。對履慎子作履樹。今作菲履，蓋誤。樹泉屨也。對當為樹，非當為刑。殺赭衣而不純，純緣也。殺殺罪也。今慎子作布衣，無領，當大辟布衣，即赭衣，無領，即不緣也。去其衣領，以代死刑。慎子以為有虞氏之誅，尚書大傳以為唐虞之象刑，並與此義合。王念孫曰：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

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黥知之。極嬰上蓋脫劓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劓知之。

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

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為

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焉。惡為

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焉。惡為

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弁起於亂今

也。今之亂世妄為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

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

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赤旆則作旆者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錢本改赤旆虞王本同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

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

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赫懿行曰治期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

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先謙案至猶極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

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

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

異宜。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差也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

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盤謂之糖孟謂之柯或曰方言糖張也郭云謂張也盧文弨曰案方言盤謂之權宋本荀子注正作權但與正文似不合孟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孟至糖張也之糖方言作糖從手此注恐有

荀子集解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傳會郝懿行曰注引方言盤謂之糖孟謂之柯蓋揚所見古本如是今本糖作權宋本荀子注已作權或唐以後人據方言改耳一革二字雖未能詳然攷史記貨殖傳適齊為騶夷子皮索纒引大顛云若威酒者騶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據此知騶夷以革為之吳語威以騶鶻而投之於江韋注騶鶻革囊參以揚雄酒賦則騶夷乃酒器范蠡適齊而為騶夷子皮此正齊人所用與魯人以糖衛人用柯文義正合先謙案以用同義承上貢獻言各以其土物也 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

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迨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郝懿行曰儀與義同義古作誼謂行誼也此言同服同儀論中庸言同軌同倫王念孫曰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

正與此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孔安國曰為天子躬治田也。盧文封外侯服。魯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侯服

賓服。章昭注國語曰侯侯折衝衛折自侯折至衛折其間五折折五百里五二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

氏所謂鎮服蕃服也章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終王。章昭曰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會祖也時享於二禘也歲貢於壇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

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王念孫曰至當為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

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日受制郊。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論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

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郝懿行曰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畫揣摩不必無失也 溝中之瘠

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

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

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

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

井之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比之謂也坎井之甃二句所謂後語曰。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倒在上又衍兩也字一則字

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與謀知。坎井之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

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甃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甃戶嬾反。盧文昭曰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

擅與禪同。擲亦同義。謂除地為壇。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若

脚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

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執位敵之名。若上下相。無隱藏不用之土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

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烏用禪位哉。曰。死而擅之。

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校云一本作快德而定。次先謙案作快者是。說見儒效篇。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盧文

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弁之令盡。為民氓也。先謙案偽與為同。謂作為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

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也。俞樾曰

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為重出矣。

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先謙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

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先謙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

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先謙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

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先謙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

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先謙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

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先謙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

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 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 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

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 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微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可

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擅讓也。 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

得其崇厚也。致極也。先謙案一隆者天下之人有尊尊也。住非論當為快說見儒效篇。 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

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

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以為聖王亦然也。 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

所訕。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閱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閱色紅碧之屬。禮記曰

衣正色裳閱色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

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甚極也。 曼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案進膳列人持器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饋謂祭也。論衡明零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

代畢而食。臯未詳。蓋香草也。或曰臯讀為藁。藁即所謂蘭茝也。或曰當為澤。澤即更夕禮茵者用藁也。盧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畢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畢而食。謂焚香氣。藁即更夕禮茵者用藁也。盧

文昭曰。案正文。畢本作臯。故注云。臯未詳。再云。臯當為藁。藁即所謂蘭茝也。三云。當為澤。澤俗書澤字。作水傍臯。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圓黃。澤即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畢。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畢即臯字。下云。側載畢。並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畢。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供

頤煢曰。淮南主術訓。擊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擊臯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畢當為伐臯。主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臯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馨。而

食與奏雍而徹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馨。正釋伐馨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擊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百九引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

淮南正作伐馨而食。 雍而徹乎。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儻也。 五祀。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為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

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饗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秦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日造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王念孫云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已篇燻竈泄井祭藏篇作造)專言之則曰竈連言之則曰五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揚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當乎

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薦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爲侍也。劉台拱曰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 **居則設**

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魏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比容於戶牖閉負之而坐也。盧文昭曰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郝懿行曰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場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負依而爲三王念

孫曰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被除不祥 **出門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爲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祖氏姓之所出而心帥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實禮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祝章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禘祫也。盧文昭曰注上下之神祖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祖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

大宗伯也章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改正 **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

車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結蒲爲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爲質素此云養安以爲威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爲重也。先謙案史記禮書正義云蒲草爲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

側載翠芷以養鼻。翠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先謙案史記作側養體也 **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軛錯衡毛云錯衡文衡 **和鸞之聲。步中武**

象。駟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轅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

名騶當爲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 **二公奉軛持納。**軛轅前也納與趨以采齊以鸞和爲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輶車**

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鑿以纜輶。盧文昭曰注內轡舊作內軻今據說文改正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左車之左右也先馬尊馬也 **大**

召曰注內轡舊作內軻今據說文改正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左車之左右也先馬尊馬也 **大**

召曰注內轡舊作內軻今據說文改正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左車之左右也先馬尊馬也 **大**

召曰注內轡舊作內軻今據說文改正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左車之左右也先馬尊馬也 **大**

召曰注內轡舊作內軻今據說文改正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左車之左右也先馬尊馬也 **大**

侯編後大夫次之。

大侯國禮大在五等之列者

小侯元士次之。

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大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

之元士視附庸也。

庶士介而夾道。

庶士軍士也。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謝本從盧校作坐道。注二夾字，並作坐。王念孫曰：宋呂本作庶士介而夾道。錢本及元刻夾道，並

誤作坐道。而盧本從之，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轡，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揚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為坐。

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

言畏敬之甚也。

持

老養衰，猶有善於老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

不老者也。猶言

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郝懿行曰：不老者不衰老也。猶詩之言承錫難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揚注：不老者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非。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案此當作翁。有善於是者不與不讀為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揚注曰：不老者也。或曰：衍不字，並非。

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

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

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

讓者執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

夫曰堯舜擅讓，是虛

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

大謂天下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

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

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

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

瑣之移是也。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堯舜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先謙案：堯舜瑣瑣說見前儒效篇云：英傑化之，堯舜述之，亦以英傑堯舜對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

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之說，弄蠱門者，天下之善

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陳奐曰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

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論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大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噍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

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

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

伏義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

作鬼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俞樾曰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闕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擊匪降

自天。噶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妖擊災害非從天降噶沓背憎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為此者蓋

由人耳

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二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

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壙之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拍也。是不足以知治道。而不察於拍不拍者之所言也。

拍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

以有為。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

盧文照曰下足字衍

而聖王之生民也。使皆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

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繁有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王念孫曰當厚二字不詞揚說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秦策勢位富厚。下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故盜不竊。賊不刺。

盜賊逼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俞樾曰揚蓋以刺為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大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採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採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

句耳非有異義也。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郝懿行曰吐者棄也。倉頡篇。此蓋極言菽粟之多耳非食而吐之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糴米肥脂非聖世之事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郝

繫行曰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蓋必中商之法有此禁令故荀舉以為言。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

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棹。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會青。丹矸丹砂也。會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會青。加以丹矸重

以會青言以犀象以為樹。樹之於壤中也。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寶。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

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魚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極廣曰茲者疑龍茲

名列女傳無暨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落飾萬民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

即龍疏疏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棹中或曰茲與髡同。郭慶藩曰萬言以為樹下言以為寶

蓋謂植樹犀象而以珠玉為之實也。上言琅玕下言華觀則龍茲非席明矣。列女傳之龍疏亦列於珠玉之間不

得為席龍疏或即龍茲當為珠玉名。猶左昭二十九年傳所稱龍輔為玉名也。楊訓實為實於棺棹失之。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

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懿行曰詭者貴也。言扣人家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詭訓責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

陳重傳注皆以詭為責也。俞樾曰詭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夫亂今然後反是。上

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

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訕。而禍亂起。王公則病

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

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多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

之墓。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扶挑也。扶人口取其珠也。先謙案有讀為又雖此僇而葬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蕤哉。不可得葬蕤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

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感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備弃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感當世。故以此譏之。盧文昭曰。潮當作倬。古潮字作倬。故倬誤為倬。又誤為潮。

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以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

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衿。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為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

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

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鬪。必不得。凡人之

鬪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

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謝本從盧校注。豈下無遽字。王念孫曰。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言庸鉅。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陸賈傳。揚讀鉅為遽。而云豈遽。遽知失之。盧刪注。遽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各本增。

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

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

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之論也。

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

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

也解如字。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或不對欲以牽先，猶無益於不颺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為噤。盧文弼曰：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猶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即為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俞樾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揚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為噤，說文口部，噤口急也。弊讀為噤，言雖說之至於口噤，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素策舌敝耳聾，此可證噤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揚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為後人改竄故歟？ 不知其

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知道也。 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盧文弼曰：注論宋本作謂

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盧文弼曰：注論宋本作謂

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辱耳。 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

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下文大隆即大中，也說見致土篇。 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

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 故

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也。王引之曰：是非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 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

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 有義榮者，有執辱者；有執辱者，

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

厚，形執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執謂執位也。 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

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流淫汙慢。汙，穢行也。慢，當為 犯分亂理，驕暴

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淬搏。淬，持頭也。搏，擊也。 捶笞臙脚。捶，笞也。臙，皆杖。

皆杖

舉也。臙膝骨也。脚古脚字。臙脚謂則其膝。斬斷枯磔。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鬻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鬻辜義同。斲

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甚衆。而民窮。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也。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藉靡舌鐔。藉見。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廉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舌鐔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哇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是辱之

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念孫曰。第四句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為成也。廣雅同。以成俗即以爲俗。今本成上有為字。乃涉上三為字而衍。呂本無為字。禮論篇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成上亦無為字。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已。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已。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博

塗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博塗以塗壘壘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盧文昭曰。博塗字。荀書當本作搏搏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蹟跌蹟跌。不待頃矣。蹟與蹟同。蹟也。頃少頃也。郝懿行曰。蹟者。僵仆也。經典俱假借作蹟。唯此是其本字。注云蹟與蹟同。蓋不知蹟乃假借耳。一三三子之善於

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盧文昭曰。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楚書以辱為礙。亦有所本。俞樾曰。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

宋子曰。以禁攻殘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也。謝本從盧校。作欲為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日本作而以己之情為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為欲多。

荀子集解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二二九

已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已之情為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已之情欲為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已之情為欲多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作為欲多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為情

之欲寡也。王念孫曰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下人之情各本作是之情案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揚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盧文弨曰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當作亦以人情為不欲乎先謙案前說是目

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先謙案欲是者欲上五綦曰若是則說必不行

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

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

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滅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

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慙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慙之民猶得完

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

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巖然而好說

巖讀為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王念孫曰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為典字之誤也故揚注云文曲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

文曲成文曲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藝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曲是其證

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

甚矣哉

荀子集解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
在論議之中於文為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

則不能不爭。量力嚮反。先謙案宋台州本無此四字有分扶問反四字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

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

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為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

本意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

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為盃說，文盃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濟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盃，所以

養口也。盃與香字相似，故盃誤為香，而楊注不釋盃字，所見本已誤為香矣。說文又曰：盃（與羹同）五味盃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盃蓋，因其可以盃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為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盃字

廢，此盃字若不誤為香，則後人亦必改為和矣。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

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

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額古貌字據類未詳或曰椽讀為鑿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額讀為龜言屋宇深窈縣龜也第牀棧也越席翦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縣作緬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先謙案史記禮書作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

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

也。側載畢芷，所以養鼻也。盧文弨曰畢並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臭陸臭亦臭之誤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

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龍旗

旗爾雅曰素陸龍于繆練旒九旗正幅為繆旒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相至尊也養猶奉也。盧文昭曰往正幅為繆宋本繆作繆元刻作繆皆誤今改正元刻繆旒作繆旒與今爾雅同郝懿行曰信與神同畫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段借古多借信為伸此又借信為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

寢兕。謂甲冑者處可相通楊氏不知段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信之其望文生訓不顧所安往住如此

持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麋膺劉氏云畫虎於鈐竿及楯也。盧文昭曰持當為特字

兕右廩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廩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廩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廩在兩旁卻後而相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廩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廩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

蚊。黹馬服之革蓋象蚊形徐廣曰以蚊魚皮為之。盧文昭曰史記蚊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

蚊。黹馬服之革蓋象蚊形徐廣曰以蚊魚皮為之。盧文昭曰史記蚊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

下文虎兕龍一例勝徐說絲末。未與帶同禮記曰君紬帶虎植鄭云覆苴也絲帶

謂金飾銜轡之末為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輿伏軾龍首銜轡。盧文昭曰彌即說文之廣廣韻引說文云廣乘輿金耳也讀若泐水一讀若月令靡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為得之繆龍史記作繆龍索隱云繆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銜轡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銜轡當從史記注作銜轡為是郝懿行曰金耳者金飾車耳也於倚較上刻為交龍之形飾之以金以養威重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曰盧注亦段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

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為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盧文昭曰史記倍至作信至先謙案倍當依史記作信倍信形近而譌據揚注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調

良之。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極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也要一遙反。盧文昭曰此往舊本有賸有脫今訂正先謙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土字

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郭嵩燾曰用上疑奪文或作出費用四句為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

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

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

財以成禮若此 苟怠惰偷懦之為安 若者必危 禮讀為儒言苟以怠惰為安居不能恭敬辭讓 若此者必危也 盧文弨曰偷懦非十二子篇

者必遇害也 作偷懦是也此與勸學篇作偷懦皆非先謙案 宋台州本安下有居字據注似正文本有居字 苟情說之為樂 若者必滅 說讀為悅言苟以情悅 為樂不知禮義文理恣

其所欲若此 者必滅亡也 故人一之於禮義 則兩得之矣 一之於情性 則兩喪之矣 專一於禮 義則禮義 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 則禮義情性兩喪也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 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 是

儒墨之分也 禮有二本 天地者 生之本也 先祖者 類之本也 君師者 治之本也 無

天地惡生 無先祖惡出 無君師惡治 二者偏亡焉 無安人 偏亡謂 故禮上事

天下事地 尊先祖而隆君師 是禮之二本也 其所以奉 故王者天太祖 謂以配天也 太祖若周之

後 諸侯不敢壞 謂不禘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 大夫士有常宗 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百世 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二桓也

所以別貴始 貴始得之本也 得當為德言德之本在貴始殷梁傳有此語 盧文弨曰得大戴禮 作德古二字通用先謙案此上是貴始之義史記作所以別貴賤貴

賤治德之本 也傳鈔致誤 郊止乎天子 先謙案史記作郊疇乎天子索隱 而社止於諸侯 先謙案史記作 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 社至諸侯索隱言

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說文社地主也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闢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案止 字義不合當作至至止形近而誤揚所見荀子本亦作至於諸侯若作止於諸侯不訓為自諸侯通及士大夫矣

道及士大夫 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史記道 作昭亦作昭司馬貞曰昭音含也言士大夫皆得社立社僚謂當是道誤為昭傳寫又誤

以昭為昭耳 盧文弨曰史記集解本道及作函及郝懿行曰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羣 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則社之禮下

達庶人道謂通達也王念孫曰揚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昭二字皆非也 揚以道為行神亦非 道及者羣 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謙案史記作函及士大夫集解函音含索隱作昭音音含謂包容鄭誕生音徒隘反

大戴禮作導導亦通也今此為昭者當以導與昭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大昕云函 及者覃及也說文弓嘽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嘽同義古文導與禪同土喪禮中月而禪古文禪作導說文

祓讀若三年尊服之尊亦謂禫服也尊與禫通則亦與覃嘽通而嘔又與嘽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嘔為嘔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即覃及是也大雅蕩篇覃及鬼方爾雅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為白（今作陪）嘔從白得聲是白與嘔古同聲故鄭本作嘔即白之異文也嘔與覃古亦同聲故鄭本之嘔及即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為嘔及非也函訓為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嘔亦不見函少見白故經史中白字多譌為函（說詳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
先諫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無以以上下文例之當有今據補 故有天下者事十

世。
當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先諫案大戴禮史記皆作七 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
古者十里為成成出

有二乘之地者事二世。
祭法所謂適土立二廟也 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業也穀梁傳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積與續同功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
大饗裕祭先王也尚

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
饗與享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無血大饗腥也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祭月祭也齊讀為齊至齒也謂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文謂脩飾理謂合宜 兩者合而成文。
上古禮至備矣兼備之謂文親用則

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 以歸大一 夫是之謂大隆 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 大讀為太太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

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
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感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

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先利爵之

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二臭之不食也。一也。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

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土佐食受尸牢肺正春加於胙是臭謂飲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

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曰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

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俞樾曰楊注利爵不醮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醮蓋據

大賓尸之禮有三侑既畢洗爵獻於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

獻祝祝受奠之不啐示祭事畢也先謙案索隱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日成事
既卒哭始從吉祭故受爵而不嘗俎與楊注義異孔廣森云一也三者皆禮之終
大昏之未發齊

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

離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盧文昭曰案古廢發音同通用

俞樾曰齊當讀為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離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先謙案孔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饋

食尸未入之
前為陰厭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纒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王者所乘也未

集不集丹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纒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裘龍

之屬也土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纒司馬貞曰纒音稱謂車蓋素帷示質也。盧文昭

曰注未舊本作亦質者也俞樾曰楊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

亦未足揚注非也未字當為未素末一事素集一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未為末以曲成
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未者幣之段字上文絲未楊注曰未與幣同禮記曰君羔幣虎犢鄭云覆笏也然則大路之
素末亦即素幣耳大戴記禮三本篤作素幘幘與幣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幘之段字集音轉而為就
詩小夏篤經是用不集算詩其歌多靡鹿靡鹿就郭注曰就離也然則以就為幘猶以就為離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幘
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先謙案大戴禮散幣作散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禮小
斂主人始經散垂之既成服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三者皆從質故云一也
三年之喪。哭之不
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隔朱絃而通越也。一也。謂無

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
鍾比於編鍾為簡略也尚拊之隔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屬擊也即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

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拊膈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為擊，或曰膈當為搏。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鞞，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拊。拊司馬貞曰：拊，兩謂縣鐘，格也不擊其鐘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獨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為夏也。盧文昭曰：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郝懿行曰：樂論篇以拊擊與鞞，祝柷，柷相儷，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為之，實以鞞，膈彼作鞞，其字從革，竊疑亦拊之類，不得依此注以膈為擊也。若長楊賦之拊，膈鳴球，則又借拊膈為夏，擊楊注為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當縣之一鐘，句向拊膈，句文誤，倒耳向者上也。鐘聲宏，大言不費彼而此，此聲之近質者也。先謙案：不文當作不反，盧說是也。大戴禮：鍾作鞞，與擊同。拊，膈作拊，搏無之。字史記亦無明。此字衍，尙書大傳曰：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

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儀禮禮記曰：禮主其誠，校未詳。大戴禮：禮作終於隆，隆感也。盧文昭曰：注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禮作終於隆，隆感也。今摠增郝懿行曰：稅史記作脫，疑此當作稅。稅者斂也，校當作校，校者快也。孟子於人心獨無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校乎趨往，校快是矣。此言禮始乎收斂，成乎文飾，終乎悅快。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歸質素是亦禮也。若橫行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

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顧千里曰：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記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為證。先謙案：貳乃貳之，立隆讓字說見天論篇。大戴禮作貸之，則喪張參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為貢。呂覽管子史記皆以貢為成。立隆以為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感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俞樾曰：順讀為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並從川聲，故得假用。終始相應。可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應也。王念孫曰：以猶而也。說見釋詞。言至文而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可也。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讓也。揚前說讓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讓說為悅，尤非。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先謙案側禮之史記誤則

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除。除古墮字墮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

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墮司馬貞曰恣睢毀譽也。先謙案史記理竝作貌喪作曠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

誠懸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

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

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

失方猶道也。郝懿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棱角。士知砥厲故德有隅。民無廉恥故喪其隅者也。王念孫曰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備效篇云。緣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注失之。又曰。足當為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脩身篤行。不是師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先謙案王前說是。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

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王制篇云。為之貴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

窮者廣之極也。北無窮。東西南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

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貢獻問遺之類。為行禮之用也。以貴賤為文。以車服旗章為貴賤文飾也。以多

少為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為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

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先謙案史記理作貌用作欲下同。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

文

禮

論

也。若尊以尙玄酒本於質素情適於文雖滅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竝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

或豐或殺情文代勝竝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情濁相混也。王念孫曰雜讀為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竝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雜論衡別通篇集稌非一即雜

稌）揚未達假借之旨俞樾曰雜讀為市古雜與市通呂氏春秋圖道篇圖周復雜注曰雜猶市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曰雜而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而然則竝行而雜言竝行而周而也揚注非先謙案中流猶中道下有

複句可互證揚注非 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厚小禮則盡其隆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厲驚疾驚也史記作廣驚

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廷已解於上 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民強無所不知者。王念孫曰是謂禮也有讀為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

城居也人城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曰有域也漢書律厯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索隱

於是其中心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仿徨猶徘徊也挾讀為狹而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 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

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 詩曰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

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

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

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

或曰穀讀為鬪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隆尊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揚注非

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

其親。於是盡矣。於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

有文飾野人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

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

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詩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郝懿行曰。十當作五。古五作又。與十形近。易論上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然天子七重於古無文。作五或猶近之。而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鄭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與此復不同。若依鄭義推之。此重數俱有加。亦當言天子五重。降殺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曰。十疑當作七。

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爲五大。大夫減而爲三。也。楊注非。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

有妻妾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緇棺之牆飾也。妻以木爲篋。衣以白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妻柳之材。鄭云。必先纏衣。其本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繡。加。雅。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妻。二。黻。妻。二。畫。妻。二。皆。戴。圭。魚。耀。拂。池。君。纁。戴。六。纁。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盧。文。昭。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衾。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衣。衾。之。謂。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也。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衾。字。食。謂。遣。車。所。植。遣。奠。也。此。釋。正。文。食。字。宋。本。正。文。食。字。誤。而。爲。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使生死終始若一。

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

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

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念孫曰。屬合也。四屬字義並同。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屬會也。楊注。失

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屬會也。楊注。失

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屬會也。楊注。失

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屬會也。楊注。失

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屬會也。楊注。失

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

三寸。衣衾二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

以為織。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土陳衣於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殮。殮死者

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殮之。今昏殮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

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感飾為緣身也。郝懿行曰。按緣身。今俗亦有此語。
反無哭位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為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呂氏春秋。孝

也。又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

葬。是以至辱之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絳。續聽息之時。

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絳。讀為注。注。續。即屬續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絳當為

釋。詰。閔。病也。詩。柏舟。篤。觀。閔。既多。鴟。鴞。篤。鴞。子之。閔。斯。毛。傳。竝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

所謂不相厭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

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郝懿行曰。備具也。皆也。物皆

家不詞。當卽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致遽也。踰。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

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

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

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梅。焉。耳。三月。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

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梅。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初也。月

夕。月未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郝懿行曰。夕與昔古字通。昔者舊也。舊已卜宅。月朝。乃卜日也。王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

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
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制使聖者抑
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類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類象也
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言其象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盧文弨曰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云斂於闕下小斂於戶內

所以卽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余則翫。余與翫同。翫戲狎也。

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俞樾曰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卽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

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

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禮者

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

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誠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羸惡。聲樂哭位。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

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王念孫曰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而代御也。方言曰蒞。郭音侍。更也。古無蒞字。故借蒞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蒞不用升堂則蒞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說林篇云早歲之士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太平御覽器物部十引馮衍

詣鄒禹陰云見用則蒞不用上堂則蒞不御此更爲適者也。適讀嫡子之嫡。廣雅嫡君也。或言時爲或言代

爲或言更爲是時代皆更也。方言更代也。說文。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羸

衰突泣憂戚。王念孫曰羸衰本作羸惡。比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羸惡對文飾哭位對聲樂憂戚

衰以爲居喪之飾。對恬愉皆見上文。羸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羸衰一事。不得改羸惡爲羸衰也。下往云立羸則揚所見本已誤。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寤冶。寤讀爲姚姚冶

妖矣。其立羸衰也。不至於瘠弃。立羸衰以為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

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施也。隘窮也。攝猶威也。怯反。中施禮之中道也。

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為斯外是茲也。雖難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茲人之道也。非禮

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求利若賓門也。盧文弨曰注賓門未詳。故

說豫婉悅。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豫為悅。豫樂也。婉媚也。音

惡顏色惡也。發見也。王念孫曰。婉讀若問。婉澤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婉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內則免蕘鄭注。免新生者蕘乾也。釋文免音問。婉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蕘。猶此文之以婉

傳對惡萃也。楊讀為婉婉之婉。分婉澤為二義。與萃惡不對矣。歌謠讖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

也。讖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讖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為啼。管子曰。豕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芻豢稻

梁酒醴。飭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之食。郝懿行

曰。藿豆葉也。說苑十一。藿食者。向何與焉。是菽藿皆卑賤之所食也。王念孫曰。酒漿當為水漿。芻豢稻梁酒醴魚

肉。吉事之飲食也。飭鬻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既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複矣。此

酒字即涉上酒醴而誤。俞樾曰。王說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飭鬻二字之上。蓋芻豢稻梁酒醴魚肉屬吉。飭鬻菽藿

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飭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飭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

向未倒。故以飭鬻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卑統黼黻文織。資羸衰經菲總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

於衣服者也。卑統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卑。以事尊卑服

資菲草衣。蓋如斐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玄云。總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

之總。今南陽有鄧縹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盧文弨曰。注鄧縹布。今饒禮無布字。王念孫曰。案富

國篇曰。天子袷衣。冕諸侯元纁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其制

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統為裨冕。未是也。卑統疑當為卑統。與即今弁字。弁經。黼黻文織皆二

字平列且弁鏡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鏡論獻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會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冠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傳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鏡為與鏡之誤說文竟冕也籀文作界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竟與弁三字後廢此界字若不誤為卑則後人亦必改為弁矣

疏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疎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

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

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為作也故曰性

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

美。之往。郝懿行曰朴當為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也偽即為字之不訓往注非下云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偽合一斯乃聖人所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即此所謂性偽合矣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

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

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喪禮者。以生者飾死

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郝懿行曰案檀弓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俞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可知此文之誦當據以訂正始卒。沐浴鬻體飯含。象生執也。儀禮記用組鄭

荀子集解 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二四三

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髻皆為括體謂爪捕之屬土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不沐
實米唯盈鄭云于右戶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哈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為持
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
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為栗鬮也式與拭同土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批耳古批作比

多不備禮也。盧文昭曰往批髮舊本批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笄三物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批耳古批作比
漢書有比疎蓋梳疎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郝懿行曰批當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
俗亦以比去機為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粟音
同往內粟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必別出粟字也
充耳而設瑱。土喪禮瑱用白纁鄭云瑱充耳續新縣也 飯以生稻。

哈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米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褻衣襲三稱緇紳而無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 說褻衣襲三稱緇紳而無

鈎帶矣。緇與摺同扱也紳大帶也摺紳謂扱於帶鈎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鈎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土喪禮飯哈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鈎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鄭玄云褻

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文昭曰正文說字疑當作設設掩面儼目鬢而不冠笄矣。土喪禮王念孫曰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先謙案宋本台州本作設設掩面儼目鬢而不冠笄矣 掩用練

帛廣終幅長五尺偃與覆同繞也土喪禮幘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幘讀如紫紫與還義同
鬢而不笄謂但鬢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土喪禮笄用桑又云鬢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略也 書其名

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板獨明矣。書其名於旌也土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起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為之長 薦器則冠有整而

三夏祝鬻餘飯用二鬲縣於重幕用葦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於重則名
已無但知其柩也土喪禮祝取銘置於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 薦器則冠有整而

毋緇。薦器謂陳明器也整冠掩於兜蓋也緇韜髮者也土冠禮緇纁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簪庶虛而不實 冠禮禮有三醴醴屑庶二醴酒皆有冪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醴

不實。土喪禮禮有三醴醴屑庶二醴酒皆有冪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醴醴百壽會子日既日明器而又實之 盧文昭曰此與下所引土喪禮皆見既夕篇中鄭云古文醴皆作

庶有簞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 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

木不成於雕琢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
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舍也竹不可舍用謂邊無臘也味當作味味曠也。郝懿行曰內與納同古

皆以內為納內者入也入即納也非內外之內注讓往云內或為用字於
義較長禮弓云竹不成用王念孫曰案作用者是內即用之謂往前說非 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

而不均。鄭云無宮商之調也 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軾軸也國君謂之輿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軾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土喪禮既啓遷于祖廟用軾禮記

君葬用輜四綈二碑夫人葬用輜二綈二碑土葬用圍車皆至葬時埋之也

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

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

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它道也。郝懿行曰徙者逐也象徙道者禮如將逐居然耳亦不忍死其親之意往似未了

略而不盡。額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明不用也。

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額形也言但有形類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

速藏之意金謂和鸞革車鞞也說文云鞞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鞞在馬臂或曰額讀如逸像也今謂畫物為額下額皆同義。盧文昭曰趨者下俗闕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鞞舊誤作車鞞今據爾雅改正王念孫曰金革即小雅蓼蕭所謂鞞革也說文鞞作鑿云鞞首銅也從金攸聲石鼓文及宣篋文作鑿勒焦山鼎作攸勒伯姬鼎作攸勒宰辟父鞞作攸革爾雅曰鞞首謂之革故曰金革轡鞞以金為和鸞失之又曰革車鞞也宋本鞞誤作鑿今本鞞作鞞象徙道又明不用也

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額而不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攏。其額象室屋也。

壙墓中壙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壙額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棺。槨。其額象版蓋

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土喪禮日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盤匱之屬

疑縱之音譌（縱與纒同）象非衍字拂與弗同斯象拂者蓋如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輪荒大夫畫帷畫荒土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葬棺上因為飾也禮記問喪篇雞斯當為笄纒聲之誤此誤正同俞樾曰版者車輻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轆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轆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輻謂之輻版與輻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既為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即弗也然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莛輶字從耳聲與斤聲相近故壞從耳聲或體作斤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斯字之誤斯之本義為當膺而古或借為之輶廣雅釋器彌輶謂之斯王氏疏證亦未詳不知彌輶之斯即輿革前謂之輶也惟其在前故繫於輶也此以版蓋斯拂並言版即輶也在車旁蓋者車蓋也在車上斬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為詳備矣斯字本當作輶而借用斯亦猶齒本字本當作斷而太元密次八琢齒依輶則借用輶輶者輶也非齒本也良斤聲近故字得通耳乃斯又誤作斯則其義益不可見矣

無輶絲鞞縷屨。其額以象菲帷幬尉也。

荀子集解 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二四五

為幟幟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土喪禮幟用斂衾夷衾是也幟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實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葛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綬禮記曰畫髮二皆載綬鄭云以五采羽注於髮首也葛讀為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纒讀為柳葉字誤為縷字耳非謂編草為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非當為匪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非讀為扉戶扇也掩讀為帳尉讀為爵屬網也帷帳如網也。王念孫曰幟者柳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輪荒素錦褚加僞荒鄭注曰荒蒙也（鄭風君子偕老傳曰蒙覆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僞當為帷大夫以上有褚以纒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以上鄭注）荒幟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幟幟即素錦褚之褚幟皆所以飾棺幟在上象葛幟在下象輕故曰其類象非惟幟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荒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非惟幟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閔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注引作徐幟也是幟與荒同義幟從無聲荒從亢聲荒從亡聲荒之轉為幟猶亡之轉為無故詩途荒大也爾雅注引作徐幟大東禮記毋幟毋敖大戴作無荒無傲矣抗折其額以象椁茨番闕也。土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椁扞也茨蓋屋也椁茨猶壁茨也椁莫干反番讀為藩藩籬也闕謂門戶塞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椁茨藩闕也。盧文昭曰舊本注引土喪禮多脫誤今補。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為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慳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為諡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俞樾曰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場注未得。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滅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王念孫曰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瘠薄）此云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

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

舉別謂舉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也。曰適讀為敵。謝本從盧校。

作不是郝懿行曰依注是當為易轉寫之譌或曰適讀為敵亦通先謙案各本譌是據宋台州本正作易

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二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創傷也。楚夏反曰久。愈遲五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著月而已。

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為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

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

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其羣匹。

先謙案則猶若也。說見

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

能去之也。

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同旋。飛翔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

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噓之頃焉。

然後能去之。

燕爵與鷦鷯同。

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

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况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

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

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

則是無窮也。

隙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

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

理。則舍之矣。

禮記作焉為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郝懿行曰此云安為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二案。一安禮記三年

間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然亦語辭。

然則何以分之。

分半也。半於三年矣。曰。至親以期斷。

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

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中

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曰。加隆焉。案使倍

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

不若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閏。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間廟其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

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聚居粹厚之恩也。盧文昭曰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案案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

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

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曰。君者。治辨之主也。

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

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郝詩曰。愷悌

懿行。曰。率者循也。循人子為父母喪三年推之為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謙案辨亦治也。揚注非。

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俞樾曰子字衍文此本說君之喪

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衍子字耳父能生之。不

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王念孫曰作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君者。已能

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乳母飲食

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

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

耳。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弁百王於上天

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郝懿行曰。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也。百王百世之王皆

前世之君也。揚注欲改王為神。則謬矣。郭嵩燾曰。故社以下數語。在此終為不類。疑當在下。尊尊親親之義至矣。下言社以報社稷。以報稷郊者。弁百神而盡報之。皆志意思慕之積也。三月之殯何

也。此殯謂葬也。王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揚彼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

日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日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

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將徙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為由。從也。王引之曰。繇讀為遙。凡從蚤之字多並見於蕭尤二韻。故徭役之徭。漢書多作繇。歌謠之謠。漢書李尋傳作繇。首飾之步搖。周官追師注作繇。遙其期謂

遠其葬期也。足之日。謂足其日數也。揚誤讀繇為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

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謂所待

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王引之曰。須者遲也。論語樊須字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揚訓待失之迂。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王念孫曰。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為積之誤也。儒效篇師法者所得乎情。揚注或曰。情當為積也。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嗚嗚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

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喙。情亦當為積言。志意惘然不喙。而不能無時至焉。

惘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嗚嗚。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嗚嗚。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嗚音革。嗚音邑。嗚音愛。盧文昭曰。嗚宋本作嗚。案爾雅作嗚。陸德明釋文作嗚。烏合反。今從元。刻作嗚。郝懿行曰。嗚與革。詭與詭。竝同。詭變也。革更也。此言

祭者思慕之情。惘詭皆變動之貌。嗚嗚。氣不舒之貌。四字俱以雙聲為義。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

則夫忠臣孝子亦惘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

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喙。其於禮節者闕然

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惘然悵然也。喙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先謙案志各本作至。荀書至志同字。然上下文皆作志。今依宋台州本改正。故

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禮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

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

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

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均桓簡

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途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為之文飾也。喜樂不可

無文飾故制為鐘鼓韶夏之屬。簡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均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念孫曰。簡象即左傳之象簡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為句。則簡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即簡字之誤。而衍者

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

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木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

為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為頓。頓困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為文飾。廬

文昭曰。案方言。七諱。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憎敦與諱音義同。卜筮視日。齋戒脩塗。凡筮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

之吉凶。史記周文為項燕視日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凡筮謂祝筮。凡於室中東面也。饋薦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暇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欲饗其祀然也。王念孫曰。徐讀為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物取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艾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徐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物取

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接祭尸取菹。揄於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揄於盥。振祭。嘔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嘔之。如神之親嘗然也。

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離也。俞樾曰。案特性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舉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於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推酒。然則利之

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主人爲重猶言不使
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揚注當云無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 主人有尊如或觴
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 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
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 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卽 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
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 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集解卷十四

。盧文昭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詘。。盧文昭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論而不息。此作詘。乃詘字之訛。莊子人閒世篇氣息弗然。向本作詘。崔本亦同。察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郝懿行曰。詘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作論而不息是也。荀書多以詘為惹。此又以詘為息。皆假借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盧文昭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盧文昭曰墨子書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盧文昭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郝懿行曰。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於義較長。足以率一道。足以洽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

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盧文弨曰禮記齊作齊。齊亦斃行曰齊。才細切。

謂分齊也。樂記作備假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

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

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

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

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

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

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

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

先謙案

師長也。說詳儒效篇。

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

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

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

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

太師之事也。

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王制篇審誅賞當爲審詩商之誤說詳彼注。

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

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

其移風易俗。

先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儷當是其感人深其移風俗易與富國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即是此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

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

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

聲使入之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入之心傷

俞樾曰歌於行伍何以使入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為惕荀子書多用惕

字脩身篇曰加惕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樂辱篇曰惕悍橋暴注亦云惕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入之心為之動蕩故曰使入之心惕惕傷形似因致譌耳先謙案說文冑司馬法作

聳又見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入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入之心莊

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

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

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

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

盧文昭曰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

故其清明象天

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

盧文昭曰元刻周旋作隨還

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

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

謝本從盧校作莫善於樂盧文昭曰宋本作

美善相樂王念孫曰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為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為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向成文理乎仍

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為是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

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顧千里曰。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韻。此篇揚往七。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俞樾曰。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疊狝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擊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為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

勉學。無所營也。

盧文昭曰。勉元。刻作免。古通用。

聲樂之象。鼓大麗。

盧文昭曰。宋本作天麗。先謙案作大者。是鼓之為物。大音亦大也。鬯者。方言三郭。

注。偶物為屬。說文。周禮六鼓。鼗鼓八面。鼗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鼗鼓皆兩面。

鐘統實。

先謙案。統者。鐘統。衆樂為君。樂叶圖徵。曰。據鐘以知君鐘聲。調則君道得實者。成實也。五經通義曰。鐘秋分之音。

萬物至秋而成也。

磬廉制。

先謙案。廣雅釋詁。廉。棧也。磬有兩棧。曰廉。禮記樂記疏。制謂裁斷也。磬以明貴賤。親疏而制也。長幼之節。是有制也。許白虎通禮樂篇下文。莫不廉制。亦謂舞之容節。莫不廉棧。而有裁也。

竽笙簫和。

王引之曰。簫當為肅言。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雜選衆賢。罔不肅和。是也。竽。笙。肅。和。笙。簫。發。猛。瓊。翁。博。三句相對為文。今本肅作簫者。因字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笙。簫。笙。簫。似星辰。日月。今本笙。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

俞樾曰。翁當為論。文選。紅賦曰。氣滄。勸以霧。香翁博。猶滄。勸也。博與勸亦一聲之轉。

瑟易良。

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云。其容良。往良。謂樂易也。是易良同義。

琴婦好。

郝懿行曰。鼓。天麗。

已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以終篇。俞樾曰。賦篇。蠶賦曰。此夫身。歌清盡。先謙案。盡者。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

歌清盡。

先謙案。盡者。反復以盡之。

舞意天

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笙。簫。笙。簫。和。笙。簫。似星辰。日月。靴。祝。拊。鼙。柷。楬。似萬物。

郝懿行曰。拊。鼙。禮論篇作拊。隔其義。當同。又簫和與笙。笙。樂。簫。相。儷。亦。皆。樂。器。名。所。未。聞。先。謙。案。簫。和。二。字。衍。說。見。上。

曷以知

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譁譁乎。盧文昭曰元刻無意字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盧文昭曰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字似當有主人親逮賓及

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

盧文昭曰兩皆字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二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

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謝本從盧校無降字盧文昭曰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

同王念孫曰元刻是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

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謝本從盧校無洗字盧文昭曰元刻沃

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焉字下屬為句說見劉氏經傳小記先謙案宋本奪洗字今從元刻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屢。升坐。

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盧文昭曰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盧文昭曰舊本不其服組。先謙案書禹貢馬注組文也服組謂華修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

提出今案當分段

其行雜。其聲樂險。先謙案廣雅釋詁險衰也。其文章匿而采。先謙案匿讀爲隱邪也說見天論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郝懿行曰禮論篇云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墨者墨子之教以薄爲道也瘠亦儉薄之意。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集解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歸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先謙案是時二句當在如有物壅蔽之也下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俞樾曰兩讀如兩政之兩相十八年左傳竝后匹嫡

兩政綱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儒學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為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為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揚注則疑即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天下一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

盧文昭曰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作理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姁繆

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

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妒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郝懿行曰迨者

及也往訓近則借為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

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

積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

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姁於異術也。盧文昭曰案傍觀元刻作倚觀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

走竝馳治謂正道也

既私其所習姁繆於道雖與治竝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郝懿行曰雖當依往作離此乃形譌與治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為是不輟止也王念孫曰作離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隸書離雖相似說見淮南天文篇）前說非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

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

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况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

俞樾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向且不見不聞况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為蔽惡為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既云心不使焉又云况於使者

乎文不可通揚。有賢德也。王念孫曰：德道即得道也。剗上九君子得與釋文得京本作德論。曲爲之說非是。德道之人。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作德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小施而好大得逸周書作德。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

故爲蔽。數爲蔽之端也。謝本從盧校作數爲蔽。盧文昭曰：正文數宋本作故。郝懿行曰：案數當作故。故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文之人蔽有十故。先以故爲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數之於下文。注言數爲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以數爲蔽則冒甚矣。元刻作數。數則涉下文而謀。俞樾曰：故猶胡也。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猶云胡爲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先謙案。郝王說是。今從宋本改正。故訓爲胡。俞說是也。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此其所知所好。帶於一隅。故皆爲蔽也。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爲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五觀謂之姦子。然則斯觀豈其苗裔。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華侍郎云：斯或當爲對。對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爲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侍中云：有蘇。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非或不爲。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隔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隔。傳寫又誤爲亭。灊音簡。王念孫曰：案作隔山者是也。隔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因夏南巢。謙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爲今和州。治其西有歷湖。即淮南傲真篇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所引蓋許注。歷山即隔山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爲棺。索隱曰：歷即益隔也。是隔歷古字。通揚以隔山爲灊山之讓。非也。魯語：桀奔南巢。韋注曰：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南巢地在漢之居巢不在灊。

荀子集解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二五九

縣也且盧紅有灤縣而無灤山今以灤山為灤山之誤則是以縣名為山名矣尤非

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

身不先知

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主其心言不為邪侮

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

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

殷王而受九牧也。

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

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

。盧文昭曰。案

元刻作天下哭

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千。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

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鷕鳳。其雌。鳳。秋。秋。猶。踰。踰。謂。舞。也。千。楯。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

有鳳有凰。本作有風有凰。風秋簫為韻。鳳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為。韻。鳳。從。凡。聲。而。與。心。為。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也。鳳。字。古。文。作。朋。又。作。鷕。而。古。音。蒸。侵。相。近。則。朋。鷕。二。字。亦。可。與。心。為。韻。秦。風。小。戎。篇。以。膺。弓。騰。與。音。為。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與。心。為。韻。生。民。篇。以。登。升。啟。今。為。韻。魯。頌。閟。宮。篇。以。乘。騰。弓。緩。增。膺。鸞。承。為。韻。皆。其。例。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為。有。鳳。有。凰。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攷。引。此。已。誤。藝。文。類。聚。祥。瑞。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並。作。有。皇。有。鳳。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文。協。韻。耳。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不。達。每。以。妄。改。而。失。其。韻。衛。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為。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弟。兄。與。王。方。為。韻。而。今。本。作。同。爾。兄。弟。莊。子。秋。水。篇。無。西。無。東。與。右。為。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逸。周。書。周。祝。篇。惡。姑。柔。剛。與。明。陽。長。為。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十。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為。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原。道。篇。與。萬。物。終。始。與。右。為。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鷕。鳥。賦。或。鸞。西。東。與。同。為。韻。而。今。本。作。倉。廩。皆。其。類。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

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禛。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善者胡為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盧文昭曰。宋本此

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氏淫辭篇亦載此事。一時罪之作而時罪之。

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

子。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辭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驪也。韓子曰。戴驪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筒而與。李史受筒。又戴驪謂齊王曰。王

大仁於辭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驪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盧文弨曰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儲說上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轡車本書作成驪又內儲說下云戴驪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鞅所逐也或說似牽合。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能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寧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

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彊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彊。今依王說從宋本改能。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賢然後其言長也。彊直亮反。昔賓

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實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俞樾曰。楊注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為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寧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為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為萌。猶孟律之為明。都孟律之為盟。律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程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並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它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為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朕。脛無毛。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

荀子集解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二六一

欲寡而不欲多但在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愈憊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

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申子蔽於執而不知

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執以刑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

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 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 故由用謂

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先謙案如往道字下屬謂之二

道所以為蔽也。揚失其讀 由俗謂之。道盡噤矣。俗當為欲噤與噤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期則天下之道

俱作也。今 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 由執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執

逐便無 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 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

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

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 故以為足而飾之。

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先謙案而或作五從宋台州本正 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

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

也。學治天下之術亂之一字包治亂二義注非 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蓄習

也言其所用不滯於眾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郝懿行曰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句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攷論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先謙案郝讀是也言孔子

為春秋一家之言而得周之治道可以舉而用之是匹夫而有天子之道由其不蔽於成積也儒效篇云弁一而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二

王竝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備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揣其輕重也。

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

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為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

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

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俞樾曰。知字衍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奸賢害善。盧文昭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

無可之論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王念孫曰。虛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見上）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有奸賢害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故揚云。必有奸賢害善。夫何以知。心知。則與道

人論非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為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揚注以爲問辭。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曰字衍。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失之甚矣。

楊注誤以爲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爲答辭。妄加曰字。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

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

必能懲姦去惡。盧文昭曰。正文非字。疑衍。往似曲爲之說。王念孫曰。虛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

要也。揚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爲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

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曰。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郝懿行曰。壹者專壹也。轉寫者亂。

之故此作壹

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

臧讀為藏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苞藏然有所謂虛也

心未嘗不滿

也。然而有所謂一。

謂同時兼知

心未嘗不動也。

然而有所謂靜

雖動不使

人生而

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

在心為志

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

之虛。

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謝本從盧校作已所臧盧文昭曰已所臧元刻作所已臧郝懿行曰臧古藏字將者送也受者迎也言不以已心有所藏而妨害於所將送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揚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已臧三字

錄本世德堂本並作所已臧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改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

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

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

一兩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先謙案夫猶彼也知雖有兩不以彼一害此一苟書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揚注未晰

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

則謀。

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先謙案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為夢然無知非

故心未嘗不動也。然

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

夢想象也劇遽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遽煩而介於智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

受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

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

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

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

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未隨也。

王引之曰揚訓將為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文而強為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也道

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人將事道者之壹一事如請事斯語之事一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

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 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 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

道行謂須道者虛則

將也體謂不離道也

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言無有壅蔽者。虛文昭曰元刻無大字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

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郝懿行曰見讀為現現者示也論讀為倫倫者理也言萬物莫不

形而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盧文弼曰疏觀有倫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

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

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為理材或為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

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

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畢讀為皞皞皞廣大貌涓涓紛紛雜亂貌

以揚注畢讀為皞皞之則此句廣讀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

令。心出令以使百體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

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

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郝懿行曰墨與默同

辭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

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先謙案此承上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

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行止是容其自擇也正名篇亦云雜道而內自擇容訓如非十二子篇容辨異之容

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自見也物雖雜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

博精至則不貳心容其擇也何無禁必自見也物雖雜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謙案元刻作精是也作情者精之借字脩若雜博則貳。盧文弼曰

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注精當為情此荀書精情互通之證 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
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卷耳也頃筐舍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
不知毛傳自用 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
爾雅為訓耳 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

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它術貳之乎。郝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懷在於冥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

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知也。郝懿行曰：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文之意。郭嵩燾曰：荀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惟無貳而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謙案王氏念孫云：貳是貳之誤字。說見天

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下文緊。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下文緊。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

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

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王念孫曰：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

道者也。精於一道，故曰：精於物者也。曰：此狂說也。見丙申校本。俞樾曰：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者，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盧文

物物。謂能兼治各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考物。壹於道，則正。以

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

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眾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

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迫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

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為治，養也。四榮字，竝同義。故道經

孫曰：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竝同義。故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

行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賾所采竄也唯允執其中一語為堯授舜舜授禹之辭耳

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

與機同。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為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

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備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揚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被

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被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為安榮者儒效篇曰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為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

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為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案此說非也下文言聞耳目之欲遠蚊蚋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

於危之謂。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為沈泥。則

足以見鬢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郝懿行曰鬢古止作頰今俗作鬢理。微風過之。湛

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上當脫膚字榮辱篇及性惡篇竝云骨體膚理是矣。先謙案大字無義上言槃水見鬢

當為本形富國篇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明二字互誤。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情謂傾和之氣

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

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也。盧文昭曰庶理宋本作處理今從元刻。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昭曰案宋本此注之末有情箸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衆

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

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往云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

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

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舜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舜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

杜與士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士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刺相士契孫也
 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盧文昭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為杜字之訛王念
 孫曰古無謂相士為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雅釋蟲諸慮委相釋文相舍人本
 作桑）據書桑或作乘乘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為乘耳（漢書王子
 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楊云以其作
 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
 矣。是蓋當為視會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
 也。盧文昭曰正文矣字元刻作乎郝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齟齬其中而探思者我何可以
 歌詠亂之乎荀義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飯。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
 當然注似失之。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俞樾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
 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
 字及射然則揚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善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即射覆覆而
 匿之人所不知以意懸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草
 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草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
 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然慶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即謂此也非真
 援弓而射之也 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闕耳目之欲。而

遠蚊蟲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闕屏除也言閑
 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 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
 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 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
 而有子惡臥而焯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焯灼也惡其寢臥而焯其掌
 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焯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
 無寢焉用焯掌乎。郝懿行曰當依楊注作未及好思也先謙案楊郝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 闕耳目之

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
 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闕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
 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闕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為微
 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焘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
 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焯掌則及身矣蚊蟲

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闕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
 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闕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為微
 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焘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
 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焯掌則及身矣蚊蟲

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闕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
 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闕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為微
 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焘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
 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焯掌則及身矣蚊蟲

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闕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
 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闕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為微
 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焘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
 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焯掌則及身矣蚊蟲

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闕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
 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闕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為微
 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焘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
 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焯掌則及身矣蚊蟲

之聲即係之耳目者二句究屬一義不應分言故知此段文句有誤倒亦有衍文先謙案郭說
是也此承上般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微乎故此答以未可謂微也揚郝說並非
夫微者至

人也。惟精惟一至人也。何疆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
為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

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迹情謂虛白。俞樾曰大戴記會子天圓篇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
地道曰方方曰曲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

景而金水內景荀子獨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揚注所說未盡其旨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疆

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
石之徒乎。先謙案縱當為從聖人無縱欲之事從其欲猶言從心所欲故仁者之行道

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疆也。無為謂知達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
悟也無疆謂全無達理疆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

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郝懿行
曰恭則虛壹而靜樂則何疆何忍何危結上之辭揚注樂謂性

與天道無所不適道當為通揚本不誤俗人依
論語妄改故諷耳（性與天通語出晉書）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
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

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俞樾曰上文見寢石以為伏
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

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為伏
鬼也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為伏又誤伏為後耳 冥冥

蔽其明也。冥冥暮
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顛步之澮也。顛與踣同半步
曰踣澮小溝也俯而出城

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郭嵩燾曰說文閨特立之戶上闔下方似圭故以
城門擬之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閨闔為宮門之

小者不得徑謂之
小門揚注未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啁啾。

勢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模模無聲也啁啾喧聲也
官司主也言勢亂耳目之所主守啁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

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

折也。高蔽其長也。

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

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

執玄也。

玄幽深也或讀為眩

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

明目之明也

有人

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

不當。安能無過乎。

以疑決疑猶慎墨之屬也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

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願龍門而不

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朮能致風雨者也

其為人也愚而善畏。

善猶喜也

明月而

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

仰與背同

比至其家。

失氣而死。豈不哀哉。

背棄去也失氣謂因甚氣絕也。盧文昭曰正文比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

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

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郝懿行曰感讀為撼解已見讜兵篇玄讀為眩荀書皆然王念孫

曰正當為定聲之誤也下文正事同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疑眩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

此人之所

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

無有謂以有為無也無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

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

擊鼓鼓痹。則必有做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用疾之福也。

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痹冷疾也傷於溼

則患痹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愈讀為愈。郝懿行曰傷於溼而病痹擊鼓之無損於疾徒取費耳此言愚惑之蔽王念孫曰自鼓痹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濟溼而

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揚云傷於溼則患痹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

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

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

可以知人之性。求

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偏也。

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為疑。郝懿行曰

疑止說已見王制篇荀書多作疑止皆俗人妄改之惟此未改楊注疑或為疑蓋俗誤久矣俞樾曰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疑或為疑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泮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實習也。泮周也。子叶反。或當為接。俞樾

曰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泮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並訓終為已傳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先謙案荀書以挾代泮此亦當為挾作泮者後人學。郭嵩燾曰學字當斷句學焉至老

所改。而後人學。不免於愚則執一之不足相通也。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

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 聖也者。

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 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 故學

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

統類法之大綱。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盧文昭曰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元刻無下類字案元刻是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即涉上類字而衍先謙案王

說。是今依元刻刪。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士者脩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 知

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 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 有勇非以持是。

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也 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執甚也察甚其非以分是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 多能非以

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詘。辯說為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為是也 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詘。辯說利口

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詘。詘多言也。詩曰無然詘詘。王引之曰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為攬字之誤也攬謂攬取之也不苟篇小人知與智同則攬盜而漸漸詐也說見尙書述聞民與胥漸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

則謂之攬。脩讀為條。周官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為條。攬之條。謂條蕩使潔清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攬。有勇而不以持是。則謂之賊。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條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淮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知與故。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

荀子集解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二七一

神為詐而巧淮南原道篇曰偶眩智故曲巧偽詐竝與此知字同義辯利而不以言是則謂之譁也揚說皆失之

傳曰天下有一非察是是察非衆以非者而非之以為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

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若夫

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

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

而恣睢妄辨而幾利僭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夸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為辨說所近者惟利也王念孫曰方言鉗惡也廣雅同南楚凡人殘

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彊鉗者既彊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詬也夫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君子見利忍辱見惡忍詬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詬語之杜盧注竝曰詬恥也字或作詢詔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詢杜注曰詢恥也又作垢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口生垢盧注曰垢恥也又作垢宣十五年左傳國君舍垢杜注曰忍垢恥也

書路溫舒傳作國君舍詬詬訓為恥故曰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詈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攘詬王注詬恥也

呂氏春秋離俗篇曰彊力忍詢高注詢辱也淮南汜論篇曰忍詢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詢皆其證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謨詢即此所謂厚顏而忍詬也說文謨恥也或作謨謨謨恥也或作詢廣雅作謨詬揚注以謨詢為置辱亦失之俞樾曰大元元鑿篇箝知休咎范望注曰箝求也鬼谷子有飛箝篇其文曰以飛箝之辭詢其所好以箝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箝也彊鉗謂彊求也揚注以鉗人口釋之非是

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

方多然矣慎墨宋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

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

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憂戚亦不能近道也俞樾曰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即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為君子所不取矣揚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

是訓幾為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廣讀為曠遠也不不少頃干之胸中以自妨謂不以無

益害有益也王念孫曰按能讀為而曠焉而弃之謂遠弃謂不慕往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謂不悅

之也揚注廣讀為曠遠也古多以能為而說見釋詞

蕙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帶也邑隣未詳或曰邑與悒同悒快也隣讀為吝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悒快吝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

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

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

宣而成隱而敗

闇君無之有也。

以宜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先謙案注中四為字皆當作而

故君人者周則讒

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為明狐狸而蒼此言上

幽而下險也。

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為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盧文昭曰正文墨以為明元刻明作明狐狸

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往傾側也元刻作許也郝懿行曰墨者黜闇之意詩言以闇為明以黃為蒼所謂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也二語見後漢文苑傳趙高欲為亂以青為黑以黑為黃民言從之

(語見禮器注)此

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

正上幽下險之事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也先謙案讒言上而字衍或說非

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

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

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集解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盧文弨曰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

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

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郝懿行曰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

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也。郝懿行曰曲期謂曲折期會之地猶言委巷

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儷場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謙案郝云曲期二字下屬是也而解為委巷非也下文云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注期會也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

說其所以然也曲期者乃委曲以會之萬物之散名從諸夏之成俗以委曲期會於遠方異俗之鄉而因之以為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

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

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分散在人者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

故有必然之理是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和陰陽冲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

所受於天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

先謙案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上生之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性相儷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不詞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之而誤注人之性性當為生亦後人以意改之

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然則心為之擇。謂之慮。

情雖無極心擇可

心慮而能為之動。

謂之偽。偽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為矯拂其本性也。郝懿行曰荀書多以偽為為揚注訓

慮積。偽為矯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為謂之正義而為謂之行與此能為之為俱可作偽

慮積。謂之偽。偽為矯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為謂之正義而為謂之行與此能為之為俱可作偽

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盧文弨曰此偽字元

刻作為非也觀於此篇及禮論等篇偽即今為字故曰榮紂性也堯舜

偽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為耳。後儒但知有真偽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者衆矣。下兩而為承上文。亦必本是而講。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事。利則謂之

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俞樾曰。廣韻正。正當也。正利而為。所以知之

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

智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先謙案。在人者。明藏於心。有合者。遇物而形。下兩謂之能同。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智有所能。在人之心者

文。昭曰。句首智字。衍注。當云。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

人為古字。通矣。何必上為能。下為耐。強生分別。即如上文二知。二智。亦是強生分別。古本必皆作知。如偽為之例也。

若依楊注。則上文謂之性。此兩性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記禮運樂記二篇。均用耐字。鄭康成注。耐。古能字也。此蓋

楊注所本。然鄭此說。未見所出。既云古字。時有存者。又云亦有今誤。禮運注。然則鄭意。亦不以偽為定論也。且

以苟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偽為一字。明矣

又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解能傑也。又云耐。或形字。不言為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

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先謙案。二偽。二知。二能。並有虛實動靜之分。知皆讀。智能皆如

字不分兩讀。楊說非也。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所

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

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

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襟袍衣小襟襦袴

國大亂。民日譁。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僂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盧文昭曰。今本新序缺此文。王

念孫曰。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離正道。而擅作。下無名字。即

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了

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

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

守。偏儒疑其所習。先謙案。若有人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先謙案。舊名上所云成名也。新名上所云託奇辭以亂正名也。既循舊名。必變新名。以反其舊。作者變也。禮記哀公問。鄭注作猶變也。揚注未晰。然則所為有名。與

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實。故因耳目鼻口而

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謝本從盧校。作有同異。王念孫曰。元刻有作以。宋龔本同。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萬物之形各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名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異形離心。則分離人之心

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比。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郝懿行曰。玄即眩字。已下覆明有名之意。

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曉也。王念孫曰。名實互紐。即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加點揚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為胡涓切。而所說皆非。先謙案。揚注之非。由失其讀。異形離心。交喻。句異物名實玄紐。句離心。交喻。謂人心不同。使之共喻。下文所云名聞而實。喻也。異形者。離心。交喻。異物者。名實眩紐。此所以有名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

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

之分界。制名所。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

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曰。緣

天官。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

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君天下之馬。雖白黑大小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

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君天下之馬。雖白黑大小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

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盧文昭曰注未名也上宋本有各為制三字衍王念孫曰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揚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今本命下有實字）辨見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王

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竝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揚云色五色也失之。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情獨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笙竽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言草木之屬而言笙者或曰笙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管是竹為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衆聲之異者也。盧

文昭曰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為之辭俞樾曰笙竽之聲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揚又引或說謂竽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為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文異而道同玉篇廣韻竝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字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調竽當為調節字節字皆從竹故節誤為

竽禮記仲尼燕居篇樂也者節也孔疏節字也檀弓篇品節斯疏節制斷也是節為制也調者說文也調者說文音之道調以奇聲與下奇味奇臭對文揚節與清濁同。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衆味之異者也香臭為對文奇聲與下奇味奇臭對文揚節與清濁同。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糞色而沙鳴鬱酒未詳酸暑

記曰皆佩容臭或曰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蠓蠓蝻臭者也。盧文昭曰酒從水酉聲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王念孫曰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眞部不得言酉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揚以酒為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唐朽木臭也（說文唐久屋朽木周禮曰

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宜內饗及內則竝云牛夜鳴則唐先鄭可農云唐朽木臭也）說文唐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唐臭如朽木）內則注曰唐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蕕（僖四年今左傳作菴杜注菴臭草）鬱腥臊亦味也非臭也揚以為暑滷之酸氣亦失之。疾養滄熱滑敏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療

同滄寒也瘡與同同輕重。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先謙案說者心誠悅之故。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者作而致其情也與性惡篇習偽故之故同義二字對文揚注非。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

亦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復反簿簿可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

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王念孫曰案此偏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爲主故曰偏舉之此條以異爲主故曰別舉之（下文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雉有五雉屋有九屋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則別有別（有讀爲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偏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偏舉而誤推說皆失之俞樾曰此偏字乃偏字之誤上云偏舉之乃皆偏之義名無固宜故曰大共君也此云偏舉之乃一偏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偏與偏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俞說是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爲天則人皆

謂之天也。先謙案注固宜各本誤故宜今正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地日月之比也。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揚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揚必當有注矣名有

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途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物有同狀而異

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而爲異

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

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爲異所則謂之變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風化爲鶩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

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

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顯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

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孰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

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即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

承上文而言之又察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其執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執調者觀其何所調也揚讀執為熟而訓為精熟則義不可通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

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

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

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為不然而亦可也此惑於用實

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執調則能禁之矣 驗其所緣同異

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孰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 郭嵩燾曰此三惑仍承上言之用名以亂名則驗其所以為名而觀其行用實以亂名

則驗其所緣以為同異而調使平用名以亂實則驗其制名之原而觀其所以為辭受苟用此 三者以明諸家立言之旨所以為正名也此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與前文不合明無字衍文 非而謁楹

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

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

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 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 名約

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 稽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 凡邪說辟言之離

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 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 明君守

名分不必亂名辨說是非也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 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

可以示人也 郝懿行曰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借 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

之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所謂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

以正道 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

哉 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辨執也辨執謂說其所以然也 盧文弨曰以注未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辨執乃辨說之說注執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執語而誤涉耳先謙案據盧說注皆作辨 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執以臨

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 荀卿自述正名及辨說之意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

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

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稽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

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

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太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則辨說則

萬事不行故為用之太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

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

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與儷同配偶也。盧文弨曰注麗與儷同舊本脫與儷二字今補。

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失其所則為

知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為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亡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王念孫曰論當為論字之誤也。淮南齊俗篇不足

以論之。今本論誤作論。論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揚說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異當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

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辨說所以為心思想象之道故心有所

明則辨說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心之於道亦然也。陳奐曰工宰者工官也。官宰猶言主宰。廣雅官主君也。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失之。

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國之常法條貫也。

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

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質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推類謂推同類之物使

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王念孫曰揚說質請甚迂。實本也。繫辭傳原始要終。以為實也。曲禮禮之實也。鄭虞注並曰實本也。請讀為情。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喻。情即是實。實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成相篇明其請。揚注請當

荀子集解 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二八一

為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曰請當作情又墨子會同明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為情

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

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

是時百家曲說皆親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襲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

俞樾曰揚說冥窮之義甚為任曲窮當讀為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聘禮鄭注作鞠躬是其證

詩曰顒顒叩叩如珪

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

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也叩叩志氣高明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祿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

聽以公心辨

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聽辨辨也以學心聽謂檢敬而聽官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官人之說是非也

不動乎衆人之非

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之

動但自正其辭說也

不洽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王念孫曰洽字義不可通洽當為洽字之誤也不洽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祿辭

以惑衆人之耳目也(祿辭見上文)洽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本蠱音洽劉良曰蠱媚美容儀也無賦貌媚妙以妖蠱五臣作妖洽後漢書張衡傳咸姘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麗也是洽即蠱惑之蠱也不洽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則所見本當是洽字若是洽字則不得言夸眩於衆矣以是明之

者之權執

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執也

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說愛之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

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

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為和俞樾曰揚說非也

吐當為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錄書每相亂若敷從出而今譌為敷贊從出而今譌為贊是也咄者咄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為咏諧之為嗜吟之為吟嘖之為讀是也咄而不奪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躬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咄而不奪利而不流咄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詩曰長夜

漫兮永思寤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寤咎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愛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

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復反。彼名辭也者。

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茲也。通謂得其理。使所更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編反。外是者謂之訥。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為

已寶。訥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見賢編反。故愚者之言。勃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諸諸然而

沸。勃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噴同。深也。諸諸多言也。謂愚者言。說粗疎略。深則無統類。又諸諸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

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

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諫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

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

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

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妬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妬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

欲者所困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

者所困。故能導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亂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也。能節欲則欲自寡矣。能導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能導欲則欲自去矣。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亂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也。能節欲則欲自寡矣。能導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能導欲則欲自去矣。

欲則亂也。王念孫曰。生死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性。性字相近。又因下文有生死字而誤。下文性之具也。即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

情欲之多寡。異類也。情欲之多寡。異類也。情欲之多寡。異類也。情欲之多寡。異類也。情欲之多寡。異類也。

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

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而有欲之意向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盧文弼曰宋本注多脫字今刪正。俞樾曰待字衍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揚注不釋待字故知為衍文。郭嵩燾曰待字不可少人生而有欲不待其可得而後欲之此根於性者也。

若無待字則文不成義。俞說非下同。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天性有欲心為之節制。俞樾曰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明矣。當據補。所受乎天之一

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並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所受乎天之一

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俞樾曰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即承上文而言。

一與多正相對。則受乎天之一言。天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郭嵩燾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性。稟命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腐其真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

以類求也。文義顯然。揚說皆非。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故欲過之

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先謙案此文即以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而動過之。自取死者如鬪。狠亡身之類心通。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

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

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

不在心。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

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

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從盧校。無所字。盧文弼曰以欲為可得。宋本作以所欲為可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宋錄呂本世德堂本並作

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從盧校。無所字。盧文弼曰以欲為可得。宋本作以所欲為可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宋錄呂本世德堂本並作

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從盧校。無所字。盧文弼曰以欲為可得。宋本作以所欲為可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宋錄呂本世德堂本並作

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虛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案所字不當刪下文。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存所字。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

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性之具也。雖為

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

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放肆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

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為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

盧文弨曰。往賤者舊。本作貴賤。說今改正。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

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

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

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

之徒不喻斯理。而強令去欲。寡欲比何異。使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去

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也。言若合道則從

之。奚以損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雖

而獨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

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

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

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

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惑感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遺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王念孫曰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權謂道也）不與權俱則必為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而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 衡不正則重懸於仰

而人以爲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

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懸於仰輕懸於俛而猶未平也途以此定輕重是惑也 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

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爲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

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爲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

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 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

也。易謂以物相易 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

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

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傷術是也 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

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終遇禍也 有嘗試

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爲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王念孫曰隱而難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 志輕

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爲道之精微。顧千里曰案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

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

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

與外危二句爲同例也 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

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

萬物之美而不能噍也。嚮讀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噍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為噍於志。噍口。噍反。俞樾曰：平乃席名。故與噍並。言說文。神部。藹藹子。可以為平。席釋。

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其體平也。並可為證。假而得閭而噍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璽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王念孫曰：得閭

二字義不可通。揚曲為之說。非也得問當為得聞。古莫反。字之誤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愉。即使暫時得聞而愉之。而其不愉者仍在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

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為邪問之辭。故欲養

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

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統。其

與無足無以異。統與冕同。盧文昭曰：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俞樾曰：無足謂別者也。乘軒戴統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跨卓而行無以異。

也。無足與乘軒相應。慮未得其義。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己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備。而可以

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備。作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備。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

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紉之履。麤麻屨也。盧文昭曰：蔬食當作疏食。屋室。廬庠。葭橐。蓐尚。机筵。而

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庠屋如廩庠者。葭。蘆也。以廬庠為屋室。葭橐為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樸之机筵也。王念孫曰：以廬庠為屋室。而云

屋室。廬庠則文義不明。且與葭橐蓐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廬。蓐於義為長。說文局促也。局室謂促狹之室。廬。蓐謂以廬為蓐也。屋室蓋局室之誤。廬。蓐。古字通。橐。蓐與

蘆。廉對文。則蓐上不當有葭字。且葭即蘆也。又與廬相複。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

執列也。執列。班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己之私。和

樂少矣。王念孫曰：和當為私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脩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今本私誤作和。言以是不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為天下必多。而為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揚云

為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即私之誤也。先謙案王說是。注中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

和字。乃後人因正文誤私為和。而屬入之。揚所見本蓋不誤。

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已而役物自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盧文弨曰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旨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尊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言治已治人之旨相合後儒專言錮制淨盡者幾何不以雍而廣矣。

荀子集解卷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二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

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語之語故亦升在上。盧文昭曰書作惟天生聰明時又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僞為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僞故為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郝懿行曰性自然也僞作為也僞與為古字通

揚氏不了而訓為矯全書皆然是其蔽也先謙案郝說

是荀書僞皆讀為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僞尤其明證 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利焉。順是故爭

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

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嫉同惡鳥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先謙案下有字疑衍

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

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然則從人之性。

先謙案論語八佾篇集解從讀曰縱下同

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

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

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道與導同

然後出

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必將待絜栝烝矯然後直。

枸讀為鉤曲也下皆同絜栝正曲木之本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

鈍金必將待

礪厲然後利。

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盧文昭曰注礪舊作勵誤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

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

王念孫曰廣雅險表也成相篇曰險陂傾側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無

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

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彊如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

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

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

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

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

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盧文弨曰。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揚意。卻只作事。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

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顧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

可事。亦可事。亦可明證。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

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

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

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趨惡。其失喪必也。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人性生而

已離其質。樸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僞

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

善。此則爲天性。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

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奮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而則矯偽使之也。今

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

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俞樾曰：往不釋長字蓋以為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為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為耨爾雅釋言

耨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耨鄭箋曰耨糧也。見耨而不敢先食與。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

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

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禮義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

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埴擊也。

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埴音種。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王念孫曰：揚後說以此工人為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

之性而誤下文云瓦埴豈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

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工人

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

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

王引之曰偽音為謂之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

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皆其證

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

徵故聖人

化性而起偽。

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偽也

偽起而生禮義。

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

性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偽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偽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故曰偽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

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刪於性二字

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

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

也。俞樾曰同於衆即不異於衆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偽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譌作其過譌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

所以異而過

衆者偽也。

聖人過衆在能起偽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

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

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盧文昭曰拂奪宋本作拂奪注同俞樾曰楊注違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為拂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為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案說文色部斲溫

怒色也此拂字疑斲之段音言兄弟必斲然爭奪也先謙案據下文言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謂明弟兄二字衍文也有資財而分順情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讓乎國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後人

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

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

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

夫薄

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

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

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執於外也

用此觀之。人之欲

為善者。為性惡也。

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也

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

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
不矯偽者。盧文昭曰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
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已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

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

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

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

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

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

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先謙案當是嘗之借字。當試猶嘗試說見君子篇。無禮義之化。去

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倚傍觀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倚者立

也言立而觀之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同。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今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塵履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汜論篇曰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諱之。衆者

於寡而諱之。不使得發言也。俞樾曰如楊注諱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為國君華之鄭注。天下之悖曰華中裂之。此文諱字當讀為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

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

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律徵驗。郝懿行曰節者信也。言論古必以今事為符信四

語董子書僭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為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注驗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驗或言符信一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物言論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

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

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謝本從盧校與作與王念孫曰呂錢本與皆

作與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是從元刻作與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故槩栝之生為柁木也。

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槩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柁木必將待槩栝烝

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

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

但不能生耳。先謙案禮義積偽者積作為而起禮義也楊注非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

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偽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

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

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

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

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爲又

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

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

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下皆有猶字案

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埴亦陶埴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揚注亦云聖人用此觀之然則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猶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

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

既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

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

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

私會騫孝已而外衆人也

會騫會參閱子騫也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

然而會騫孝已獨厚於孝

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基於禮義故也

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

天非私齊魯之

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爲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

豈其性異矣哉

恭禮義則爲會閔慢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爲性善則會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

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

曰凡禹之所以爲禹

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

人皆有之

然而塗之人

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

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

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

唯讀爲雖

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

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俞樾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為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今

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實。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實。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

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

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執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郝懿行曰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王念孫曰術者道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

語晉語注）服術猶言事道。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

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

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

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

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盧文昭曰故塗之人可以為禹。下元刻有。雖不能為禹。無害可。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十一字。宋本無。

以為禹。足以偏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偏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

嘗不可以相為事也。業事。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

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

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堯

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屈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特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其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則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其子文以爲大感。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號則岐。岐然。越椒之生也。而卒爲舜。舜之舜。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審也。而卒爲舜。舜之舜。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爲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郝懿行曰。徑者直也。論猶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隱也。言若闐合於繩墨不邪曲也。揚注非俞。櫛曰。揚注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義。次也。序也。傳三十一年。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向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載。籒字皆讀若詩秩。秩大欲爲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猶程之以繩。是程也。其義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盧文弨曰。宋

本語作諂悔作侮今從元刻俞樾曰多侮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於子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海海乃假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海釋文曰海本作悔 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 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

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盧文昭曰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郝懿行曰類者善也旁魄即旁薄皆謂大也 折速粹孰而

不急。折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所著論其精孰也不急言不怠於用也。謝本從盧校

折故下遂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折速案楊注云折謂折辭（今本注文亦謂作折案折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折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先謙

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 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 期於必勝人惠

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 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 先王有道敢行其意 言不疑也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

亂世之民 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俞樾曰楊注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

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證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循俗字形相侖傳

寫者因而致誤耳先謙案王念孫云不俗不習也說見榮辱篇王不改字義較長俞說亦通 仁之所在

無貧窮仁之所止無富貴 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盧文昭曰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止雖富貴去之注非王念孫曰此注

中說也見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爲共也。王

丙申校本 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止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

樂之者共樂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揚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

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

勇也 傀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

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王念孫曰爾雅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顧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爲 賢 中信是其證齊信與貨財對文非十二子篇大儉約而優差等與此文同一例則齊信非整齊於信之謂

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向上也。援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

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

是下勇也。盧文昭曰。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王念孫曰。此亦在氏中。說也。汪又云。苟免。或當是注文混入先謙案。不然。然字衍。說見儒效篇。繁弱鉅黍。古

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鉅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勢勁。足以拒於來敵也。郝懿行曰。性惡篇。未自繁弱鉅黍以下。皆言身有

美質。亦須師友。勸靡而成。然則性質本惡。必資師友。切劑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惡。皆執一偏而言。若就渾全而論。自當善惡並存。所以孔子語性。惟言相近。可知善惡存焉。爾又言相遠。可知善惡分焉。爾故曰。羣言淆亂。衷諸聖也。王念孫曰。案

作鉅黍者。是說見史記蘇秦傳。然而不得排擻。則不能自正。排擻。輔正弓弩之器。擻。巨京反。桓公之蕙

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闔閭之于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

劍也。蕙。闕。錄。智。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蕙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啟說劍云。雖以翠綠亦其類也。智。劍光采。恍惚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

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未詳。新亭閭丘。卽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卽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

闔。或此義歟。盧文昭曰。智。舊本作智。今改正。注同。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騑驥。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驂。讀爲駢。謂青驪。文如博基。列子作赤驪。與此不同。織。離。謂青驪。與諱部相轉。說見致土篇。隱忌下。揚云。離。讀爲駢。是也。而云謂青驪。文如博基。則非。

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王念孫曰。前必有本作必。前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並引作必。前有

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

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

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

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靡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誣也。莊子云。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

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致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也。

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能至之官也。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備也。

詩曰。曾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先謙案羣書治要。流作沈。二字通用。說見勸學篇。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取犯大上之禁。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俞樾曰。楊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倒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

可以為安也。不言犯大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莫敢犯上之禁。無大字。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念孫

日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為富。賊害不可以為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先謙案。壽謂年命。短長。人自賊害者。非其壽命本如此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

其壽命本如此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

其壽命本如此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

其壽命本如此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

其壽命本如此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

其壽命本如此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

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

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謝本從盧校世上有治字盧

文昭曰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宋本無故字王念孫曰無治字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

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即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

本亦云諸本無治字俞樾曰請當讀為情成相簡明其請注曰請當為情禮論篤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

廣曰古情字或段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誕也論語所

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揚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

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與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

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

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意與踰義近揚氏無注或

以志怒為說則非王念孫曰怒踰皆通也。淮南主術篇注踰猶過也方言曰凡人語而過。分然各以

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

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俞樾曰易當讀為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

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亂世則

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曷為貶職世卿也故

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誠也均同也謂同被

其刑也。盧文昭曰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

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曾也。王念孫曰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案先祖

當賢即先祖嘗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曰嘗試去君上之勢嘗試即嘗試也揚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為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 以族論罪以

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慳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拂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萃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云慳會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會無以道德止之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繼法效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

則利。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陳奐曰案養取也知所養知所

取法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注養謂自奉養失之俞樾曰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動字之誼則動字衍文也 一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

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

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

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王念孫曰流讀為留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

(繫辭傳旁行而不流釋文流京作留荀子王制篇無有滯留韓詩外傳作無有流滯)揚以流為邪移失之 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乖悖施

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有所休息之時也。郝懿行曰捷者

接也夫少長有禮晉人知其可用殊加無斷魯俗規其尤美故知長幼循其序而後事業有所歸捷與接同言相接續而成故人得休息也捷不訓速揚注恐非 故仁者。仁此者也。仁

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

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為仁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為

者死生則忠者。悃慎此者也。悃讀如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郝懿行曰慎者誠也言能悃

為名節也。厚誠信於此此五者謂之忠也(說見不苟篇)俞樾曰厚與順誼不倫揚

為名節也。忠者。悃慎此者也。厚誠信於此此五者謂之忠也(說見不苟篇)俞樾曰厚與順誼不倫揚

說非是敦慎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云：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慎慎勉也。釋文：慎亦作慕。是敦慕並為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慎此者也。敦慎與敦慕文異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為忠也。說文：心部慎勉也。是慎其本字。慕其段字。此用本字作慎。因譌為慎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慎下有於字。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為德備也。備而不

矜。一自善也。謂之聖。

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為也。郝懿行曰：上言兼此文成義。既言備又言一一盡善於文為複矣。自猶己也。德備而不以一善自矜。非聖人不能也。不矜

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致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有

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荀子集解卷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諸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

舊第八今以是荀卿雜語故降在下。盧文弼曰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國君之愚闇為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誓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即稱如誓無相何。儀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僕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謂不傳大約託於誓。諷諷通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解亦此曲也。王弼之曰揚盧二說皆非也。篇謂不傳大約託於誓。成相雜辭案志所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揚又云成功在相。稱為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為樂器之春牘。斯為謬矣。以相為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題。且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言之乎。若篇首稱如誓無相乃指相誓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竝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與請成相同義。下文云凡成相辦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又云治之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為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諷諷通之詞也。俞樾曰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誓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為言。既以為樂器又以為誓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即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擊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為歌謠。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必以盧說為謬。何也。先謙案俞說近是。王以成相為成治於漢書之成相雜辭及本篇云託於成相以喻意。義未洽。郝氏讀相為平聲。尤非。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

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於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盧文弼曰案愚闇重言之者。即下文愚

以重愚闇以重聞之意。注似向有脫誤。又墮字即墮字之俗說。文於墮下作許。規切。下有墮注為篆文。又載墮字。注今俗作墮。徒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向書元首叢墜之韻。可見王念孫曰大戴記會子制言篇是以感聞感聞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感聞。

人主無賢。如誓無相。何儀儀。

儀儀無所往貌。相。息亮反。儀丑字反。請布基。慎聖人。

慎讀為順。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郝懿行曰基者設也。慎者誠也。言請布陳設施必在誠用聖人也。詩云考慎其相。慎訓誠相訓實也。誠與成古字通。是即成相名篇篇中相字。俱讀平聲。釋言云基設也。篇內皆同注。

云基業失之顯千里曰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天韻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為歧異非原文耳俞樾曰人字不入韻疑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論尚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慎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並其證也聽講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為聖人矣講布基慎聽之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義正同也慎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言

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政反。先謙案言論人臣之過當尊主安國尚賢義。郝懿行曰施古反其所施行即下所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也揚以施為施惠非

俄此皆古韻餘可類推俞樾曰義讀為儀儀亦賢也尚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故傳訓職拒諫飾非愚而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尚賢儀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

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聞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多私。假設問答以明其義罷讀曰

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還秩比周還主黨與施。還鏡。王念孫曰還讀為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或其主也施張也揚訓還為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

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執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上能尊主愛下民道則為賢

王念孫曰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荀臣道二篇並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

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擊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蹙。擊災也蹙。愚以重愚聞以重聞成為桀。久而愚聞愈甚遂至於桀也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卑其志意。大

其園囿高其臺。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盧文昭曰臺下宋本有樹字元刻無以韻讀之元刻是也今從之郝懿行曰能讀如泥來讀如黎臺讀如題皆古韻武王怒

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易鄉回面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啓微子名下降也鄭讀為向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

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俞樾曰楊注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為廟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祖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

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

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為所奪古韻之歷久矣

世之衰。讒人歸。比于見劓箕子累。累讀為縲書曰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揮也世之禍。惡賢

士子胥見殺百里徙。

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從還也謀不見用虞城係虜還徙於秦

穆公任之強配五伯

大卿施。

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逆拒斥逐大儒不使通也拘謂畏匡尼陳也

展禽三緇。春申道綴基畢輪。

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樓字子禽諡曰惠居於柳下三緇為士師三見緇也春申楚相

黃歇封為春申君綴止也與轅同畢盡也輪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

盧文昭曰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郝懿行曰此荀卿自道苟本受知春申為蘭陵令蓋將借以行道

迨春申亡而道亦連綴俱亡基亦輪矣輪者墮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墮壞也王念孫曰揚說輪字之義甚狂輪者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輪平傳曰輪平者何輪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

梁傳亦曰輪者墮也小雅正月篇載輪爾載鄭箋曰輪墮也盧說本任氏見丙申校本先謙案注三緇下宋台州本有謂字

請牧基賢者思。治堯在萬世如

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險與陂同言當疑此讒人傾險也。王念孫曰疑恐也畏也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宥坐篇其甚百似之谷不懼大戴記勸學篇懼作疑。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讒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揚未喻疑字之義俞樾曰爾雅釋言

疑屎也郭注曰屎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訛之段借說文七部規定也定故為止今說文譌作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訛之段借

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揚注言當疑此讒人險則與上意不貫矣

基必施。辨賢罷。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文武之道同伏戲。氏始書八卦造書契者戲與戲同

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在與張亦同義。文武之道同伏戲。氏始書八卦造書契者戲與戲同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如講與施罷戲皆韻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

王。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必拘於古法。先謙案浙局本注法為大字依各本改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

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即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祥。王念孫曰祥許古字通不祥不善也揚說失之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不解也眾人貳之。讒夫弃之形

是詰。眾人則不能復一鵠夫則兼弃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水至平。端

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聖人心平如水

而有執直而用拙必參天。

而有執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執則度已以繩接人用

擻功業必參天也。郝懿行曰而有執句之上疑脫人字蓋與聖人人字相涉而誤脫也此以平傾人天相韻古讀平如偏也。

世無王。窮賢良。

無王者與賢良窮困

暴人芻

豢。仁人糟糠。

暴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禮樂滅息。

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

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

為治之意後權執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

君子誠之好以待。

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

處之

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

敦厚也有讀為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

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

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

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

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王引之曰反當為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揚說失之。

治之

道美不老。

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治當日新為美無休息也。

君子由之倏以好。

倏亦好也音絞

下以教誨子弟。上以

事祖考。

接下以仁事親以孝也。

成相竭。辭不蹙。

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顛蹙之辭蹙音厥。

君子道之順以達。

道言說也辭既

不蹙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王念孫曰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揚說失之。

宗其賢良。辨其殃孽。

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之為害也。

顧千里曰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向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聖必張亦應十二字今存七字尙少四字。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意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向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

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為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執（揚注執或為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兩處則上六下五雖

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安虛校語定上四下七為兩句言五句為一章以前後例之不合。

請成相。道聖王。

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王念孫曰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為道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下文道古賢聖必張義與此同揚說失之又案道古賢

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共五句為一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

堯舜尙賢身

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

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

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堯讓賢以為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

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

孰知之。蓋以自歎堯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

物備。委任羣下無為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王念孫曰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禹下為韻。非有深意也。

揚反以獨求而失之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為德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極歸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為與。郝懿行

曰予者相推予也予與古今字。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王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

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合矣。舉舜剛敏任之

天下身休息。剛與映同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聞鳥獸踴躍也契為司

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鵷。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鵷即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辟除民害逐共

工。今尚書舜疏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北決九河。通十一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隈沈淮謂洛七水又有維

十二此云十二者未詳其說也。郝懿行曰共工蓋主水土之官禹抑鵷水故假。禹傳土平天下。傳讀為敷

言逐去之非實事也。通十二渚即擊十二州也。小州曰渚故假渚言之注皆未了。禹傳土平天下。傳讀為敷

孔安國云洪水泛盜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為民行勞苦。所行之事也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成未聞

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盧文昭曰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窺傳寫誤為窺耳直與真亦形似呂氏語見

求人篇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為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為上或在為下俱未可知。契

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卒居于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

所在或曰即砥柱也左氏傳曰閻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

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卒子冥立為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殿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也。俞樾曰舉當讀為與古舉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為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文云身讓卞隨與牟光作舉者段字耳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基業必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

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王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

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

無災。隱諱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疾賢良諱由姦詐鮮無災亦四字七字句王念孫曰良當為長楊注長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注

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為長句由姦詐鮮無災為句無良字）先謙案王說是宋台州本謝本並作由術局本作用蓋應改但依注作用為是蓋由用形相似而誤

哉阪為先聖

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盧文昭曰患難哉阪為先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為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為一章也郝懿行曰盧斷聖知二字屬下為句是也阪為先者阪猶反也所行反側頗僻為先古音西亦與下韻王念孫曰阪為先疑當作之此言為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

用愚是反為之也揚謂阪與反同是也但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出說文光字從儿也（儿與人同）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出寫者誤加儿耳出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為韻

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盧文昭曰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不覺悟不知

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四門也。盧文昭曰中元刻作忠古通用俞樾曰中讀為忠言忠

誠之士不能上達也漢張遷碑中嘗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並段中為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為忠蓋以中衷忠三字義並通耳

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

不終極。莫冥冥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鳥路反下同正直惡心無度邪

枉辟回失道途。辟讀為僻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獨

也或曰下無獨字。盧文昭曰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盧文昭曰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通也古音戒又悔態為韻王念孫曰盧說是矣而未盡

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閱恨也孫炎本作很）後當為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上文後必有而誤）復與復同（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復趙策復作復亦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驚而不驚從是也又通作覆史記離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螻蛄是也）言很復不從諫以遂其過也莊子論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論法篇曰復很遂過曰刺 後遂過

不肯悔。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言念孫曰態讀為恣態之態（下人之態同）言言語反覆則詐態從此生也（襄四年左

傳閔之詐應以取其國家）以態為惡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偽態又曰上畏大后之嚴下感奸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偽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賈良等反增惑眾恣態當窮竟皆借態為馬非姿態也 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忌賢者。王念孫曰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揚曲為之說非也利當為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執。

失輔弱之臣。未執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辨其姓名墨子曰未執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為郭。盧文昭曰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為七字句注孺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糸字書皆無攷墨子所染篇作厲公王念孫曰之者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衡實難相景實難即是難俞樾曰之難厲王疏于歲七字為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雖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一七字句為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倏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論字其弟四句六字其弟七句五字豈能以子弟二字屬下為七字句乎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為句厲王疏于歲五字為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先謙案俞說是厲王疏于歲。歲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歲子言執公長父姦邪遂使難作厲王疏竄于歲周幽厲所

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欲

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郝懿行曰對字失韻疑對字之形論衷對者言中衣內懷藏封事也王念孫曰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

紅不協衷對當為剖衷言欲剖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即剖衷之謂）欲剖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紅為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誤為對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揚說失之俞樾曰王氏改欲衷對為欲剖衷此臆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衷字上對讀為遂爾雅釋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紅孺篇對揚王休蕩篇旒言以對毛傳並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辭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為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揚氏即據以為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

揚以辭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為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揚氏即據以為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

揚以辭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為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揚氏即據以為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

矣先謙案 兪說是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

屬之欲反鑠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爭水虞於是禁置里麗此當是自到之後威以里麗弃之江也賈逵云里麗小罍也。盧文弼曰案揚云本或作屬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它說附益之置韋昭云當爲里此術置械尸所謂鴟夷者宋本亦同又無水虞二字郝懿行曰黃縣蓬萊閒人皆以獨鹿爲酒器名此言獨鹿蓋爲革囊感尸所謂鴟夷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爲劍名則不當言到而獨鹿語讀爲里麗謂是既到之後威以里麗而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到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言誰可以爲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辯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家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宜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折骸以暴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

作以昭元年左傳癸甲以見子南考工記留人鄭君農注引此以作而 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爲志也。顧千里曰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尙少四字

請成相。言治方。言爲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爲君之

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事素惰游手也務本節用財

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叩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

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叩與仰同宜亮反。王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楊說非也往當爲佳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惟維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佳與佳相似而誤 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

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侮於王乎君法儀。禁不爲。爲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爲惡。兪樾曰禁不爲惡而止曰禁不爲則辭不達往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衰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臣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

荀子集解 卷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

三三一

明法曰俊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以大姦為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為儀故儀亦可為儀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為言君法明威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為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揚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

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而以君法明為其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它文以聞之殆不足據也 莫不說教

名不移。既能正己則民皆悅上之教 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執政以它為師言皆歸王

曰它師二字誤倒當作師 刑稱陳守其銀。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

它則與儀為移皆韻矣 同。王念孫曰揚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畢

氏恬谿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為陳微子云我祖底途陳于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

輿云率惟茲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

輕重皆稱乎道 下不得專用刑 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請

而各守其限也 法則私門自輕 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請

牧祺。明有基。 祺祥也請牧治言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俞樾曰上文云請牧基賢者

思此文亦當作請牧基明有祺傳寫者誤倒基祺兩字耳據揚注所見本已倒 主好

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 五聽折獄之五聽也脩領謂脩之使得綱領莫

。盧文昭曰脩領宋本作循領今從元刻注同王念孫曰領猶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

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續當為續主

執持當為執主持莫不理續執主持者爾雅曰續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執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

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執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執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執私王竝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續誤作續

執誤作執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揚說皆失之顧千里曰五聽疑即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

臣下職云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刑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

脩領謂五章為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為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揚注別以折 聽之經。

明其請。 請當為情繫獄之經在明其情。 盧文昭曰案請古與情通用列子說符篇揚朱曰發于此而應于

彼者唯請釋文引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又墨子書多以請為禮先謙案經道也說詳勸學篇

下文兼賞刑言則聽非聽獄之謂謂聽政也王制篇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即

參伍明謹施賞刑也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信誣分也無遺善無隱謀隱遠至也明其請者不昏至者待之以刑即

則下不親和解調通則賞 參伍明謹施賞刑。 參伍猶錯雜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 顯者必得。

試鋒起故非明其情不可 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也 顯者必得。

隱者復顯民以反誠。 幽隱皆通則 言有節。 稽其實。 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 信誕以分賞

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

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懿行曰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視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注似未了。耳目既顯。吏敬法令

莫敢恣。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鉞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鉞

與披同。偕與汜同。言不使紛披汜亂也。郝懿行曰正名篇有滑鉞此言鉞偕其義同皆謂執鉞偕亂之意。漢書淮南厲王傳。說天下正法。顏注。說古委字謂曲也。枚乘傳其文。說鉞與鉞同。謂曲戾也。滑蓋與偕同。謂攪亂也。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若巧拙之事亦皆止。盧文昭曰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或當作各以所

宜舍巧拙。臣謹脩君制變。臣職在謹脩君職在制變。王念孫曰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韓書循脩相亂。說韻。此以諱元二部通用。凡諱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公察善思論不亂。先謙案倫論

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

賦見儒效篇。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盧文昭曰案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

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

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解之。先王因重演其

義而告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說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

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

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

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禮。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

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

荀子集解 卷十八 賦篇第二十六 三二二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

隆猶備也。物萬物也。王念孫曰：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為降。說見墨子尚賢中篇。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子也。

或厚

或薄，帝不齊均。

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王念孫曰：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即指智而言。皇天隆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

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

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昏昏淑淑，皇

皇穆穆。

昏昏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俞樾曰：淑淑訓美，則與昏昏不倫矣。淑當讀為淑，文選長宿賦：隔敵擯仄，注曰：隔敵追蹙，兒海賦：葩華淑淑，注曰：淑淑，誼亦猶是耳。

周流四海，曾不崇日。

崇，充也。言智慮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徧也。君子以脩，跖以穿室。

跖，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跖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

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

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

業以成。

行下孟反。皆在智也。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為泰寧也。

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

言智常欲見利遠害。

脩潔之為親

而雜汙之為狄者邪。

智脩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王念孫曰：親近也。狄讀為逖，逖遠也。大雅瞻卬篇：輪翰介狄，毛傳曰：狄遠也。是狄與逖同。此

言智之為德，近於脩潔而遠於穢汙也。揚說皆失之。

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弁迹者邪。

弁，行爲動

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

精，靈也。榮，華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

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王

引之曰：疵知為韻，疵下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

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

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

言備天地之圓方也。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矣。盧文昭曰：藝文類聚大參注：天地相似，上似脫一

與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

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宇，高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宇，高也。謂天所覆三蒼四方上下為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大盈

大字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察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盈大字而不窮即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既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揚云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字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宇又曰呂錢本作盈大乎寓由蓋本作充盈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字由而增由字察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鉅矩焉為釋宙字不得有宙字楊注釋

忽令其極之遠也。據令其相逐而反也。今與劉同據字字而不釋宙字則本無宙字明甚 雲或恍惚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也據音辰。王念孫曰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為遠貌極至也言忽令其所至之遠也據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鳧氏鐘縣謂之旋程氏易囿通藝錄曰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文字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是也螺小者謂之螺螺郭璞紅賦所謂鸚螺螺螺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為金柄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為聲病矣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蠡臺續述征記曰同道如蠡故謂之蠡臺是凡言蠡者皆取旋轉之義）反亦旋也故曰據令其相逐而反也揚說皆失之

叩叩令天下之咸蹇也。叩叩高貌雲高而不用則天下皆蹇難也。有馮樹曰楊注非是蹇當讀為蹇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即承此而言若如楊注則與下意不貫矣 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棄也 往來愔愔。通于大神。愔愔猶晦暝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 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為亟急也門謂所出者也

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用也 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苟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王引之曰揚以意為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審謀而小人審意臣意之也是意為度也（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莊子胠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罔億度即妄意度鄭注少儀曰側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

充盈大字而不窮。入郗穴而不偪者與。窮讀為窳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字幽深則入郗穴而會無偏側不容也窳它弔反。王念孫曰楊訓窮為深貌又以窳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字而不窮為句窮者開隙之穽言充盈大字而無開隙也偪不窮也偪與窳義正相反廣雅曰窳窳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鐘小者不窮大者不穽窳則不咸穽則不窮杜注曰窳窳不滿也穽穽大不入也不咸不充盈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窮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窮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窮小用之則不困呂

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窮高注曰窮不滿密也義並與此同 行遠疾速而不

可託訊者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繼續也。盧文弨曰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託訊誤倒耳。注或作託訓亦似誤。王念孫曰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不窮。窮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託訊誤倒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偏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為訊託仍不合韻。

往來愔愔而不可為固塞者與。雖往來晦暝掩蔽萬物。若使牢固蔽塞則不可。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謂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會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側也。王念孫曰億讀為意。意德古字通。說見前。側意之下。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會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頡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平津侯傳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深。陸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為德度。則分億與忌為二義。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會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王念孫曰置讀為

並。作置。鄭云置當為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為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偏塞忌置為韻。忌讀如極。費無忌。置與德同。託地而游字。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疑寒。在夏而蒸暑也。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雲所以潤萬物。人莫

有物於此。儻儻令其狀屢化如神。儻讀如其蟲。儻之保儻。儻無毛羽之類也。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

為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王引之曰如楊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慘。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憚于志。鍊鍊為下。慘蠶。慘聲相近。故曰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繭成而見殺。是身廢。棄其耆老。收其後世。後世種也。人屬

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盧文弨曰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舉紀聞所引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讀五支六脂之別也。王念孫曰敗世害泰古音並屬祭部。非惟不與五支

為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王引之曰如楊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慘。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憚于志。鍊鍊為下。慘蠶。慘聲相近。故曰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繭成而見殺。是身廢。棄其耆老。收其後世。後世種也。人屬

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盧文弨曰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舉紀聞所引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讀五支六脂之別也。王念孫曰敗世害泰古音並屬祭部。非惟不與五支

為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王引之曰如楊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慘。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憚于志。鍊鍊為下。慘蠶。慘聲相近。故曰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繭成而見殺。是身廢。棄其耆老。收其後世。後世種也。人屬

之去聲通竝不與六脂之去聲通此虛
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攷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

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蔡原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為馬故
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
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

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游謂化而出也

而後治繭亂而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喜溼而惡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用也王念

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者宜不惡用矣而蠶則

喜溼故妄改之言疾溼又言惡用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

蛾以為父五言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夫是之謂蠶理

五帝言此乃蠶之義理也郝懿行曰理者條理也夫含生賦形各有條理條者似智蠶之功至大時人幹

理者似禮蠶斂為物條理尤深莫精於蠶莫密於蠶所以二賦語已皆言其理者也蠶知其本詩曰婦無公

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蠶所生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

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難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暨也子容反

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

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

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順時行藏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

功小者邪為鐵則巨為箴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刺者邪長其尾謂線也刺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刺者宙也刺杪末

之意匹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刺趙讀為掉掉線長貌言箴尾掉而線也掉徒弔反郝懿行曰趙之為言超也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

猶趨騰是也增錄搖掉疊韻之字 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結其尾線無羽無翼。反覆甚極。

極讀為亟急也。尾生而事起。尾廩而事已。則續功畢也。簪以為父。管以為母。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為父此者欲

狀其形也管所以成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線續也。盧文昭曰簪當為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

箴賴以成形故曰為父郝懿行曰古之簪形若大箴耳箴有簪故父之管韜箴故母之俞櫛曰簪當為鑽禮記喪

大記用雜金鑽正義曰鑽釘也釘與箴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箴方其未成箴之時則箴亦一鑽而已矣故

曰鑽以為父作簪者段字耳若是首笄之簪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任矣盧氏謂簪當

為鑽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為父此尤曲說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

箴理。理義。古者貴職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紘公侯夫人加之以紕綖大夫妻成祭服士

妻衣其夫末世皆不脩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物微而用至重以謙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侷詩。荀卿請陳侷其激切也。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實愚易位也鄉

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星殞墜。日暮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殞墜以喻百官弛廢且暮晦

盲言無聰明時也或曰當時星辰殞墜且暮昏霧也。幽晦

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知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為照。王念孫曰幽晦元刻

而諷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闇(宋翼本同)是也楊注幽闇之人是其證宋本闇作晦者涉上文且暮晦盲

此皆俗人所謂改字念孫曰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義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

揚注內見謂二字即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闔門之內無私之義泰游玩之循於天下不見

謂脩賈子脩政語篇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也

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不見謂不脩疏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盡用文

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却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脩故見謂濁(今本謂譌作脩據正義

改)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揚注云反見謂從橫途改正文見謂為反見不知

揚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

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

志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行至公以利百姓

罪人。懲革貳兵。懲與儆同備也貳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儆備增益兵革

之道言彊盛也。王念孫曰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為邪之誤也(隸書戒字作

歲與貳相似)戒兵與懲

革同義揚云貳副也未安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為讒讒進貌

赫懿行曰將者大也逸詩云如霜雪之將將此言

道德純備之人讒口方張不能用也王念孫曰揚後說讀將將為鑿鑿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繫之貌也周頌執競篇鑿鑿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讒口鑿鑿箋云鑿鑿衆多貌

龍為蠃螟。鴟梟為鳳皇。說文云蠃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蠃蠃螟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蠃龍之聖反謂之蠃螟鴟梟之惡反以為鳳皇也必恐時賢不見用也

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

之大行也。聞乎天下之晦盲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盲言人莫之識也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元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詬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

道千或為卒。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益而解惰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共讀為拱

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俞樾曰如楊注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

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說之辭猶楚詞亂曰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弟子言當時政事既與愚反疑惑

之人故更願以亂辭敘之也。其小歌曰。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念彼遠方。何其塞

矣。遠方猶大道也。俞樾曰楊注以遠方為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

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衍鏡也。盧文昭曰衍不與塞服為韻忠臣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

讒人般矣。般樂也音盤

珷玉璠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珷赤玉璠美玉也孔安國曰璠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為佩說文云珷音瓊。盧文昭曰璠說文本訓美石楊所據乃誤本也如孔安國曰美石

而今本禹貢注亦皆誤為美玉又曰此章在遺春申君書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鄆（吳師道曰鑄鑄）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趙以為上卿（後語作上客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癩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鄙語曰癩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諫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纒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適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出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鍼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悼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瀉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纒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瀉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綈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婞子奢莫知嫫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譬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外傳未引詩作上帝甚怕無自瘵焉）郝懿行曰疾即瓊字韓詩外傳四作璇非

錦不知異也（雜布纒布。王念孫曰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不知別異）說文閭婞子奢莫之

媒也（閭婞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陳楚詞七諫謂閭婞為醜惡蓋一名明陳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陳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為之媒也）悅也（盧文昭曰力父俗本作刁）

省照耳任中曰都奢古本一音不必改字 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力父未詳喜也）盧文昭曰力父俗本作刁

父今從元刻與韓詩外傳四同 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郝懿行曰以危為安韓詩外傳四作以是為非）嗚

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或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集解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盧文弨曰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開

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舉為標首所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

其禮制如此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屏猶

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侯謂不欲見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郝懿行曰釋宮但云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也蓋屏之制如今之照壁釋名云屏自障屏也蒼頡篇云屏牆也爾雅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為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瑣瑣分別內外也荀書每援禮文此云外屏內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即爾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浙人金鸞氏筆論深是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泉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守在門屏之閒門即應門也其言甚辨見所箸求古錄今採其說存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

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

詩曰。我出我輿。于彼

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天子山

冕。諸侯玄冠。大夫禕冕。士韋弁。禮也。

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變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變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

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鄭注觀禮云禕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

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為鞞而載弁也玉藻曰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

天子御珽諸侯

御茶大夫服笏禮也

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珽長三尺柄上終葵首謂劍上至其首而方也茶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

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茶讀如舒遲之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彫謂彫畫為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

御之禮也

諸侯相見卿為介

相見謂於鄰地為會介副也聘義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出會則以卿為上介也 以其教

出舉行

教謂戒令舉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王念孫曰敎出當為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舉行文與此同也下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土土當為出言必

聽律習容而後出也楊云聽律謂聽佩聲使中音律也王葆云習容觀玉聲乃出鄭注作款皆是也故諸書中土書土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往偽濁一錄書出字或省作土若數習容作款皆作土管字大匠篇以欲通吏不疑今本土士譌作出史記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皆其證也

楊說皆失之

使仁居守

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

聘人以珽

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聘人以珽謂使人聘他國以珽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子貢以弓是

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缺玦如環而缺肉好

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球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 郝懿行曰土即事也古字通用楊注不誤而語未明晰問士者謂問人以事則以璧為擊如魯哀公執擊於周豐也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

施然也

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以仁為先也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

珍禮禮二云禮二云玉帛二云乎哉

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也 詩曰物其

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

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 俞樾曰案上句不時宜注時宜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

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 俞樾曰案上句不時宜注時宜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

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簞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為敬文。此敬文誤為敬交。猶彼敬文誤為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郝懿行曰天論篇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舜曰。

維予從欲而治。虞書舜美泉陶之辭。言泉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泉陶也。郝懿行曰此語二書。以入大禹謨。維字作俾。荀所解則未知出何書也。又解蔽篇解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惟矣。此引舜曰。彼援道經。皆不解書。俞樾曰。此即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揚氏誤據古文尙書為說。乃曰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泉陶也。失之矣。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

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亦不學亦不成也。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于太填。顓頊學于錄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跖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盧文弨曰。案新序五大填。作大填。古今人表作大填。錄圖作錄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成子。伯時子。思作欽。時子。思。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練麻而已。其禮皆五十不成喪。即檀弓。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郭嵩燾曰。五

十不成喪。即檀弓。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事宗廟之事也。宗。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勛。率。鄭云勛勉也。若。汝也。勉。行則當有常。深戒之。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者。在禮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

荀子集解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

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郭嵩燾曰。宮室與國家對。文臣妾與萬民對。文宮室者。門柵之內。庭戶之閒。盡一家之人言之。揚注誤。君子

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

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會子。郝懿行曰。此出會子立專篇。荀稱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貌。謂不優以辭色。勿彊。謂匪怒伊教。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愧。非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盧文昭曰。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

也。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太質。故爲之飾。親親。故故

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貴貴。尊尊。尊賢。賢老。老長

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有禮有次序。仁愛也。故親

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所以安居。門所以出也。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爲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文昭曰。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郝懿行曰。虛。讀爲墟。墟。里人所居。因借爲居。字非居聲之誤也。王念孫曰。虛。當爲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揚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劉說同)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遂理而

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

日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謙書和字。或作和。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揚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

失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

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違，禮然後為義也。制禮反

本成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為道。貨

財曰賄，與馬曰賄，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哈。此與公羊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竿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賄猶覆也。賄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賄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賄，賄知死則襚。哈，盧文昭曰：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賄，賄賄，所以佐生也。贈，贈，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行五十，葬喪百里，賄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賄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遠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為

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為賊害。策，編竹為之，後易之以玉焉。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

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接。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一二策。禦，禁也。第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

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使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賈誼曰：憂喜聚門。授天子二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第三策也。先謙案：羣書治要作務哉，務哉。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

日綱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大蚤為陵犯也。朝大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糝祭魚然後虞人，禘梁射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前說非。治民

荀子集解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三二五

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

義殊。郝懿行曰拜者必跪拜手頭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而手至地故曰下衡稽顙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

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

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上大夫中大

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

服之精麗為序也。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

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雖與數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汪中曰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

甯之下。此因上尚尊向親之文而談。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覲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

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貌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正貌。

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謗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胥衛侯之弟鱣。怨謂若慶鄭 為人

也。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

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

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蠹設寢也。王念孫

曰設當為燕字之誤也。故揚注云燕晏也。今注文燕字亦誤作設。易之咸。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為少

寢對廟而言。燕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是其證。故曰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夫婦。然後有

男兌為少女。故曰見夫婦。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後相成也。聘士

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魚敬反。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墜

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

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和

樂之聲。此言珩珮之聲和樂人心。步中武象。趨中韶護。佩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其類也

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顧千里曰案疑或說是也。正論篤禮論篤樂皆作鸞可以為證。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繼

玉聲聽律謂聽珩珮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土者修立之名也。先謙案土當為出說見上。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

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土如歸妻。迨冰未泮。殺。誠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

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盧文弨曰。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竝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婚期。家語所說亦同。翰有荜蕪所

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必連冰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

禮。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猶觀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

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之說。合。楊注。偶未省。照乃云。此誤。而改其文。謬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御。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側十之形。因轉寫致誤。歟。五。古文作。又。王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標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

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詩。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

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為。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

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

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

三丈六尺。

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嶠。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王引之曰大之當為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為三丈六尺也。揚以廣釋大。

則所見

本已誤。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

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王念孫曰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為內外表裏。

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離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揚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理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謙案王謂文貌猶文理是也。禮論篇文理史記並引作文貌是其證。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

並解於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

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易小畜卦初九之辭。

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適也。

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公牟傳曰。秦伯使逢來聘。逢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

以為能變也。謂前不用塞叔百里之言。敗於穀。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

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

掩蔽公道。謂之暗昧。

奉妒昧者。謂之交謫。

交謫。於謫詐之人。相成為惡也。俞樾曰。交謫為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謫同義。下文曰。交謫之人。妒昧之臣。是交謫與妒昧皆兩字。平列。揚注曰。交。通於謫。詐之人。失之矣。

交謫之人。妒

昧之臣。國之蔑擊也。

蔑與穢同。擊妖擊言。終為國之災害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

言。身能行之。國器也。

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

國賴其言而用也。

口言善。

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不富無以養民。

情。衣食足知榮辱。

不教無以理民性。

人性惡。故須教。

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

所以富之也。

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立大學。設庠序。

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

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謂教道之也十或爲七也。王念孫曰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

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揚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爲十教失之

子之囚突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天下國有俊

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亡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能

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途亡由於好獨途謂徑險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供頤煊曰途當作墜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作溺者不問墜亦行曰墜當作險險墜古今字先諫案詩載馳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由蹊途而涉曰跋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途曰跋涉二途字與此義同晏子作墜乃誤文供據以爲說非

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

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郝懿行曰類猶比也古謂之決事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慶賞刑罰類亦類然楊注未明晰盧分段非二句又見王制篇俞樾曰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

將以爲類正義曰類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爲善

不同同歸於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政教習俗相順而

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也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

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當爲來謂從他國與來或君之人入采地

新有昏暮不事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謂

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獨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晏

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子產惠人也雖有恩惠不如管仲

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用仁義也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

大夫。

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侵饋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郝懿行曰此謂管仲向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為王者之佐往往以四子言恐非是。

孟子三見宣王不

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

公行子之之燕。

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

遇會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會元

曰。志卑。

言不求遠大也。會元會參之子。

志卑者輕物。

物。輕物者不求助。以自輔。

苟不求助。何能舉。

既無輔助。必不勝任矣。

氏兇之虜也。

謂見俘掠。

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

壘讀為壘。氏兇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

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秋豪及細其害益披靡而來及。

國家於言不啻其大而憂其小。與氏兇之虜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讀為豈。陳奐曰。案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王念孫曰。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摩。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歷無不靡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靡滅。摩與靡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韻正。

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

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眸子之求箴也。俞樾曰。揚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子。眸當讀為睇。說文目部。睇。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牟。冒也。眸之與睇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瞽。篆曰。低目。謹視也。從目欲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十隨。舉牟光。即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

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

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

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皆謂言貨財也。

士不通貨財。

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賢選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

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為贖。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贖謂執贖而置於君土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贖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

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錯置也。質讀為贖。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贖謂執贖而置於君土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贖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

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錯置也。質讀為贖。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贖謂執贖而置於君土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贖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

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

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園。謂若公儀

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王念孫曰場園當為場園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為場園玩揚注亦是園字論語

子路篇馬注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圃即揚注所本俞樾曰上云土不暹財貨揚注不得實遷如商賈也。此

云冢卿不脩幣注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然則與土之不暹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冢卿不脩幣施疑此

文奪施字幣乃敝字之誤施當為敝古同聲段借字也。他即今籍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籬地同力支反引通俗

文云柴垣曰地木垣曰柵說文木部地落也。冢卿不脩幣謂籬落也。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

壤不脩幣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為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

民爭業。樂分施而取積臧。然故民不因財。

王念孫曰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因為句則字下屬為句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

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然後民不因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窶容也謂容集

上方注云後作故則作財是校者以作則者為非當從今本。先謙案有所竄其手猶言有所措手也。揚注失

之泥羣書治要作有所竄其中矣疑以意改之。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

則案無誅已。堯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多積財而羞無有。羞

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上好羞則民閭飾矣。

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閭自脩飾也。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為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閭飾者言上

好義則民雖處隱閭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具備篇載宓子賤治亶父使民閭行若有

嚴刑於旁即所謂民閭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土閭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

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閭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

克義也。鹽鐵論錯幣篇上好禮則民閭飾上好貨則上死利即重荀子而小變其文。上好富則民

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劉台拱曰二者二字承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

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先謙案節猶適也。謂使民疾與。何以不雨

與讒夫興與。何以不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宜與起也鄭注禮記云苞宜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 天之生

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

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 故舜

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

為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

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者 晉人欲伐

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社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 無有

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俞樾曰案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博則堯舜已六貳之博

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賢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為六貳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博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真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貳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求之也。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為堯舜 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盧文昭曰貳當作藝聲之誤也即六

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婦與翻同 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

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不捨也 無留善。有善即行無留滯 無宿問。當時即問不俟經宿 善學者盡其

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是究其難 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通變 雖天子三公問。

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窮也。先謙案君子不以窮達易心故立志常如窮時雖君相問必以正對揚說非 君子隘窮而不失。不

道而隳穫。盧文昭曰隘窮即阨窮 勞倦而不苟。不苟免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戶子子夏曰君子斷於飢寒而志不僻停於五兵而辭不

失

攝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比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廈之下細旂之上。盧文弨曰案廣韻侍痛呼也安賀切宋本作鈔字書無考今從元刻郝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形諱蓋茵假借為細細又諱為細耳王念孫曰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蓋繡網馮如淳曰網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俞樾曰郝王之說竊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諱荀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網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壞道所 謂造次必於是也 雨小漢故厝。未詳或曰爾雅云漢

為厝李巡曰漢水溢流為厝今云雨小漢故厝言漢者本因雨小水盛騰而成至其感也乃盜為厝矣言自小至大者也。郝懿行曰此語譌誤不可讀楊氏曲為之解似違蓋闕之義俞樾曰漢字疑衍文用小故厝者爾雅釋言曰厝厝也言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箸是其義矣 夫盡小者大積微者箸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

聲問遠。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反。先謙案而蓋者之誤四句一例 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

謂之畔。畔者倍之半也 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叛者反之半也不稱師同而罪異者

言謂自言教謂傳授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禮弓記會子怒子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

古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大適

故行不能副也 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郝懿行曰說過者大言不詐誠言者貌言若誠 故春秋善胥命

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

在盟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

者也相謂為人贊相也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為斯為孝子也 言為可

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為悅近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

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會子豈好事者為之歟。

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槩栝。三月五月。為檇菜。

倣而不反其常。

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實。槩栝矯栝木之器也。言實諸槩栝或三月或五月也。檇菜未詳。或曰茶讀為蓄。謂穀與輻也。言矯栝直木為牙。至於穀輻皆倣而規曲不反其初。

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軛之欲其轆之廉也。鄭云。軛冒轂之革也。革急則木廉。隔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倣不匡。鄭云。蓄謂輻人轂中者。蚤讀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倣之其員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

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

雖皆香草然以侵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也。漸侵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盧文弨曰。晏

子作今夫。蘭本二年而成。糖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糖之廉醴而買匹馬矣。說苑家語略同。廉醴作鹿醴。寒漸於蜜醴。與漸於酒。漸之備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即易之。各書俱一意。注非。

正君漸

於香酒。可讒而得也。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郝懿行曰。正君者。好是正

直之君。讒言甘而易入。如飲醇醪令人自醉。故以漸於香酒。譬況之。

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

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

人琢之。為天子寶。

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盧文弨曰。案厥同。陸說文。厥門。柶也。柶門。陸也。荀子以厥為蹶。晏子以困

為柶。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為璞矣。郝懿行曰。晏子春秋雜上篇作井里之困。據盧說。則厥與困一物。皆謂得石如門限。木耳。王念孫曰。盧本段說見鍾山札記。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氏字。晏子春秋雜篇同。為天子寶。作為天下寶。又引史記。蘭相如

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於義為長。下文亦云。子贖季路為天下列士。

子贖季路。故鄙人也。被

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

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言所得多

君子疑

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

未會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藏塗說也。此語出會子。王念孫曰。立字

義不可通。立亦當為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以政反。其言也大。戴記會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會子同也。隸書言字或作音。若會作奪。詹作

僂管作善之類皆是。因脫其半而為立。秦策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今本言諤作立。揚曲為之說非。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

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

少不調。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

諷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善質未為成人也。王念孫曰。少不調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調。諷謂就學。諷與論諷對文。少一論字則文不足意矣。揚云。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諷字。

君子壹教。弟

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也。亟急也。已力反。

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不能而

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郝

肖似也。此言仕必不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孔子曰。詩

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

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

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

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

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

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然則賜無息者

乎。孔子曰。望其曠。皋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曠丘墟。皋當為宰。宰家也。宰如高貌。嶼與墳同也。宰如高貌。嶼與墳同也。

謂土墳壅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壅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盧文昭曰。公羊傳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訓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嶼讀為頽山頂也。鬲如形如寶五穀之器也。山有似嶼者矣。列子曠如作墳如。如大防也。郝懿行曰。皋猶高也。言皋輅在上也。嶼即頽字。頽俗作嶼。因又作嶼耳。鬲。鬲屬也。圓而弁上。此皆言丘壙之形狀。故以如字寫貌之。皋如蓋若覆夏屋者。嶼如蓋若防者。露標頽也。列子天壙篇

而不教。不祥。

祥。善。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下。注說同。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也。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證。先謙案。人有好善之誠。我不以善告之。是不祥也。

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

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也。

非其人而教之。齋

盜糧借賊兵也。

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糧爲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齋與資同。兵五兵也。盧文昭曰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

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揚注。不了。王念孫曰。此言能好君子。則爲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是爲不祥。若所好非君子。則爲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爲齋盜糧借賊兵也。盧說亦未了。

不自噉其行者。言濫過。

噉。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郝懿行曰。噉不足也。言人不知自斂其行者。其言易於濫過而難

則饋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副之事乎。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諡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微。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尙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俸迹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盧文昭曰。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不見疑。蓋卽毛詩巷伯。驚故訓傳所云。嫺不逮門之女。而國人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王念孫曰。案鍾山札記。又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下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曰夕門。已闕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暮而後門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同。言仕亂世其身。盧文昭曰。蚤者。又字之假借。又甲。同義。爪。訓覆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爲一條。郝懿行曰。此章言子夏貧無衣而不仕者。以時君大夫皆驕慢。故衣雖縣鶉而自甘。又引柳下惠與後門同衣。意可見矣。又言得利如甲而喪其手掌。言仕之利小而害大。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

謝本從盧校。作匹夫者。王念孫曰。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刪友者。所以相有也。友與有同。義相聲。義同。古亦通用。如云。有朋自遠方來。有卽友矣。

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

有謂不使喪亡。

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箸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

惡不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盧文昭曰俗本正文亦作取友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

疑也。求字若有注可不費辭矣先謙案善人使人善也揚注非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

推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為姐慢也趙蕤注長

狽伺也姐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為子野反 悞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故便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 悍戇好鬪似

勇而非。悍兇戾也鬪愚也丁絳反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

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弃國捐身之

道也。盧文昭曰捐宋本作損今從元刻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

皆是物之覆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王念孫曰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注引如瀟漢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

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矣。揚說失之。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

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會子。盧文昭曰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會子立事篇同。王念孫曰宋

襲本同元刻狂從之。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同在器皿之說。已見上疑立皆當為言形近之譌。揚注說

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同在器皿之說。已見上疑立皆當為言形近之譌。揚注說

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郝懿行曰此二句已見上疑立皆當為言形近之譌。揚注說

立非也。區蓋者古讀區若丘。注引漢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此說也。論語記孔子言蓋皆疑而未定之詞。如云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皆疑詞。故謂疑者曰丘蓋

以音同借為區蓋耳。揚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高曰齊俗以不知為丘二說皆得其意。但語未明晰耳。顏師古注以蓋為發語之辭亦非。

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安事智者。盧文昭曰事智者元刻作了知也 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

不說也。說音悅

語曰：流丸止於甌臠，流言止於知者。

甌臠皆瓦器也。揚子雲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閒謂鑿為甌臠，史謂地

之坳坎如甌臠者也。或曰：甌臠窟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溝，汚邪備車裴駟云：甌窶傾側之地，汚邪下地也。邪與臠聲相近，蓋同也。襄力侯反，汚烏瓜反。

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

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

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

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康成曰：死之言漸漸猶消盡也。

會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

泔之傷人，不若與之。

泔與臠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文昭曰：案非烹和也。會子以魚多欲藏之，腹疾之患，故以為傷人。說文：臠，宛也。宛，臠也。宛與宛皆與臠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甄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臠與鬱非鬱，鬱之鬱（鬱，並見說文。語字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此條見龍城札記。王念孫曰：米泔不可以饋魚，虛謂以米泔饋之非也。泔當為泊，周官土師：泊，鑊水。鄭注曰：泊，謂增其沃汁。襄二十八年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泊。鑊正義曰：添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泊。然則添水以為魚汁，亦得謂之泊。泊之謂添水以饋之也。呂氏春秋：應山亭碑：甘樹弗布，甘字作目，見漢隸字原。臠亦非烹和之名。盧訓：臠為鬱是也。釋名曰：臠，臠也。臠物於臠內，積出用之也。彼所謂臠，即此所謂臠之矣。然盧謂臠與宛鬱同義，則非也。臠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會子泣

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會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會子異也。先謙案：會子養親至孝，當時或進此魚而未知其傷人，親沒後始聞此語，故觸念自傷，揚注未得其義。

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

長。偶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可強欲當人所長而辨爭也。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

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謂聽察其辨所操之

事邪僻也。操七刀反。俞樾曰：仕疑任字之誤。莊子秋水篇：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捷矣。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

多類，謂皆當其類而無乖越此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喆然，雖辯小人也。喆當為涸，非十二子

荀子集解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三三九

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為楷也。先謙案而當訓為如通用字。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工惠反。 有夫

分義。則容天下而治。先謙案容受也。 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

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為與。盧文弨曰唯元刻作雖。王念孫曰唯即雖字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梁傳。 言味者予

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 三王既已定法度

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

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工衡反。謝本從盧校。作無三王之治。王念孫曰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

王既已定法度而言先謙。王既已定法度而言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改。 飲而不食者蠲也。不飲不食者浮蠲也。浮蠲集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

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浮蠲輩也。郝懿行曰二句義似未足文無所蒙容有缺脫。汪中曰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 虞舜孝已孝而親不愛。

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

辟讀為避。聖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 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

誹也。惟讀為唯。以發反。唯唯聽從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 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兪濁者口也。已解於榮辱篇。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脩德在己。所遇在命。

誥誓不及五帝。誥誓以言辭相誡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與人作誓而民始畔。 盟詛不及三王。盟詛曰盟。謂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 交

質子不及五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荀子集解卷二十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傳宮災公宰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爲戒也

說苑作右坐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厄注云欹器也。盧文昭曰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

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酌中而正。

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

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矣。盧文昭曰據注則撫乃撫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

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爲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者謂有名爲人所聞也孔子曰。居。吾

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

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

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

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

誅也。營讀爲熒。熒衆惑衆也。強剛復也。反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

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喬華。仕昆弟二人立讒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諫。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讒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

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迹。竝未聞也。盧文弼曰。家語

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上上增正。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

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愠怒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

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國將不得爲寡君老也。語予曰。爲國

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

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

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獄。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獄。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獄。

犴。犴與慢同。謹嚴也。賊。賊害人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盧文弼曰。生

也。二字各本皆脫。今案注增王念孫曰。今字當在慢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慢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

者。然後刑可卽也。已。止也。卽。就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

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快之心。不使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論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

砥矢之道所以陵
遲哀其法度墮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篇。盧文昭子曰：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

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敬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俞樾曰如揚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為不詞殆非也首

當讀為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為稽首此文稽首當為稽道皆古文段借字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荷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

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予而無

私。王念孫曰案徧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揚注云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怨篇並同其流也。卑

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卑讀為卑踞與侷同方也拘讀為鈎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侷皆循其理似義。盧文

昭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侷之也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譌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其流洗乎不瀉盡似道。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王念孫曰揚讀洗為倪倪倪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洗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俗書洗字作洗與浩浩略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

所見本向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先諫案說文洗水滂光也作洗洗義通似不必改作浩浩

若其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

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王念孫曰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揚說非也佚讀為佚（音逸）佚疾貌也言其相應

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絳映舂以掘根兮聲駢隱而歷鐘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同駢隱而威歷入殿上之鍾也絳讀與響同映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映疾貌也余日切正與佚字同音古

無映字故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阮受水之處也言所經也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

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則不待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淖約弱也淖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

概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淖約微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淖

弱微 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潔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施作不惰以入鮮潔以出也 其萬折也

必東。似志。折繁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繁折不常然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施作其折必東也 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 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會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 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會未如肫贅。則具然

欲爲人師。肫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爲負贅懸脫肫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盧文昭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扈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糲與糝同蘇覽反 弟子皆有

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

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 孔子曰。由不識。盧文

語在厄籥由未之識也 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

必用邪。鬲龍逢不見刑乎。盧文昭曰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誤 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

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俞樾曰案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 夫遇不

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

世者衆矣。俞樾曰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 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

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求通 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

而心不感也。皆為樂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為善不為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

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

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

甲盾五千棣於會稽也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為所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

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家語作常逸者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

之下。盧文弼曰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郝懿行曰桑落索郎反語也索言蕭索郎言郎當皆謂困窮之貌時孔子當隄子路懼悲故作隱語發其志意楊注說固可通而與上言曹莒會稽等義差遠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盧文弼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郝懿行曰詩云焉得譖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有北堂亦所以居主出而

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

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誤耳被皆當為被蓋音蓋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蓋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繼而後絕之邪家語作

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王念孫曰繼與輟說絕不相協繼當為繼字之誤也說文繼古文絕正與輟說絕為韻繼為古文絕而此文以繼絕並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

不可枚舉即用韻之文亦有之泉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卿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即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靈或威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釋文威本

或作威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威之是威即威也越語云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死死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即形也皆與此文之繼絕並用同例今本繼作繼則既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揚

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北蓋皆斷斷亦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

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斷亦絕也今則無也。王念孫曰嘗讀為當。嘗嘗古字通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嘗詎說苑至公篇言嘗作嘗官致

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不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費文也。王念孫曰麗非

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及多方願命臣刑傳士喪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文也

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斲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非無良材也。蓋曰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從道下篤愛於卑幼

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

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禮畢矣。盧文昭曰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

不從命有二。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於衷心矣。赫懿行曰衷

者善也從義不從命乃為善也俞樾曰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揚注未得段借之旨。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

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為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先謙案乃衷乃義乃敬下羣書治

要皆有也字故可以從而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

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

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穎同雖勞苦彫萃不致解惰失敬也

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王念孫曰則與

即同說見釋詞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二問。孔子不對。不致

不致

公之意故不對。盧文昭曰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並同。

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

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

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盧文昭曰有讀為又。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

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

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

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

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盧文昭曰家語三怨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

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栽植藝播種胼謂手足勞駢併也胼皮厚也丁皮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

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繆也與讀為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

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也韓詩外傳作衣予教予家語云人與已不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已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不同。盧文昭曰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會不爾即疑駢之譌此云教予疑是

飲予之譌今家語因訛篇作人與已與不沒欺與此所引亦不同。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

二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王念孫曰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為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

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不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孔子曰由

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勇力之士

故人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不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

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中月而禫。禫而牀也。

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先謙案。華嚴經音義。下引劉熙云。徒猶獨也。

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

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

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威貌。說苑作擔擔也。盧文昭曰。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

語三。恕篇作倨倨。郝懿行曰。裾裾說苑雜言篇作擔擔。裾與擔皆衣服之名。因其盛服。卽以其名呼之。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又作倨倨。則其義別。

昔者江出於嶧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國語

曰。方舟設附。章昭曰。方竝也。編木爲附。說苑作方舟。方附也。詩曰。方之舟之。盧文昭曰。注設附。舊本作投附。今據齊語改正。

非維下流水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邪。言盛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衆水之多乎。

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

諫女矣。充盈。由告之畢。又呼其名。丁寧之也。俞樾曰。楊注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

曰。君子蓋猶猶爾也。郝懿行曰。猶若說見哀公篇。猶然下。

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俞樾曰。韓詩外傳作慎於言者不謙。慎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卽謙之省文。兩奮字皆存字之誤。乃古

文慎字也存誤為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氏據誤本作注非也

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

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

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

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

者若何。知者皆讓為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治

之意。先謙案得謂得位也。樂其意自有所樂也。揚注非。既已得之。又樂其治。先謙案治謂所事皆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

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

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盧文昭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顧千里曰。案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

同今本。蓋皆誤。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為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

無內疏而無外親也。盧文昭曰。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親。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

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王念孫曰遠當爲

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即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揚說皆失之。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二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爲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

息嗟歎之甚也。二者皆言不愼其初。追悔無及也。盧文昭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謙案云。益有益也。說見儒效篇。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會元曾子之子也。盧文昭曰。大戴禮作會元抑首。會華抱足。夫魚鼈

龜。猶以淵爲淺而掘其中。掘與窟同。俞樾曰。掘下當有穴字。掘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槽巢窟穴亦以窟穴對槽巢。是其證也。

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鷓以山爲卑。而會巢其上。魚鼈龜鼈以淵爲淺。而掘穴其中。暨穴即掘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牟作屈。終然則以暨爲掘。猶以厥爲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曾子。彼作暨穴。此作掘穴。乃古書以聲音段借之常例。若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鷹鷓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

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謝本從盧校。粟上有鑽字。王引之曰。呂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粟上。增鑽字。而盧本從之。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鑽字。則正文之無鑽字。甚明。說苑雜言。篤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鑽。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揚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刪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廉而不闕。行也。闕傷也。雖有廉。棧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折而不撓。勇也。雖摧折直不回也。

荀子集解 卷二十 法行篇第三十 三五

屈似勇者。瑕適竝見情也。

瑕王之病也。適玉之美。譚謂適之處也。瑕適竝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王之病也。適者善也。凡物調適謂之適。得意便安，亦謂之適。皆善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同。此句作瑕適皆見精也，精亦精耳。古精情二字多通用。王念孫曰：適讀為諱。經傳通以適為諱。諱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諱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說見管子。尹知章曰：瑕適，玉病也。呂氏春秋舉維篇寸之玉必有瑕適。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即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揚讀適為調適之適，失之。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

似有辭辨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郝懿行曰：雕雕，章章，皆文采宜著之貌。語意猶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明明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

君子比德焉。引之喻君子比德。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人輕。郝懿行曰：長，謂敬長，非謂不長厚也。揚注失之。俞樾曰：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於人。郝懿行曰：臨財之信如鮑叔之與管仲。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孔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盧文昭曰：尙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櫟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郝懿行曰：尙書大傳略說及說苑雜言篇竝

有砥厲之旁多頑鈍句。

孔子曰：君子有二怨。。顧千里曰：盧文昭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孔子曰三字。今依顧說從宋本增。有

有砥厲之旁多頑鈍句。

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
詩曰欲 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
報之德 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
無思也。無門人 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 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
思其德 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文昭
曰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 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

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 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 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綯

屨。紳而摺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綯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綯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

義篤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實上有皆字並於義爲長俞樾曰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

繫傳曰比皆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傳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是其

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 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繞而乘路者。

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繞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土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

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軛車之大者葷蔥薤之屬也。先謙案端衣玄裳繞 斬衰菅

孝子哀戚無不在也。管非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

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

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郝懿行曰。儀者匹也。匹者猶儔類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即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楊注儀法非是先謙。案儀猶等也。說見

王制。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

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盧

文昭曰。大戴禮作志不邑邑。郝懿行曰。邑當為邑。字形之誤。大戴記作志不邑邑。揚注甚謬。邑邑與悒悒同。悒悒憂逆短氣貌也。曾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悒悒。

不知選賢人善士

託其身焉。以為己憂。

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俞樾曰。此十五字為一句。廣雅釋詁為瘡也。為有瘡。瘡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曰不知選賢。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為之文。為己憂者瘡已憂也。得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

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揚注失其義。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

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傷失

據也。盧文昭曰。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四皆作止立。郝懿行曰。大戴記勤作動。交作立。韓詩外傳四同。動行與止立對。疑此皆形誤。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揚注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

也。外傳作動。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所歸。

為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郝懿行曰。如大戴記韓詩外

傳俱作而而如古通用。

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

鑿。駁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

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五藏為正也。盧文昭曰。大戴禮作五鑿為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郝懿行曰。揚注五鑿五情是也。

莊子六鑿相攘。謂六情可證。王念孫曰。揚後說以五鑿為五情。頗勝前說。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

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偏美善。必有處也。

率。循也。雖不能盡。偏必循。處其一隅。言有所執

守也。郝懿行曰。美善義同。而有淺深。大戴記作雖不能盡善。盡美。韓詩外傳一作雖不能盡善。盡美。著家語五儀解作術百善之美。三書皆本此。而各異。韓詩外傳此下多有缺略。

是故知不務

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郝懿行曰。謂猶言也。審其所當言。則言

不妄妄 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郝懿行曰。由道也。道行也。謂務審其所常由。行不妄也。注亦非。故知既已知

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

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

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為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

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而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也。郝懿行曰。猶然即油然。家語作油是也。孟子油然與之。借言無以異於凡人也。注失之。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

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怨惡。郝懿行曰。揚注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質如木之有根。較此言行

中規矩準繩。然皆聞與理會不假雕削而喪失其本。真所謂漸近自然也。

富有天下而無怨財。言廣施德。澤子惠。因

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為蘊。言蘊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

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苑通。此因誤為怨財耳。

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子惠。因

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之所謂百姓與足。君執不足。盧文弨曰。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乃從今論語

本當出後人所改。郝懿行曰。揚注得之而義猶未盡。怨宛皆從宛聲。此同聲假借也。音轉而為苑。苑而為蘊。此

雙聲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謂為字誤耳。考工記云。既其鑽空。欲其懸也。音於阮反。鄭司農注。懸讀為宛

被北林之宛。音鬱。此即怨宛相借之例也。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疆丘之下。疆丘即宛丘。此即宛

蘊相借之例也。蘊與疆音義同。大戴記作躬。為匹夫而願富。句。貴為諸侯而無財。義與此別。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先謙案。然不猶然。否與取舍對。文注中之字衍。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郝懿行曰辨與辯同辯者治辯也辯與平古字通荀書多假辨為辯耳此上言辨乎萬物之情性義亦同似不宜訓辨別王念孫曰辨讀為偏言其事大則偏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揚以辨為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偏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俞樾曰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下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平議

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

肫肫其事不可循。穆當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訕同雜亂之句反。郝懿行曰大字戴記作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穆穆和而美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穆古字通純肫肫聲相借耳注並失之**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而密也穆穆古字通純肫肫聲相借耳注並失之

衆人不能識其意。郝懿行曰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縣縣相續而不可測識也大戴記作若天之司莫之能識司與嗣職與識蓋亦聲借字耳其義則司職皆訓主也王念孫曰嗣讀為司鄭風采芣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揚注失之**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謂日用而不知者也。盧文昭曰淺然大戴作倏然郝懿行曰倏然當依大戴記作倏然此言百姓不識不知謂帝力於我何有耳**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

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尙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領也。郝懿行曰尙書大傳作冒而句領古讀冒務音同拘讀若句（音鉤）故其字通鄭注**是以前鳳在**

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按句者曲也韓詩外傳三云舜麤衣而整領整之訓為曲即此句領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

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謙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

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

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昨與阼同。榑亦榑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盧文昭曰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竝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為術不

應五句皆譏揚注王霸篇云而為皆語助也又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又往士容篇柔而堅虛而

實皆訓而為能其往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宜建侯而不盛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為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矣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

古書多以而為能君味爽而櫛冠。味。開爽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

必有在君之未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

而脩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慎脩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

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矣。盧文昭曰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之庫也郝懿行曰虛墟古今字新序

四作虛列此虛則即虛列之譌蓋者苦也言故虛羅列其間必有聚廬而居者焉觀此易與亡國之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

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

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

章表明也。殷實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貌。號讀為胡聲相近字。途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

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

雜事篇同先謙案奪取當為取奪倒
文注氏各本譏民從虞王本改正
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為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

也。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二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

失。校入掌養馬之官也兩駮列。兩服入廄。兩服馬在中兩駮兩服之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擊裂中馬牽引而入廄。俞樾曰楊注以七字作一句非也兩駮裂者兩駮斷鞍而去

也兩駮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還入廄中矣故曰兩駮列(句)兩服入廄

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

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

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盧文昭曰新序家語是

下皆有以字王念孫曰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

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郝懿行

言調飢即朝飢此言馬之馳驟皆調習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

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

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一。盧文昭曰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恐天下未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

怠。忠信無勸。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郝懿行曰微者隱也勸學篇云行無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

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

文昭曰元刻作徐徐而出無然字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郝懿行曰賁當

音符分切義與墳同墳者大也。盛於內則大於外而形著於四海矣。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

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為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

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

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

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

中歸之言也。中歸與仲虺同傷左相也。郝懿行曰歸音丘追切此讀詭切即仲虺也如魏字從鬼聲而音為饋韓非說林下篇蟲有魏者顏氏家訓勉學篇據古今字詁謂魏亦古之虺字即其

例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疑謂博聞也。

達識可決疑惑者。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六作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新序一作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取師取友取皆作擇而俱無得疑者存一句疑即師保疑丞之疑疑謂可以決疑者也

今書仲虺之語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識不知此句不可缺也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

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憇。武侯浚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

也。振舉。王念孫曰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並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揚注於義未

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魯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

美德乎。將行何不忘記汝所傳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愼。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愼謹密也。先謙案好自用者蓋獨

該

事以身先人故其傳以為美德而周公以為爭揚云好自務其用語未晰此二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

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

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也何以為美也孔子曰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尙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郝懿行曰窶者貧也窶之為言局也釋名云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揚榘傳謂窶數不容風穴其為局小可知僭稱傳云窶窶端窶窶亦狹小之言耳王念孫曰揚分窶小為二義非也窶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窶小也釋名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酒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師古

則謂之窶小也釋名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酒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師古曰窶數窶器也以盆盛物載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目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案物在盆下謂之窶數亦局縮之意也蔡邕短人

賦劣厥儂窶亦是短小之意詩傳以窶為無禮謂貧者不能備禮非謂無禮驕人也君子力如牛不

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彼爭者均

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尙氣之事非大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

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土適所以自使知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土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盧文弨曰曰

有等勿因下土與已踰等而不見也周公於下土厚為之貌故人人皆以為越踰則越踰者過土所應得之分云耳俞樾曰揚注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無越日不見土揚注原文當作越日

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涉下文揚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為不辭乃以日字為日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日曰作日此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見

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土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

之事亦少則意自淺矣聞或為問也王念孫曰聞卽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旅象傳及王風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

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為子為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周公先成

王葛未宜知成王之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耳

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而見者十人

荀子集解 卷二十 堯問篇第三十二

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盧文昭曰羣大夫羣士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訛。還贄而相

見者二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土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

贄以將其厚意也。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先謙欲言而請

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

魯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盧文昭曰注衍十人所見者五字說施敬慎篇無。於是吾僅得三十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

千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十士正身治國。吾所以得三十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

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百千人。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

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下士既無執贄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為之貌尤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

以為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俞樾曰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為越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

以為越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然故即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亦以然故連文

是其證也揚不達然故之義故為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踰字釋越。士至而後見物。物事見物

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踰字之衍即因此矣。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

而逾驕人危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為黎謂面

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如凍黎之色也。是以天

語曰。繪丘之封人。

繪與鄧同鄧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繪縣屬東海也。郝懿行曰繪即鄧國姬姓在東海漢志繪縣屬東海郡是也繪丘封人列子說符篇作狐

丘丈人韓詩外傳七及淮南道應訓並與說符同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同而文字異此當別有依據（發首解語曰知必述成文）。

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瘳卑。每益祿而施瘳博。位滋尊而禮瘳恭。。盧文昭曰瘳與愈同元刻即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

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爲人下未知其益也

孔子曰。爲人下者

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

扣掘也故段反

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

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

。劉台拱曰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施臣術篇並作不言王引之曰言與息形聲

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爲息息當爲惠惠古德字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惠字作惠惠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惠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惠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惠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也。

爲人下者其猶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奔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奔之。

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

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興子路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興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興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僇負羈而宋奔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奔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已之諫也。盧文昭曰諸御已舊本譌作諸御已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郝懿行曰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猛猛馬雙聲疑即一人而據說苑此人年代在前揚注云云是也或說以左傳閔子馬據世族譜閔子馬即閔馬父係魯雜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滅萊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在後差遠又非萊人無庸牽合

紂劓

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鹵於嚴刑。上無賢主。

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盧文昭曰懷將聖宋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

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盧文昭曰所過宋本作所過誤古音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

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紀綱。。盧文昭曰紀綱舊本謬倒與上下韻不協嗚呼賢哉。宜爲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

田常爲亂。闔閭擅強。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爲說者已下

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一一篇。。盧文昭曰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一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箸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

。盧文昭曰。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

聚天下賢士

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

盧文昭曰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作年十五龜公武讀書志所

引亦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

孫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二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

孫卿。盧文昭曰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

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盧文昭曰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

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

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盧文昭曰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及韓

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

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

臆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臆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

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

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

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盧文弨曰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盧文弨曰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箸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盧文弨曰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往直云處子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箸書。。盧文弨曰案宋本盧作盧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弭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惟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賈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